

浮生六记

[清] 沈复 著

目 录

出版说明 3

前 言 5

卷一 闺房记乐 15

卷二 闲情记趣 37

卷三 坎坷记愁 49

卷四 浪游记快 69

册封琉球国记略（《海国记》） 100

《记事珠·浮生六记》 116

序、跋、题记 117

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 117

浮生六记序 118

伪作二卷 123

中山记历 123

养生记道 151

后 记 166

出版说明

清人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支奇葩。自近代被发现以来，该书曾引起过无数著名文化人的关注，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传布海外。由于作者感情丰富，性格洒脱，才华横溢，能于平常的生活中营造出高雅的情调，发现独特的趣味。所以虽身处贫贱，经历坎坷，却能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，使平凡的人生充满了艺术的感觉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该书已成了所谓文人雅趣和品位化生活的指南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，它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和喜爱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作者名位不显，经济困顿，该书在他的生前一直没有刊行，只有抄本流传，而且传布不广。等到光绪三年杨引传首次发现的时候，“六记已缺其二，犹作者手稿也”。所以传世的《浮生六记》犹如断臂的维纳斯，其实只有前四记。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所谓《足本浮生六记》，增补了第五记《中山记历》和第六记《养生记道》，但是经众多学者考证，已经认定这两记是后人伪作。

可喜的是，最近有收藏者发现了沈复同时代人，清代著

名学者、书法家钱泳的《记事珠》手稿，其中有关于沈复和《浮生六记》的重要文献。特别是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一篇，更被多位学者认定为抄录自己已经失传的《海国记》（《中山记历》的初稿本）。《记事珠》中另有《浮生六记》一条，专门谈到沈复与他的著作，对我们今天了解他的创作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。

这一发现，最近已引起了很大的热议。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真相，参与讨论，也为了方便广大读者阅读，我社与收藏者商议，决定将新发现的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（《海国记》）与《浮生六记》前四记一起整理出版。后面附录了《记事珠》原稿中关于《浮生六记》的条目内容，和已被证明是伪作的五、六两卷，可供读者比较参考。我们相信，学术的问题会越辩越明，但一切讨论都应该以材料为基础。希望此书的出版，能对《浮生六记》研究有所助益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10年3月12日

前言

蔡根祥

《浮生六记》是清朝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小说，一本际遇曲折离奇的小说。它遇到了杨引传、俞平伯、林语堂诸位先生，被发现、出版，也翻译成多国语言，蜚声国际；被改编为广播剧、舞台剧表演，感人肺腑，赚人热泪。俞平伯先生作序说：“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；只见精微，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。”这是公认最适切的赞辞。林语堂先生在英译序中说：“芸，我想，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。”可谓对个中人物最高贵的称许。

可惜的是沈复用如此纯朴真挚的文笔，写出来的动人佳作，竟然不幸遗失了最后两篇——《中山记历》、《养生记道》。所以，林语堂先生在序文末尾曾寄予渺茫的希冀说：“我在猜想，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；倘然有这福分，或可给我们发现。”或者因为他的这种愿望，也代表着众多读者的心声，促使两种行为的进行：一种是因此语而激使某

人以为有机可乘，于是多方搜罗，拼凑组合出两篇伪作，假托说是从苏州某人家里发现的六记全本；另一种可能因为林语堂先生的这句话，导致不少人心存一线希望，并努力搜寻，祈求万一真的能够找得到沈复的原稿，以弥补这如明镜破缺的遗憾。

不幸的是，第一种的行为果然付诸实行，有某些人根据《中山记历》的篇题所指，找到曾在嘉庆五年担任册封琉球国王副使的李鼎元，并将李氏使琉球时所写的日记《使琉球记》作底本，抄录了其中大部分有关琉球民情风俗、风光物产的文字，冒充原来《中山记历》的内容；又收集了不少有关养生方面的文献材料，来个“挂羊头、卖狗肉”，顶替原作的《养生记道》，并且改名为《养生记道》，于是就凑成了六记齐全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滥竽充数，蒙混了七十多年，欺骗了众多读者的真诚。看起来，伪作也真的维妙维肖，足以蒙蔽世人，以假乱真。这一来，让读者都以为沈复是在嘉庆五年到琉球的，令历史时空错乱了八年（沈复其实是嘉庆十三年随册封使齐鲲等到琉球的）。这部“伪作”虽然能蒙蔽一般世人，但是却欺骗不了有识的学者，在伪传的“足本《浮生六记》”出版至今的七十余年里，有不少学者曾作过考证：在大陆的江慰庐先生、陈毓罴先生最有贡献；而在台湾，则有吴幅员先生、杨仲逵先生等先后出力甚多。而笔者经多年研究，

在2007年9月出版了《浮生六记后二记——〈中山记历〉、〈养生记道〉——考异》一书，则是总结前辈们的既有成果，再更进一步证实“足本《浮生六记》”后两记的确是后人拼凑而成的伪作，而且作伪的时间是在1932年前后，才总算给这桩文坛公案，作了彻底的了结。

至于第二种行动，虽然没有任何的文字发表，相信一定有不少“目光如炬”的人一直在坚持搜寻着。只可惜七十多年来就是没有一点儿消息，令很多读者苦苦企盼。就在大家近乎绝望之际，香港《文汇报》2008年6月忽然刊登了彭令先生的《沈复〈浮生六记〉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》一文，称从清人钱泳的《记事珠》手稿本中，发现了从《浮生六记》第五记《中山记历》中抄录的文字，并同时附了七张清晰的图片。笔者对《浮生六记》研究有年，听说有此发现，当然要加以关注，然而心里还是对其颇有怀疑。于是，透过网络下载了彭先生文章的全文和所附的图片。在《记事珠》中，这篇文字的题目为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。经过仔细的对比、研究，笔者认为这篇文字，应该就是抄自沈复《浮生六记》的第五记《中山记历》（从其中的一条材料来看，《中山记历》原名《海国记》）。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，钱泳不单抄录了《海国记》有关琉球事迹的文字，也抄录了今本第二记《闲情记趣》中的一段文字，这充分证明钱泳确实曾看到过原来的全本《浮

生六记》，并且抄录其中的部分资料，作为自己写作《记事珠》的素材。对照新发现的稿本与今传本的文字，两者是有些差异的，今传本显然在文字上比较精致，辞藻也更讲究些，这当然是经过修订的结果。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考证，笔者另撰有《沈复〈浮生六记〉研究新高潮——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》一文，作了详细的申说。

彭令的文章发表之后，掀起了滔天浪潮，也经历了不少波折：有人怀疑资料的真实性，有人对彭令的操守质疑，有人要出高价来收购这部稿子。作为一名研究者，笔者只希望这部资料能得到很好的保护，并被尽早公之于世，以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研究和阅读。

经与彭令联系，笔者得以先睹为快，看到了《记事珠》的全部原稿，所得颇多，兹愿意结合一己所见，全面介绍这部手稿的价值。具体可以从两方面来说：第一是对沈复的生平与著作的描述；第二是对琉球历史、风土、民俗的记述。

对于沈复生平与《浮生六记》的原貌，本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：

第一：抄稿直接证明沈复是在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的。前人为了证明伪作的《中山记历》有问题，费了很多功夫，找出沈复在嘉庆五年不可能随赵文楷、李鼎元前往册封琉球国王，因为时间是有冲突的，因而推论沈复应该只能是嘉庆

十三年到的琉球。后来学者从王益谦辑的《昭阳诗综》里，找到沈复的朋友李佳言写的《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》律诗二首，比较有力地证明了沈复到琉球的时间。而钱泳的《记事珠》稿本中，曾两次提及沈复随齐鲲、费锡章前往琉球，其中一次还明白说是在“嘉庆十三年”去的。这比李家言的诗记载地更为明确。这一来，只要这部手稿本是真的，而抄录的资料来源也正确，那就可以拍板定案了。

第二：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按理应有六篇文字。但是杨引传发现《浮生六记》时，已经佚失了最后两篇。所以，读者从来就没有看过《浮生六记》的后两记，因而有人怀疑沈复可能根本就没有完成后两记的写作，只是留了两个篇名而已。虽然笔者已经考证过沈复确实撰写了后两记，证据也足，但这样的证据是不嫌多的。而今《记事珠》中切实明白地记载了沈复到过琉球，也记载了琉球的风土人情，那就比任何推论都能更有力地证明，沈复确实完成了后两记的写作。

第三：从本文开头的引述可以看出，俞平伯先生对《浮生六记》前四卷的评价极高。可见沈复的文笔，已经具备笔墨轻灵，描写细腻，语言清新，形象生动的特色，可谓妙手天成。怪不得该书出版之后，能吸引如许读者，获得广泛的共鸣。抄稿中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的文字，基本上仍维持了沈复文笔风格的一贯特色，对所见所闻的描述，细致精准，

善用妙喻，令人读其文而能如身历其境一般。比如他记述册封使船到达琉球那霸，琉球方面派船迎接封使的场面说：“所引小艇，皆独木为之，长不盈丈，宽二尺许；两艇并一，如比目鱼；人施短棹，分两行，挽引大船纤索，如虾须然。”又如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中，记述追封琉球已逝世国王尚灝的仪式时说：“天使捧节诏正中立，捧诏官由东墀趋接诏书，即由中门高举，下阶，黄伞盖之，上开读台，宣诏官随至台中香案下。乐止，引礼唱跪，国王及众官皆北向跪，俯伏于世子神位下。引礼官唱开读，宣诏官就香案正中朗声宣诏。宣毕，仍捧诏下台，张黄盖，由中门入，授副使，仍安御座。”其中两次说到用“黄伞”遮盖诏书，这是所有册封琉球的记载里都没有说到的，可见沈复对事情的观察入微，记叙细腻。

第四：这部手稿还提供了沈复生平的新资料，使我们对沈复的后半生，有了一定的了解。要知道沈复之妻芸娘，在嘉庆八年（1803）沈复四十一岁时就去世了，在这之后，他的性情难保不会产生巨大的转变。但现在，从《记事珠》中可以得知，他似乎还是依然故我，跟前四记所看到的沈复差不多。这可以从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里，他对琉球国红衣妓女的缠头脂粉之费、衣簪式样、房间摆设等的详细描述中窥见一斑。说明沈复在琉球时，一定曾经光顾过这种地方。尤其是最后一段说：“其房皆南向，空前一架为轩廊，后三架

为卧室，三面皆板，上施顶格，下铺脚踏绵，洁净而软，如登大床。亦有箱笼、衣架、书画，呈设古铜、瓷瓶、壶、杯、碗、茶具酒器之属。夜卧，则以大席铺室中，上施大帐，而复以衾枕之属。亦点烛，式如风灯而高，外糊白纸，中燃油火，上有横木，可以提携，亦随地可置，随处可粘。烛皆纯蜡，可以通宵。”这跟第四记《浪游记快》里所记在粤东到妓院“打水围”，并与“老举”喜儿相欢的记载，如出一辙。

抄稿对琉球国风土人情的记载，也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：嘉庆十三年，齐鲲、费锡章奉使琉球，除了册封当时在任的琉球国王之外，还多了追封已逝世的前任国王的一道仪式，这是历次册封琉球国王过程里所没有的，是破天荒的第一次，实具有历史性意义。钱泳所抄录的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里，记录追封仪式的文字非常长，而对于真正的册封典礼反而用“一如追封前仪”一句带过，可见这次“追封”典礼的特殊性。

第二：沈复《海国记》所记载的琉球国的风俗民情，代表了民间的、文学的观察角度，而不是官方的、外交的角度。这可以从其详细描写红衣妓女的文字中看出来。因为明清以还，中国册封琉球共达十数次，册使们在描述琉球国的风土民俗时，也经常提到“红衣人”，但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官员，

将其相关情状，描摹得这么详尽、细致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官员们记录的文字，是要向朝廷报告的，所以得注意分寸。因此，虽然《海国记》所述的内容，有的也可以在册封使所撰写的《志略》中看到，但其观点与角度是有差别的。

第三：根据抄稿中“十三日辰刻，见钓鱼台，形如笔架。遥祭黑水沟，遂叩祷于天后，忽见白燕大如鸥，绕樯而飞，是日即转风。十四日早，隐隐见姑米山，入琉球界矣”一段描述，也可以进一步证明，“钓鱼台”原本是属于清廷的领土。换言之，《海国记》中所记，足以证实“钓鱼台”本来就是中华的土地。这一观点是彭令先生所强调的。

当然，这部抄稿也有它不足之处：

第一：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抄录的并不是沈复《海国记》的全部，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，尤其对沈复个人的所思所感，记录得很少。沈复的朋友李佳言写的《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》中有“海国见闻应补录，职方外纪好搜遗”之句，就是鼓励沈三白利用随团出使之便，将琉球的风土人情详细记录，好留给后人参考。而沈三白也真的写了《海国记》，为其海外壮游的一段记录。这样难得的海外游历，如果形诸文字，不可能只以册封典礼为主要内容。

管贻蓼也写过《长洲沈处士三白以〈浮生六记〉见示，分赋六绝句》，其中第五首说：“瀛海曾乘汉使槎，中山风

土纪皇华。春云偶住留痕室，夜半涛声听煮茶。”管贻萼的六首诗都是针对六记的内容来写的，前四首所描述的，都可以在前四记中找到对应的内容。将管贻萼第五首诗中所描述的内容，跟钱泳所抄录的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部分对比而观，显而易见的是钱泳所抄的内容，并没有管贻萼所描述的情节，“留痕室”、“涛声”、“煮茶”都付诸阙如，这就足以证明钱泳所抄的主要是关于琉球风土民俗的内容，至于有关沈复个人的生活起居、感受兴发等细节，钱氏并没有抄录。

第二：稿本是钱泳手录的，其目的是为《记事珠》的最后成书积累素材，所以，钱氏所抄的只是他需要的内容，而不见得是《海国记》中最精华的部分。况且钱泳抄录的时候，有可能也作了些改动，并不一定完全照录原文。如开头第一段所载：“嘉庆十三年，有旨册封琉球国王，正使为齐太史鯤，副使为费侍御锡章。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，为太史司笔砚，亦同行。”用了第三人称口吻。这显然是钱泳的改动，决不是沈复的原文。可以说，这部抄录稿是“下真迹一等”的文献。

曾经看过沈复所著《浮生六记》全本的人，到现在为止，所知道的只有两位：管贻萼、钱泳。管贻萼曾经为六记各赋了一首诗，其中后两首的描述，对我们了解后两记的内容大有帮助。尤其是第六首诗，让我们知道《养生记道》应该是跟道教炼丹有密切关系的。两个人中，贡献最大的当然得数

钱泳了，因为他的抄录，让我们得以再睹《中山记历》的大部分内容，欣赏到沈复精美、自然的文笔。虽然，内容已经不再是跟芸娘的爱情互动情节，也不是感怀伤悲的身世抒发，却是另一种恢弘阔大的视野观照，让我们对沈复有了不同的认识角度，以及理解上正确可信的依据。

林语堂先生当年的预言，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实现，因为钱泳抄录自《海国记》的这部分文字，只能算是“下真迹一等”的材料。真希望将来有这么一天，忽然又出现另一位像彭令先生一样有眼光的人士，传来发现《浮生六记》全本的消息。

蔡根祥于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谨识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卷一 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¹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²，居苏州沧浪亭畔。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³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“之无”⁴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⁵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。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⁶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嫗女红⁷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，修脯无缺⁸。一日，

1 乾隆癸未：公元1763年。

2 衣冠之家：指做官的富贵人家。

3 三百篇：指《诗经》，因其共存诗三百零五篇，故从《论语》中开始即有“诗三百”之称。其开首第一篇为《关雎》，《诗序》云其“所以风天下，而正夫妇也。”

4 稍识“之无”：据《唐书·白居易传》：“其始生七月能展书，拇指之、无两字，虽试百数不差。”在此处谦指识字不多。

5 垢鉴：沾满了尘垢的镜子。鉴，镜子。

6 失怙：失去了父亲。怙，依靠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”

7 女红（gōng）：指女子所从事的编织、刺绣等工作。

8 修脯：修、脯，宵指干肉。为古代的敬师之礼。后代指学费。

于书簏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¹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²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³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⁴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龄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⁵。不知夭寿之机⁶，此已伏矣。

是夜，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⁷，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，

1 归宁：指女子出嫁后回娘家。

2 注：注想。此指全心关注。释：放下，放弃。

3 金约指：金戒指。

4 出阁：指女子出嫁。

5 锦囊佳句：典出李商隐《李贺小传》。谓唐代诗人李贺每骑驴出门，总领一小童，背一破锦囊，遇有佳句，即书投囊中。因李贺卒时年仅二十九岁，故作者认为自己所题之签非佳兆。

6 夭寿：短寿。机：先兆。

7 漏：漏壶。古代的计时器。漏三下，表明夜已深。

余欣然举箸。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¹：“顷我索粥²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³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⁴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⁵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⁶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，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

廿四子正⁷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

1 睨(nì)：斜着眼看。

2 顷：刚才。

3 乾隆庚子：公元1780年。

4 合卺(jìn)：古时夫妇成婚之日，将一个匏瓜剖成两只瓢，新娘新郎各执其一对饮，叫合卺。后即以合卺指代成婚。卺，饮酒时所用的瓢。

5 于归：出嫁。语出《诗经·桃夭》：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

6 拇战：指猜拳。北：败北，失败。

7 子正：相当于半夜十二点。

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，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¹芸回眸微笑。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，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²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³，传为话柄；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⁴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⁵，专役相迓⁶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

1 春：形容心跳剧烈，如同捣米一般。乃尔：这般。

2 曦 (tūn): 初升的太阳。

3 曩：从前。

4 堂上：指父母。

5 会稽：辖今浙江绍兴市一带。幕府：古代将帅在外，设帐幕为府署。后因以幕府指代官员的府署。沈复的父亲时在绍兴府作幕僚。

6 专役相迓：专程派人来接。迓，迎接。

日之尚能握管¹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，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。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。是晚，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！

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²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³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。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禀命吾母，携芸消夏于此。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、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⁴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1 握管：指执笔写作。管，指毛笔。

2 怏怏：不快乐的样子。

3 戍人：因获罪而被流放的人。

4 射覆：古代的一种酒令游戏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

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；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；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；昌黎取其浑；柳州取其峭；庐陵取其宕；三苏取其辩，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¹

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²，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

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³，卿爱宗何人？”

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。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

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

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⁴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

1 国策：指《战国策》。为先秦时期的著名史学著作。南华：指《庄子》。道教奉其为《南华经》，故称。匡衡、刘向：俱为西汉人。都是著名学者。匡衡以善解《诗经》闻名。刘向著有《别录》。史迁：司马迁。西汉史学家。因其著有《史记》，故称史迁。班固：西汉史学家。著有《汉书》。昌黎：唐代文学家韩愈，昌黎为其字。柳州：唐代文学家柳宗元。因其曾任柳州司马，故称。庐陵：宋代文学家欧阳修。因其出生于庐陵吉水，故称。三苏：指宋代文学家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。贾、董：分别指汉代的文学家贾谊和经学家董仲舒。庾、徐：分别指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和徐陵。陆贽：唐代作家，长于政论文。

2 入彀 (gòu): 比喻达到一定的水准。彀，本指弓箭的射程范围。

3 李、杜：指唐代的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。

4 姑射仙子：典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本为传说中的神仙。相传其居于藐姑射之山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。后用以比喻女子的美貌。

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

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¹。”

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²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

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

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‘三白’，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

芸笑曰：“‘白’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。”相与大笑。

余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

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、晋人中，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

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³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。偶为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”；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语曰：‘礼多必诈’。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。”

1 李青莲：指李白，青莲居士为其号。

2 白乐天：指唐代诗人白居易，乐天居士为其号。

3 文君：卓文君。为西汉成都富豪卓王孙女，寡居，司马相如以琴挑之，遂与私奔，并与之当垆卖酒。长卿：司马相如字。西汉四川成都人。为著名的辞赋作家。

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芸曰：“世间反目，多由戏起，后勿冤妾，令人郁死！”余乃挽之入怀，抚慰之，始解颜为笑。自此“岂敢”、“得罪”竟成语助词矣。

鸿案相庄廿有三年¹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内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问曰：“何处去？”私心忒忒²，如恐旁人见之者。实则同行并坐，初犹避人，久则不以为意。芸或与人坐谈，见余至，必起立偏挪其身，余就而并焉，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，始以为惭，继成不期然而然。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“非如是，焉得白头偕老哉？”斯言诚然欤？

是年七夕，芸设香烛瓜果，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³。余镌“愿生生世世为夫妇”图章二方⁴，余执朱文，芸执白文，以为往来书信之用。是夜，月色颇佳，俯视河中，波光如练，轻罗小扇，并坐水窗，仰见飞云过天，变态万状。

芸曰：“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间，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？”

余曰：“纳凉玩月，到处有之。若品论云霞，或求之幽

1 鸿案相庄：用梁鸿举案齐眉的典故。相庄，相敬的意思。

2 忒忒：忐忑的意思。

3 天孙：织女。

4 镌：刻。

闺绣闼¹，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²。若夫妇同观，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。”

未几，烛烬月沉，撤果归卧。

七月望³，俗谓鬼节。芸备小酌，拟邀月畅饮。夜忽阴云如晦，芸愀然曰：“妾能与君白头偕老，月轮当出。”余亦索然。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，梳织于柳堤寥渚间。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⁴，而两韵之后，逾联逾纵，想入非夷⁵，随口乱道。芸已漱涎涕泪，笑倒余怀，不能成声矣。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，因拍其背，以他词解之曰：“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妆压鬓，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，其香更可爱，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⁶。”芸乃止笑曰：“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无意间。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须借人之势，其香也如胁肩谄笑⁷。”余曰：“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？”芸曰：“我笑君子爱小人耳。”

正话间，漏已三滴，渐见风扫云开，一轮涌出，乃大喜。倚窗对酌，酒未三杯，忽闻桥下哄然一声，如有人堕。就窗

1 绣闼：指女子的闺房。修，华丽。闼，内室。

2 默证：默默地体悟。证，佛教语，参悟。

3 望：农历每月的十五。

4 联句：即联句赋诗的意思。由两人或多人一起，一人出上联，另一人续下联。

5 非夷：匪夷所思。

6 佛手：佛手柑。

7 胁肩谄笑：耸着双肩谄媚地笑。

细瞩¹，波明如镜，不见一物，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。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胆怯，未敢即言。芸曰：“噫！此声也，胡为乎来哉？”不禁毛骨皆栗。急闭窗，携酒归房。一灯如豆，罗帐低垂，弓影杯蛇²，惊神未定。剔灯入帐，芸已寒热大作。余亦继之，困顿两旬³。真所谓乐极灾生，亦是白头不终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。以芸半年新妇，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，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。于将晚时，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姬一婢扶焉，老仆前导，过石桥，进门折东，曲径而入。叠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级至亭心，周望极目可数里，炊烟四起，晚霞烂然。隔岸名“近山林”，为大宪行台宴集之地，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。携一毯设亭中，席地环坐，守者烹茶以进。

少焉，一轮明月已上林梢，渐觉风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虑尘怀，爽然顿释。芸曰：“今日之游乐矣！若驾一叶扁舟，往来亭下，不更快哉！”时已上灯，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，相扶下亭而归。吴俗，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，结队而游，名曰“走月亮”。沧浪亭幽雅清旷，反无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，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。吾

1 瞩：注视。

2 弓影杯蛇：即杯弓蛇影，疑神疑鬼的意思。

3 旬：古代计时单位，十日为一旬。

母亦有义女九人，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与芸最和好。王痴憨善饮，俞豪爽善谈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，此俞六姑一人计也。余笑曰：“俟妹于归后，我当邀妹丈来，一住必十日。”俞曰：“我亦来此，与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”芸与王微笑而已。

时为吾弟启堂娶妇，迁居饮马桥之仓米巷，屋虽宏畅，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。

吾母诞辰演剧，芸初以为奇观。吾父素无忌讳，点演《惨别》等剧，老伶刻画，见者情动。余窥帘见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内探之，俞与王亦继至。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奁之侧¹，余曰：“何不快乃尔？”芸曰：“观剧原以陶情²，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耳。”俞与王皆笑之。余曰：“此深于情者也。”俞曰：“嫂将竟日独坐于此耶？”芸曰：“俟有可观者再往耳。”王闻言先出，请吾母点《刺梁》、《后索》等剧，劝芸出观，始称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，无后，吾父以余嗣焉³。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茔之侧，每年春日，必挈芸拜扫。王二姑闻其地有戈园之胜，请同往。芸见地下小乱石有苔纹，斑驳可观，指示余曰：“以此叠盆山，较宣州白石为古致。”余曰：“若

1 支颐：手托腮帮。

2 陶情：陶冶性情。

3 嗣：出继。

此者恐难多得。”王曰：“嫂果爱此，我为拾之。”即向守坟者借麻袋一，鹤步而拾之，每得一块，余曰“善”，即收之；余曰“否”，即去之。未几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“再拾则力不胜矣。”芸且拣且言曰：“我闻山果收获，必借猴力，果然。”王愤撮十指作哈痒状，余横阻之，责芸曰：“人劳汝逸¹，犹作此语，无怪妹之动愤也。”

归途游戈园，稚绿娇红，争妍竞媚。王素憨，逢花必折，芸叱曰：“既无瓶养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为？”王曰：“不知痛痒者，何害？”余笑曰：“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，为花泄忿。”王怒余以目，掷花于地，以莲钩拨入池中²，曰：“何欺侮我之甚也！”芸笑解之而罢。

芸初缄默，喜听余议论。余调其言³，如蟋蟀之用纤草，渐能发议。其每日饭必用茶泡，喜食芥卤乳腐，吴俗呼为臭乳腐，又喜食虾卤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，因戏之曰：“狗无胃而食粪，以其不知臭秽；蜣螂团粪而化蝉，以其欲修高举也⁴。卿其狗耶？蝉耶？”芸曰：“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，幼时食惯，今至君家，已如蜣螂化蝉，犹喜食之者，不忘本也。至卤瓜之味，到此初尝耳。”余曰：“然则我家系狗窦耶？”⁵

1 劳：辛苦。逸：安闲。

2 莲钩：指古时女子所缠的小脚，形状如钩。

3 调其言：引逗对方说话。

4 高举：往高处飞。

5 狗窦：狗洞。

芸窘而强解曰：“夫粪，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与不食之别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强啖之¹。腐不敢强，瓜可掩鼻略尝，入咽当知其美，此犹无盐貌丑而德美也²。”余笑曰：“卿陷我作狗耶？”芸曰：“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试尝之。”以箸强塞余口。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觉脆美，开鼻再嚼，竟成异味，从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，亦鲜美；以卤瓜捣烂拌卤腐，名之曰双鲜酱，有异味。余曰：“始恶而终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”芸曰：“情之所钟，虽丑不嫌。”

余启堂弟妇，王虚舟先生孙女也。催妆时偶缺珠花³，芸出其纳采所受者呈吾母⁴。婢姬旁惜之，芸曰：“凡为妇人，已属纯阴，珠乃纯阴之精，用为首饰，阳气全克矣，何贵焉？”而于破书残画反极珍惜。书之残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门，汇订成帙，统名之曰“断简残编”；字画之破损者，必觅故纸粘补成幅，有破缺处，倩予全好而卷之，名曰“弃余集赏”。于女红中馈之暇⁵，终日琐琐，不惮烦倦。芸于破笥烂卷中⁶，偶获片纸可观者，如得异宝。旧邻冯姬每收乱卷卖之。

其癖好与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语，一举一动，示之以色，

1 啖：吃。

2 无盐：战国时无盐邑有女名钟离春，貌极丑，然有美德。曾自谒齐宣王，被纳为后。

3 催妆：古时婚俗，女子出嫁时，要经男方多次催促，方才梳妆起行，以示不忘娘家。

4 纳采：指订婚时男方向女方送聘礼。

5 中馈：指妇女在家操持饮食之事。

6 笥（sì）：筐子。

无不头头是道。

余尝曰：“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为男，相与访名山，搜胜迹，遨游天下，不亦快哉！”

芸曰：“此何难，俟妾鬓斑之后¹，虽不能远游五岳，而近地之虎阜、灵岩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尽可偕游。”

余曰：“恐卿鬓斑之日，步履已艰。”

芸曰：“今世不能，期以来世。”

余曰：“来世卿当作男，我为女子相从。”

芸曰：“必得不昧今生²，方觉有情趣。”

余笑曰：“幼时一粥犹谈不了，若来世不昧今生，合卺之夕，细谈隔世，更无合眼时矣。”

芸曰：“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，今生夫妇已承牵合，来世姻缘亦须仰借神力，盍绘一像祀之？”³

时有茗溪戚柳堤，名遵，善写人物⁴。倩绘一像，一手挽红丝，一手携杖悬姻缘簿，童颜鹤发，奔驰于非烟非雾中。此戚君得意笔也。友人石琢堂为题赞语于首⁵，悬之内室。每逢朔望，余夫妇必焚香拜祷。后因家庭多故，此画竟失所在，

1 鬓斑：鬓角斑白，指人上岁数。

2 不昧今生：不忘却今世的一切。昧，糊涂。此指对过去的事变得一无所知。

3 盍：何不。

4 写：描绘。

5 石琢堂：名韞玉，字执如，琢堂为其号。江苏吴江人。乾隆五十五年状元及第。曾任山东按察使，后罢归。主持苏州紫阳书院二十余年。著有杂剧《花间九奏》、传奇《红楼梦》。

不知落在谁家矣。“他生未卜此生休”，两人痴情，果邀神鉴耶？¹

迁仓米巷，余颜其卧楼曰“宾香阁”²，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。院窄墙高，一无可取。后有厢楼，通藏书处，开窗对陆氏废园，但有荒凉之象。沧浪风景，时切芸怀³。

有老姬居金母桥之东，埂巷之北。绕屋皆菜圃，编篱为门，门外有池约亩许，花光树影，错杂篱边，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。屋西数武⁴，瓦砾堆成土山，登其巅，可远眺，地旷人稀，颇饶野趣。姬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⁵，谓余曰：“自别沧浪，梦魂常绕，今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姬之居乎？”余曰：“连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凉地以消长昼，卿若愿往，我先观其家可居，即襆被而往⁶，作一月盘桓何如？⁷”芸曰：“恐堂上不许。”余曰：“我自请之。”越日至其地⁸，屋仅二间，前后隔而为四，纸窗竹榻，颇有幽趣。老姬知余意，欣然出其卧室为赁，四壁糊以白纸，顿觉改观。

于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邻仅老夫妇二人，灌园为

1 鉴：见证。

2 颜：指在匾额上题字。

3 切：契合。

4 武：量词。古代以半步为一武。

5 不置：指一念在心，不能放弃。

6 襆被：用包袱裹被。指收拾行装。

7 盘桓：停留。

8 越日：过了一天。

业¹。知余夫妇避暑于此，先来通殷勤，并钓池鱼、摘园蔬为馈。偿其价，不受，芸作鞋报之，始谢而受。

时方七月，绿树阴浓，水面风来，蝉鸣聒耳。邻老又为制鱼竿，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。日落时，登土山观晚霞夕照，随意联吟，有“兽云吞落日，弓月弹流星”之句。少焉，月印池中，虫声四起，设竹榻于篱下，老姬报酒温饭熟，遂就月光对酌，微醺而饭。浴罢则凉鞋蕉扇，或坐或卧，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。三鼓归卧，周体清凉，几不知身居城市矣。

篱边倩邻老购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开，又与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来观，持螯对菊²，赏玩竟日。芸喜曰：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³，买绕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姬，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，以为持酒之需。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余深然之。今即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沦亡，可胜浩叹！

离余家半里许，醋库巷有洞庭君祠⁴，俗呼水仙庙。回廊曲折，小有园亭。每逢神诞，众姓各认一落，密悬一式之玻璃灯，中设宝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陈设，以较胜负。日惟演戏，夜则参差高下，插烛于瓶花间，名曰“花照”。花光灯影，

1 灌园：指种菜。

2 螯：指螃蟹。

3 卜筑：择地建屋。

4 洞庭君祠：俗名水仙庙。其神实为柳毅。相传书生柳毅在泾阳遇见洞庭龙王幼女为夫家所折磨，牧羊于野。因打抱不平，毅然为传书洞庭。龙女得救后，感于其义，嫁于柳毅，柳遂成仙。事详唐人李朝威《柳毅传》。相传其神诞日为十月初六。

宝鼎香浮，若龙宫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箫歌唱，或煮茗清谈，观者如蚁集，檐下皆设栏为限。余为众友邀去，插花布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

归家向芸艳称之，芸曰：“惜妾非男子，不能往。”余曰：“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为男之法也。”于是易髻为辮，添扫蛾眉，加余冠，微露两鬓，尚可掩饰，服余衣，长一寸又半；于腰间折而缝之，外加马褂。芸曰：“脚下将奈何？”余曰：“坊间有蝴蝶履，大小由之，购亦极易，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¹，不亦善乎？”芸欣然。

及晚餐后，装束既毕，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，忽变卦曰：“妾不去矣，为人识出既不便，堂上闻之又不可。”余怂恿曰：“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，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现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来，焉得知之。”

芸揽镜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强挽之，悄然径去，遍游庙中，无识出为女子者。或问何人，以表弟对，拱手而已。最后至一处，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，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。芸忽趋彼通款曲²，身一侧，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，旁有婢媼怒而起曰：“何物狂生，不法乃尔！”余欲为措词掩饰，芸见势恶，即脱帽翘足示之曰：“我亦女子耳。”相与愕然，转怒为欢，

1 撒鞋：即拖鞋。

2 通款曲：打招呼。款曲，殷勤的心意。

留茶点，唤肩舆送归¹。

吴江钱师竹病故，吾父信归，命余往吊。芸私谓余曰：“吴江必经太湖，妾欲偕往，一宽眼界。”余曰：“正虑独行踽踽，得卿同行固妙，但无可托词耳。”芸曰：“托言归宁。君先登舟，妾当继至。”余曰：“若然²，归途当泊舟万年桥下，与卿待月乘凉，以续沧浪韵事。”时六月十八日也。

是日早凉，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，登舟而待，芸果肩舆至。解维出虎啸桥³，渐见风帆沙鸟，水天一色。芸曰：“此即所谓太湖耶？今得见天地之宽，不虚此生矣！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！”闲话未几，风摇岸柳，已抵江城。

余登岸拜奠毕，归视舟中洞然⁴，急询舟子。舟子指曰：“不见长桥柳阴下，观鱼鹰捕鱼者乎？”盖芸已与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后，芸犹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余拍其肩曰：“罗衫汗透矣！”芸回首曰：“恐钱家有人到舟，故暂避之。君何回来之速也？”余笑曰：“欲捕逃耳⁵。”于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万年桥下，阳乌犹未落也⁶。舟窗尽落，清风徐来，纨扇罗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，霞映桥红，烟笼柳暗，

1 肩舆：轿子。

2 若然：如果这样。

3 解维：解开系船的缆绳，即开船的意思。

4 洞然：空空的样子。

5 捕逃：追逮逃犯。这里是玩笑话。

6 阳乌：太阳。因古代传说太阳中有三足鸟，故后世也以“乌”指代太阳。

银蟾欲上¹，渔火满江矣。命仆至船梢与舟子同饮。

船家女名素云，与余有杯酒交，人颇不俗，招之与芸同坐。船头不张灯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为令。素云双目闪闪，听良久，曰：“觴政依颇娴习²，从未闻有斯令，愿受教。”芸即譬其言而开导之，终茫然。余笑曰：“女先生且罢论，我有一言作譬，即了然矣。”芸曰：“君若何譬之？”余曰：“鹤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。先生欲反而教之，无乃劳乎？”

素云笑捶余肩曰：“汝骂我耶！”芸出令曰：“只许动口，不许动手。违者罚大觥³。”素云量豪，满斟一觥，一吸而尽。余曰：“动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”芸笑挽素云置余怀，曰：“请君摸索畅怀。”余笑曰：“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，拥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为也。”

时四鬟所簪茉莉，为酒气所蒸，杂以粉汗油香，芳馨透鼻。余戏曰：“小人臭味充满船头，令人作恶。”素云不禁握拳连捶曰：“谁教汝狂嗅耶？”芸呼曰：“违令，罚两大觥！”素云曰：“彼又以小人骂我，不应捶耶？”芸曰：“彼之所谓小人，盖有故也。请干此，当告汝。”素云乃连尽两觥，芸乃告以沧浪旧居乘凉事。素云曰：“若然，真错怪矣，当再罚。”又干一觥。

1 银蟾：指月亮。因古代传说月亮中有蟾蜍、玉兔，故又以蟾、兔指代月亮。

2 觴政：指宴席上喝酒的规矩。

3 觥：古代的一种酒杯。

芸曰：“久闻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”素即以象箸击小碟而歌。芸欣然畅饮，不觉酩酊，乃乘舆先归。余又与素云茶话片刻，步月而回。

时余寄居友人鲁半舫家萧爽楼中，越数日，鲁夫人误有所闻，私告芸曰：“前日闻若婿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，子知之否？”芸曰：“有之，其一即我也。”因以偕游始末详告之，鲁大笑，释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¹，亲自粤东归。有同伴携妾回者，曰徐秀峰，余之表妹婿也。艳称新人之美，邀芸往观。芸他日谓秀峰曰：“美则美矣，韵犹未也。”秀峰曰：“然则若郎纳妾²，必美而韵者乎？”芸曰：“然。”从此痴心物色，而短于资³。

时有浙妓温冷香者，寓于吴，有《咏柳絮》四律，沸传吴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吴江张闲愁素赏冷香，携柳絮诗索和。芸微其人而置之⁴，余技痒而和其韵，中有“触我春愁偏婉转，撩他离绪更缠绵”之句，芸甚击节⁵。

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将挈芸游虎邱，闲愁忽至曰：“余亦有虎邱之游，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”因请吾母先行，期于虎邱半塘相晤，拉余至冷香寓。见冷香已半老，有女名

1 乾隆甲寅：公元1794年。

2 若郎：你的郎君。

3 短于资：缺少钱。

4 微：看不起。

5 击节：击节欣赏的意思。

憨园，瓜期未破¹，亭亭玉立，真“一泓秋水照人寒”者也。款接间²，颇知文墨。有妹文园，尚雏。

余此时初无痴想，且念一杯之叙，非寒士所能酬³，而既入个中，私心忐忑，强为酬答。因私谓闲憨曰：“余贫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”闲憨笑曰：“非也，今日有友人邀憨园答我，席主为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转邀客，毋烦他虑也。”余始释然。

至半塘，两舟相遇，令憨园过舟叩见吾母。芸、憨相见，欢同旧识，携手登山，备览名胜。芸独爱千顷云高旷，坐赏良久。返至野芳滨，畅饮甚欢，并舟而泊。及解维，芸谓余曰：“子陪张君，留憨陪妾可乎？”余诺之。返棹至都亭桥，始过船分袂。归家已三鼓。

芸曰：“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，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，当为子图之⁴。”

余骇曰：“此非金屋不能贮⁵，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哉⁶？况我两人伉俪正笃，何必外求？”

芸笑曰：“我自爱之，子姑待之。”

明午，憨果至。芸殷勤款接，筵中以猜枚赢吟输饮为令，

1 瓜期：指女子满十六岁。因“瓜”字分开为两个“八”字，故以瓜期代指十六岁。未破：尚未成婚。

2 款接：交往、相处。

3 酬：负担。

4 图：图谋，想办法。

5 非金屋不能储：用金屋藏娇的典故。

6 穷措大：穷书生。措大，亦作醋大，古代指酸腐的读书人。

终席无一罗致语¹。及憨园归，芸曰：“顷又与密约，十八日来此结为姊妹，子宜备牲牢以待²。”笑指臂上翡翠钏曰：“若见此钏属于憨，事必谐矣，顷已吐意，未深结其心也。”余姑听之。

十八日大雨，憨竟冒雨至。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见余有羞色，盖翡翠钏已在憨臂矣。焚香结盟后，拟再续前饮，适憨有石湖之游，即别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“丽人已得，君何以谢媒耶？”

余询其详，芸曰：“向之秘言，恐憨意另有所属也，顷探之无他，语之曰：‘妹知今日之意否？’憨曰：‘蒙夫人抬举，真蓬蒿倚玉树也，但吾母望我奢³，恐难自主耳，愿彼此缓图之。’脱钏上臂时，又语之曰：‘玉取其坚，且有团圞不断之意，妹试宠之以为先兆⁴。’憨曰：‘聚合之权总在夫人也。’即此观之，憨心已得，所难必者冷香耳，当再图之。”余笑曰：“卿将效笠翁之《怜香伴》耶？”芸曰：“然。”

自此无日不谈憨园矣。后憨为有力者夺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

1 罗致：弄到手。

2 牲牢：古指宴飧或祭祀时所用的猪、牛、羊。这里指丰盛的菜肴。

3 望我奢：对我期待很高。这里指希望用她赚很多的钱。

4 宠：宠惜的意思。

卷二 闲情记趣

余忆童稚时，能张目对日，明察秋毫；见藐小微物，必细察其纹理，故时有物外之趣。

夏蚊成雷¹，私拟作群鹤舞空²。心之所向，则或千或百，果然鹤也。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³。又留蚊于素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其冲烟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，果如鹤唳云端，怡然称快。

于土墙凹凸处、花台小草丛杂处，常蹲其身，使与台齐，定神细视，以丛草为林，以虫蚁为兽，以土砾凸者为丘，凹者为壑，神游其中，怡然自得。

一日，见二虫斗草间，观之正浓，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，盖一癞蛤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。余年幼，方出神，不觉呀然惊恐。神定，捉蛤蟆，鞭数十，驱之别院。年长思之，二虫之斗，盖图奸不从也⁴。古语云“奸近杀”，

1 成雷：形容蚊子极多，发声很大。

2 拟：比作。这里做想象解。

3 项为之强：脖子发僵。项，脖子。强，僵硬。

4 图奸：此指虫子想强行交配。

虫亦然耶？贪此生涯，卵为蚯蚓所哈（吴俗呼阳曰卵）¹，肿不能便，捉鸭开口哈之，婢姬偶释手，鸭颠其颈作吞噬状，惊而大哭，传为话柄。此皆幼时闲情也。

及长，爱花成癖，喜剪盆树。识张兰坡²，始精剪枝养节之法，继悟接花叠石之法。花以兰为最，取其幽香韵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³。兰坡临终时，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，皆肩平心阔，茎细瓣净，可以入谱者，余珍如拱璧⁴。值余幕游于外，芸能亲为灌溉，花叶颇茂。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，起根视之，皆白如玉，且兰芽勃然；初不可解，以为无福消受，浩叹而已；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滚汤灌杀也⁵。从此誓不植兰。

次取杜鹃，虽无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剪裁。以芸惜枝怜叶，不忍畅剪，故难成树。其他盆玩皆然⁶。

惟每年篱东菊绽，积兴成癖。喜摘插瓶，不爱盆玩。非盆玩不足观，以家无园圃，不能自植，货于市者，俱丛杂无致⁷，故不取耳。

1 哈：哈气。因小孩子穿开裆裤，久蹲在地，裆部外露，且离地较近，易为蚊虫侵袭。此言为蚯蚓哈气致疾，当系传闻之误。因为蚯蚓本无毒。

2 张兰坡：扬州人。为阮元姻侄，曾长期从其游。

3 瓣品：花瓣造型与品相。谱：指著录各种珍贵品种的兰花谱。

4 拱璧：大玉璧。这里代指珍贵的宝贝。

5 滚汤：滚开的水。汤，开水。

6 盆玩：盆景。

7 致：韵味。

其插花朵，数宜单，不宜双。每瓶取一种，不取二色。瓶口取阔大，不取窄小，阔大者舒展不拘。自五、七花至三、四十花，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，以不散漫、不挤轧、不靠瓶口为妙，所谓“起把宜紧”也。或亭亭玉立，或飞舞横斜。花取参差，间以花蕊，以免飞钹耍盘之病¹。叶取不乱，梗取不强²，用针宜藏，针长宁断之，毋令针针露梗，所谓“瓶口宜清”也。视桌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，多则眉目不分，即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几之高低，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，必须参差高下，互相照应，以气势联络为上。若中高两低，后高前低，成排对列，又犯俗所谓“锦灰堆”矣。或密或疏，或进或出，全在会心者，得画意乃可。

若盆碗盘洗³，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，先熬以稻灰，收成胶，以铜片按钉向上，将膏火化，粘铜片于盘碗盆洗中。俟冷，将花用铁丝扎把，插于钉上，宜偏斜取势，不可居中，更宜枝疏叶清，不可拥挤。然后加水，用碗沙少许掩铜片，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。

若以木本花果插瓶，剪裁之法（不能色色自觅，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），必先执在手中，横斜以观其势，反侧以取其态；

1 飞钹耍盘：指因花朵向背无变化，高低杂乱无章法。像铙钹或盘子在上下翻飞一样。钹，铙钹，与盘皆比喻花朵。

2 强：僵直。

3 洗：笔洗。一般为瓷制，形似水盆，口略收，写字画画时用以清洗毛笔。

相定之后，剪去杂枝，以疏瘦古怪为佳。再思其梗如何入瓶，或折或曲，插入瓶口，方免背叶侧花之患。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，势必枝乱梗强，花侧叶背，既难取态，更无韵致矣。

折梗打曲之法，锯其梗之半而嵌以砖石，则直者曲矣；如患梗倒，敲一二钉以管之¹。即枫叶竹枝，乱草荆棘，均堪入选。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，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势，听其叶侧，一年后枝叶自能向上，如树树直栽，即难取势矣。

至剪裁盆树，先取根露鸡爪者，左右剪成三节，然后起枝。一枝一节，七枝到顶，或九枝到顶。枝忌对节如肩臂，节忌臃肿如鹤膝。须盘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，又不可前后直出。有名双起三起者，一根而起两三树也。如根无爪形，便成插树，故不取。

然一树剪成，至少得三四十年。余生平仅见吾乡万翁名彩章者，一生剪成数树。又在扬州商家见有虞山游客携送黄杨、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，余未见其可也。若留枝盘如宝塔，扎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气矣。

点缀盆中花石，小景可以入画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瓯清茗，神能趋入其中，方可供幽斋之玩。

1 管：约束，捆绑。

种水仙无灵璧石¹，余尝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黄芽菜心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枝，用沙土植长方盘内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颇有意思。以此类推，幽趣无穷，难以枚举。如石菖蒲结子²，用冷米汤同嚼，喷炭上，置阴湿地，能长细菖蒲，随意移养盆碗中，茸茸可爱。以老莲子磨薄两头，入蛋壳，使鸡翼之，俟雏成取出；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门冬十分之二³，捣烂拌匀，植于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晒以朝阳，花发大如酒杯，叶缩如碗口，亭亭可爱。

若夫园亭楼阁，套室回廊，叠石成山，栽花取势，又在大中见小，小中见大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或藏或露，或浅或深。不仅在“周回曲折”四字，又不在地广石多，徒烦工费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间以块石，杂以花草，篱用梅编，墙以藤引，则无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见小者，散漫处植易长之竹，编易茂之梅以屏之；小中见大者，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，饰以绿色，引以藤蔓，嵌大石，凿字作碑记形，推窗如临石壁，便觉峻峭无穷；虚中有实者，或山穷水尽处，一折而豁然开朗，或轩阁设厨处，一开而通别院；实中有虚者，开门于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实无也。设矮栏于墙头，如上有月台，而实虚也。

1 灵璧石：安徽灵璧县所产的一种石头，石质细润，多为黑色，叩之有声，古代曾用其制作石磬，故又称磬石、八音石。历来是供石的首选之材。

2 石菖蒲：草名，叶细长。

3 天门冬：百合科植物，块根，可入药。

贫士屋少人多，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，再加转移其间。台级为床，前后借凑，可作三榻，间以板而裱以纸，则前后上下皆越绝¹，譬之如行长路，即不觉其窄矣。

余夫妇侨寓扬州时，曾仿此法，屋仅两椽²，上下卧室、厨灶、客座皆越绝，而绰然有余。芸曾笑曰：“位置虽精，终非富贵家气象也。”是诚然欤？

余扫墓山中，检有峦纹可观之石，归与芸商曰：“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，取色匀也。本山黄石虽古朴，亦用油灰，则黄白相间，凿痕毕露，将奈何？”芸曰：“择石之顽劣者，捣末于灰痕处，乘湿糝之³，干或色同也。”

乃如其言，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⁴，偏于左而凸于右，背作横方纹，如云林石法⁵，巉岩凹凸，若临江石矶状。虚一角，用河泥种千瓣白萍。石上植茑萝，俗呼云松。经营数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茑萝蔓延满山，如藤萝之悬石壁，花开正红色，白萍亦透水大放，红白相间。神游其中，如登蓬岛。置之檐下，与芸品题：此处宜设水阁，此处宜立茅亭，此处宜凿六字曰“落花流水之间”，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钓，此可以眺。胸中丘壑，若将移居者然。一夕，猫奴争食，自檐而堕，连盆与架顷刻碎之。

1 越绝：隔绝。

2 椽：房子的间数。

3 糝 (sǎn): 混合。

4 宜兴窑长方盆：指江苏宜兴所烧造的紫砂方盆。

5 云林：元代画家倪瓒的号。倪瓒为江苏无锡人，工画枯笔山水，山石喜用折带皴法。

余叹曰：“即此小经营，尚干造物忌耶¹！”两人不禁泪落。

静室焚香，闲中雅趣。芸尝以沉速等香，于饭镬蒸透²，在炉上设一铜丝架，离火中寸许，徐徐烘之，其香幽韵而无烟。佛手忌醉鼻嗅，嗅则易烂；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；惟香圆无忌³。佛手、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笔宣。每有人将供妥者随手取嗅，随手置之，即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闲居，案头瓶花不绝。芸曰：“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，可谓精妙入神。而画中有草虫一法，盍仿而效之。”余曰：“虫踣躅不受制⁴，焉能仿效？”芸曰：“有一法，恐作俑罪过耳。”余曰：“试言之。”曰：“虫死色不变，觅螳螂、蝉、蝶之属，以针刺死，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，整其足，或抱梗，或踏叶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”余喜，如其法行之，见者无不称绝。求之闺中，今恐未必有此会心者矣。

余与芸寄居锡山华氏⁵，时华夫人以两女从芸识字。乡居院旷，夏日逼人，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，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，约长四五寸，作矮条凳式，虚其中，横四挡，宽一尺许，四角凿圆眼，插竹编方眼，屏约高六七尺，用砂盆种扁豆置屏中，盘延屏上，两人可移动。多编数屏，随意

1 干：范。

2 镬(huò): 无足的锅。

3 香圆：即香橼。一种常绿小乔木或大灌木，果实长圆形，黄色，供观赏。

4 制：约束。

5 锡山：山名，在无锡。后因以锡山代指无锡。

遮拦，恍如绿阴满窗，透风蔽日，纡回曲折，随时可更，故曰活花屏。有此一法，即一切藤本香草，随地可用。此真乡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鲁半舫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写松柏及梅菊，工隶书，兼工铁笔¹。余寄居其家之萧爽楼一年有半。楼共五椽，东向，余居其三。晦明风雨，可以远眺。庭中有木犀一株²，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厢³，地极幽静。

移居时，有一仆一姬，并挈其小女来。仆能成衣，姬能纺绩，于是芸绣，姬绩，仆则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爱客，小酌必行令。芸善不费之烹庖⁴，瓜蔬鱼虾，一经芸手，便有意外味。

同人知余贫，每出杖头钱⁵，作竟日叙。余又好洁，地无纤尘，且无拘束，不嫌放纵。

时有杨补凡，名昌绪，善人物写真；袁少迂，名沛，工山水；王星澜，名岩，工花卉翎毛，爱萧爽楼幽雅，皆携画具来。余则从之学画，写草篆，镌图章，加以润笔，交芸备茶酒供客，终日品诗论画而已。

更有夏淡安、揖山两昆季⁶，并缪山音、知白两昆季，及

1 铁笔：刻刀的别称。此指刻图章。

2 木樨：即桂花。

3 廊：通“郭”，本指外城，这里指外墙。厢：厢房。

4 不费：花费不高。

5 杖头钱：指酒钱。晋代阮修好饮酒，常以百钱挂于杖头，至酒店则酣饮。

6 昆季：兄弟。长为昆，幼为季。

蒋韵香、陆橘香、周啸霞、郭小愚、华杏帆、张闲酣诸君子，如梁上之燕，自去自来。芸则拔钗沽酒¹，不动声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轻越。今则天各一方，风流云散，兼之玉碎香埋²，不堪回首矣！

萧爽楼有四忌：谈官宦升迁、公廨时事、八股时文、看牌掷色，有犯必罚酒五斤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、风流蕴藉、落拓不羁、澄静缄默。长夏无事，考对为会³。每会八人，每人各携青蚨二百⁴，先拈阄，得第一者为主考，关防别座⁵。第二者为誊录，亦就座。余作举子，各于誊录处取纸一条，盖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为限⁶，行立构思，不准交头私语，对就后投入一匣，方许就座。各人交卷毕，誊录启匣，并录一册，转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对中取七言三联，五言三联。六联中取第一者即为后任主考，第二者为誊录。每人有两联不取者罚钱二十文，取一联者免罚十文，过限者倍罚。一场，主考得香钱百文。一日可十场，积钱千文，酒资大畅矣。惟

1 拔钗沽酒：卖掉头上的首饰来买酒。

2 玉碎香埋：比喻陈芸后来去世。

3 对：对联。

4 青蚨：钱的别称。

5 关防：本指临时性质的官员所用的印信。这里指临时性的主考。别座：另设一座。

6 刻香为限：在香烛上标上刻度，香烛燃到该处，即为最后交卷期限。

芸议为官卷¹，准坐而构思。

杨补凡为余夫妇写载花小影²，神情确肖。是夜月色颇佳，兰影上粉墙，别有幽致，星澜醉后兴发曰：“补凡能为君写真³，我能为花图影。”余笑曰：“花影能如人影否？”星澜取素纸铺于墙，即就兰影用墨浓淡图之。日间取视，虽不成画，而花叶萧疏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宝之，各有题咏。

苏城有南园、北园二处，菜花黄时，苦无酒家小饮。携盒而往⁴，对花冷饮，殊无意味。或议就近觅饮者，或议看花归饮者，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。众议未定，芸笑曰：“明日但各出杖头钱，我自担炉火来。”众笑曰：“诺。”

众去，余问曰：“卿果自往乎？”芸曰：“非也，妾见市中卖馄饨者，其担锅、灶无不备，盍雇之而往？妾先烹调端整，到彼处再一下锅，茶酒两便。”余曰：“酒菜固便矣，茶乏烹具。”芸曰：“携一砂罐去，以铁叉串罐柄，去其锅，悬于行灶中，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”余鼓掌称善。街头有鲍姓者，卖馄饨为业，以百钱雇其担，约以明日午后，鲍欣然允议。

1 官卷：清代科举规定，高级官员的子弟参加乡试叫官生，其考试的试卷叫官卷。官卷另编字号，官生不占录取名额。因为陈芸情况特殊，大家允许其参与活动，但不算正式成员，故戏称其卷为官卷。

2 小影：指画像。

3 写真：画肖像。

4 盒：食盒。装盛食物的木盒，可担可提，一般为外出野餐或送礼时用。

明日，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众咸叹服。饭后同往，并带席垫。至南园，择柳阴下团坐。先烹茗，饮毕，然后暖酒烹肴。是时，风和日丽，遍地黄金¹，青衫红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乱飞，令人不饮自醉。既而酒肴俱熟，坐地大嚼，担者颇不俗，拉与同饮。游人见之莫不羨为奇想。杯盘狼藉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卧，或歌或啸。红日将颓，余思粥，担者即为买米煮之，果腹而归。芸曰：“今日之游乐乎？”众曰：“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”大笑而散。

贫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，宜省俭而雅洁，省俭之法曰“就事论事”。余爱小饮，不喜多菜。芸为置一梅花盒：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，中置一只，外置五只，用灰漆就，其形如梅花，底盖均起凹楞，盖之上有柄如花蒂。置之案头，如一朵墨梅覆桌；启盖视之，如菜装于瓣中。一盒六色，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，食完再添。另做矮边圆盘一只，以便放杯箸酒壶之类，随处可摆，移掇亦便。即食物省俭之一端也。

余之小帽领袜皆芸自做，衣之破者移东补西，必整必洁，色取暗淡，以免垢迹，既可出客，又可家常。此又服饰省俭之一端也。

初至萧爽楼中，嫌其暗，以白纸糊壁，遂亮。夏月楼下无窗，无阑干，觉空洞无遮拦。芸曰：“有旧竹帘在，何不

¹ 黄金：指阳光把大地映成了金色。

以帘代栏？”余曰：“如何？”芸曰：“用竹数根，黝黑色，一竖一横，留出走路，截半帘搭在横竹上，垂至地，高与桌齐，中竖短竹四根，用麻线扎定，然后于横竹搭帘处，寻旧黑布条，连横竹裹缝之。既可遮拦饰观，又不费钱。”此“就事论事”之一法也。以此推之，古人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，良有以也。

夏月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晓放。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

卷三 坎坷记愁

人生坎坷，何为乎来哉？往往皆自作孽耳。余则非也，多情重诺，爽直不羁，转因之为累。况吾父稼夫公，慷慨豪侠，急人之难、成人之事、嫁人之女、抚人之儿，指不胜屈，挥金如土，多为他人。余夫妇居家，偶有需用，不免典质。始则移东补西，继则左支右绌。谚云：“处家人情，非钱不行。”先起小人之议，渐招同室之讥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真千古至言也！

余虽居长而行三，故上下呼芸为“三娘”。后忽呼为“三太太”，始而戏呼，继成习惯，甚至尊卑长幼，皆以“三太太”呼之，此家庭之变机欤？

乾隆乙巳¹，随侍吾父于海宁官舍。芸于吾家书中附寄小函，吾父曰：“媳妇既能笔墨，汝母家信付彼司之²。”后家庭偶有闲言，吾母疑其述事不当，乃不令代笔。吾父见信非芸手笔，询余曰：“汝妇病耶？”余即作札问之，亦不答。久之，吾父怒曰：“想汝妇不屑代笔耳！”迨余归，探知委

1 乾隆乙巳：公元1785年。

2 司：负责。

曲，欲为婉剖¹，芸急止之曰：“宁受责于翁²，勿失欢于姑也³。”竟不自白。

庚戌之春⁴，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。有同事俞孚亭者，挈眷居焉⁵。吾父谓孚亭曰：“一生辛苦，常在客中，欲觅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。儿辈果能仰体亲意⁶，当于家乡觅一人来，庶语音相合⁷。”孚亭转述于余，密札致芸，倩媒物色，得姚氏女。芸以成否未定，未即禀知吾母。其来也，托言邻女之嬉游者。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，芸又听旁人意见，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。吾母见之曰：“此邻女之嬉游者也，何娶之乎？”芸遂并失爱于姑矣。

壬子春，余馆真州。吾父病于邗江，余往省，亦病焉。余弟启堂时亦随侍。芸来书曰：“启堂弟曾向邻妇借贷，倩芸作保，现追索甚急。”余询启堂，启堂转以嫂氏为多事。余遂批纸尾曰：“父子皆病，无钱可偿，俟启弟归时，自行打算可也。”

未几，病皆愈，余仍往真州。芸覆书来，吾父拆视之，中述启弟邻项事，且云：“令堂以老人之病，皆由姚姬而起。

1 婉剖：委婉地解释清楚。剖，剖白，说明原委。

2 翁：公公。

3 姑：婆婆。

4 庚戌：公元1790年。

5 挈眷：携带家眷。

6 体：体察，体量。

7 庶：庶几。差不多。

翁病稍痊，宜密嘱姚托言思家，妾当令其家父母到扬接取。实彼此卸责之计也。”

吾父见书，怒甚，询启堂以邻项事，答言不知。遂札飭余曰¹：“汝妇背夫借债，谗谤小叔²，且称姑曰令堂，翁曰老人，悖谬之甚³！我已专人持札回苏斥逐⁴，汝若稍有人心，亦当知过！”余接此札，如闻青天霹雳，即肃书认罪⁵，觅骑遄归⁶，恐芸之短见也⁷。到家述其本末，而家人乃持逐书至，历斥多过，言甚决绝。

芸泣曰：“妾固不合妄言⁸，但阿翁当恕妇女无知耳。”越数日，吾父又有手谕至，曰：“我不为已甚⁹，汝携妇别居，勿使我见，免我生气足矣。”乃寄芸于外家。而芸以母亡弟出，不愿往依族中。幸友人鲁半舫闻而怜之，招余夫妇往居其家萧爽楼。

越两载，吾父渐知始末，适余自岭南归，吾父自至萧爽楼，谓芸曰：“前事我已尽知，汝盍归乎？”余夫妇欣然，仍归故宅，

1 飭：命令。

2 谗：进谗言。谤：诋毁，诽谤。

3 悖谬：背理荒唐。

4 斥逐：驱赶。这里指休弃。

5 肃书：恭敬地回信。

6 遄(chuán)：急速。

7 短见：自寻短见。因想不开而自尽。

8 不合：不该。妄言：乱说话。

9 不为已甚：不把事情做绝。

骨肉重圆。岂料又有憨园之孽障耶¹！

芸素有血疾，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，母金氏复念子病没，悲伤过甚所致。自识憨园，年余未发，余方幸其得良药。而憨为有力者夺去，以千金作聘，且许养其母。佳人已属沙陀利矣²！余知之而未敢言也。

及芸往探始知之，归而呜咽，谓余曰：“初不料憨之薄情乃尔也！”余曰：“卿自情痴耳，此中人何情之有哉？况锦衣玉食者，未必能安于荆钗布裙也³，与其后悔，莫若无成。”因抚慰之再三。而芸终以受愚为恨，血疾大发，床席支离⁴，刀圭无效⁵，时发时止，骨瘦形销。不数年而逋负日增⁶，物议日起⁷。老亲又以盟妓一端，憎恶日甚。余则调停中立，已非生人之境矣。

芸生一女名青君，时年十四，颇知书，且极贤能，质钗典服⁸，幸赖辛劳。子名逢森，时年十二，从师读书。

1 孽障：即业障，佛家语。指前生的过错造成今生的阻碍。

2 佳人已属沙陀利：指意中人为权贵夺取。据唐许尧佐《柳氏传》云，唐韩翃有美姬柳氏，为蕃将沙陀利所劫，后虞侯许俊到沙陀利府中，复为韩翃夺归。

3 荆钗布裙：以荆为钗，以布为裙。为贫寒人家女子的装束。

4 支离：憔悴，衰弱。

5 刀圭：指药物。

6 逋赋：本指拖欠的赋税，此指欠债。

7 物议：众人的议论。

8 质钗典服：典当衣服和首饰。质，抵押。

余连年无馆¹，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，三日所进，不敷一日所出，焦劳困苦，竭蹶时形²。隆冬无裘，挺身而过；青君亦衣单股栗，犹强曰“不寒”。因是芸誓不医药。偶能起床，适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归，倩人绣《心经》一部，芸念绣经可以消灾降福，且利其绣价之丰，竟绣焉。而春煦行色匆匆，不能久待，十日告成。弱者骤劳，致增腰酸头晕之疾。岂知命薄者，佛亦不能发慈悲也！绣经之后，芸病转增，唤水索汤，上下厌之。

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左，放利债为业，时倩余作画，因识之。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，乞余作保。余以情有难却，允焉，而某竟挟资远遁。西人惟保是问，时来饶舌。初以笔墨为抵，渐至无物可偿。岁底吾父家居，西人索债，咆哮于门。吾父闻之，召余诃责曰：“我辈衣冠之家，何得负此小人之债！”

正剖诉间，适芸有自幼同盟姊锡山华氏，知其病，遣人问讯。堂上误以为憨园之使，因愈怒曰：“汝妇不守闺训，结盟娼妓；汝亦不思习上，滥伍小人³。若置汝死地，情有不忍。姑宽三日限，速自为计，迟必首汝逆矣⁴！”

芸闻而泣曰：“亲怒如此，皆我罪孽。妾死君行，君必不忍；妾留君去，君必不舍。姑密唤华家人来，我强起问之。”

1 馆：旧时的私塾。

2 竭蹶：困顿、挫折。时形：时常发生。

3 伍小人：与小人为伍。

4 首：向官府告发。逆：指违逆父母之罪。

因令青君扶至房外，呼华使问曰：“汝主母特遣来耶？抑便道来耶？”曰主母久闻夫人卧病，本欲亲来探望，因从未登门，不敢造次。临行嘱咐：‘倘夫人不嫌乡居简褻，不妨到乡调养，践幼时灯下之言。’”盖芸与同绣日¹，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。因嘱之曰：“烦汝速归，稟知主母，于两日后放舟密来。”

其人既退，谓余曰：“华家盟姊情逾骨肉，君若肯至其家，不妨同行，但儿女携之同往既不便，留之累亲又不可，必于两日内安顿之。”

时余有表兄王荇臣一子名韞石，愿得青君为媳妇。芸曰：“闻王郎懦弱无能，不过守成之子，而王又无成可守。幸诗礼之家，且又独子，许之可也。”余谓荇臣曰：“吾父与君有渭阳之谊²，欲媳青君，谅无不允。但待长而嫁，势所不能。余夫妇往锡山后，君即稟知堂上，先为童媳，何如？”荇臣喜曰：“谨如命。”逢森亦托友人夏揖山转荐学贸易。

安顿已定，华舟适至，时庚申之腊二十五日也³。芸曰：“孑然出门，不惟招邻里笑，且西人之项无著，恐亦不放，必于明日五鼓悄然而去。”余曰：“卿病中能冒晓寒耶？”芸曰：“死生有命，无多虑也。”密稟吾父，亦以为然。

1 同绣日：一同待字闺中时。绣，旧时指女子的绣房。

2 渭阳之谊：指舅甥关系。典出《诗经·秦风·渭阳》：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”

3 庚申：指嘉庆五年，公元1800年。

是夜，先将半肩行李挑下船，令逢森先卧，青君泣于母侧。芸嘱曰：“汝母命苦，兼亦情痴，故遭此颠沛，幸汝父待我厚，此去可无他虑。两三年内，必当布置重圆。汝至汝家，须尽妇道，勿似汝母。汝之翁姑以得汝为幸，必善视汝¹。所留箱笼什物，尽付汝带去。汝弟年幼，故未令知，临行时托言就医，数日即归。俟我去远，告知其故，禀闻祖父可也。”旁有旧姬，即前卷中曾赁其家消暑者，愿送至乡，故是时陪侍在侧，拭泪不已。将交五鼓，暖粥共啜之。芸强颜笑曰：“昔一粥而聚，今一粥而散，若作传奇，可名《吃粥记》矣。”逢森闻声亦起，呻曰：“母何为？”芸曰：“将出门就医耳。”逢森曰：“起何早？”曰：“路远耳。汝与姊相安在家，毋讨祖母嫌。我与汝父同往，数日即归。”

鸡声三唱，芸含泪扶姬，启后门将出，逢森忽大哭曰：“噫，我母不归矣！”青君恐惊人，急掩其口而慰之。当是时，余两人寸肠已断，不能复作一语，但止以“勿哭”而已！青君闭门后，芸出巷十数步，已疲不能行，使姬提灯，余背负之而行。将至舟次，几为逻者所执，幸老姬认芸为病女，余为婿，且得舟子皆华氏工人，闻声接应，相扶下船。解维后，芸始放声痛哭。是行也，其母子已成永诀矣！

华名大成，居无锡之东高山，面山而居，躬耕为业，人

1 善视：善待。视，看待。

极朴诚，其妻夏氏，即芸之盟姊也。是日午未之交，始抵其家。华夫人已倚门而待，率两小女至舟，相见甚欢；扶芸登岸，款待殷勤。四邻妇人孺子哄然入室，将芸环视，有相问讯者，有相怜惜者，交头接耳，满室啾啾。芸谓华夫人曰：“今日真如渔父入桃源矣。”华曰：“妹莫笑，乡人少所见，多所怪耳。”自此相安度岁。

至元宵，仅隔两旬而芸渐能起步。是夜观龙灯于打麦场中，神情态度，渐可复元，余乃心安。与之私议曰：“我居此非计，欲他适而短于资，奈何？”芸曰：“妾亦筹之矣。君姊丈范惠来现于靖江盐公堂司会计，十年前曾借君十金，适数不敷，妾典钗凑之，君忆之耶？”余曰：“忘之矣。”芸曰：“闻靖江去此不远，君盍一往？”余如其言。

时天颇暖，织绒袍哗叽短褂，犹觉其热。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¹。是夜宿锡山客旅，赁被而卧。晨起趁江阴航船，一路逆风，继以微雨，夜至江阴江口。春寒彻骨，沽酒御寒，囊为之罄。踌躇终夜，拟卸衬衣质钱而渡。

十九日北风更烈，雪势犹浓，不禁惨然泪落，暗计房资渡费，不敢再饮。正心寒股栗间，忽见一老翁，草鞋毡笠，负黄包入店，以目视余，似相识者。余曰：“翁非泰州曹姓耶？”答曰：“然。我非公，死填沟壑矣！今小女无恙，时诵公德。

¹ 辛酉：清嘉庆六年，即公元1801年。

不意今日相逢，何逗留于此？”盖余幕泰州时有曹姓，本微贱，一女有姿色，已许婿家，有势力者放债谋其女，致涉讼。余从中调护，仍归所许，曹即投入公门为隶，叩首作谢，故识之。余告以投亲遇雪之由，曹曰：“明日天晴，我当顺途相送。”出钱沽酒，备极款洽。

二十日晓钟初动，即闻江口唤渡声，余惊起，呼曹同济。曹曰：“勿急，宜饱食登舟。”乃代偿房饭钱，拉余出沽。余以连日逗留，急欲赶渡，食不下咽，强啖麻饼两枚。及登舟，江风如箭，四肢发战。曹曰：“闻江阴有人缢于靖¹，其妻雇是舟而往，必俟雇者来始渡耳。”枵腹忍寒²，午始解缆。至靖，暮烟四合矣。

曹曰：“靖有公堂两处，所访者城内耶？城外耶？”余踉跄随其后，且行且对曰：“实不知其内外也。”曹曰：“然则且止宿，明日往访耳。”进旅店，鞋袜已为泥淤湿透，索火烘之。草草饮食，疲极酣睡。晨起，袜烧其半，曹又代偿房饭钱。

访至城中，惠来尚未起，闻余至，披衣出，见余状，惊曰：“舅何狼狈至此？”余曰：“姑勿问，有银乞借二金，先遣送我者。”惠来以番饼二圆授余³，即以赠曹。曹力却，受一圆而去。

1 缢：自缢。上吊自杀。

2 枵腹：空腹。

3 番饼：即下文所说的番银，指当时流传到中国的外国银币。以西班牙币为主。

余乃历述所遭，并言来意。惠来曰：“郎舅至戚，即无宿逋¹，亦应竭尽绵力；无如航海盐船新被盗，正当盘帐之时，不能挪移丰赠，当勉措番银二十圆，以偿旧欠，何如？”余本无奢望，遂诺之。留住两日，天已晴暖，即作归计。

二十五日仍回华宅。芸曰：“君遇雪乎？”余告以所苦。因惨然曰：“雪时，妾以君为抵靖，乃尚逗留江口。幸遇曹老，绝处逢生，亦可谓吉人天相矣。”越数日，得青君信，知逢森已为揖山荐引入店，苾臣请命于吾父，择正月二十四日将伊接去。儿女之事，粗能了了，但分离至此，令人终觉惨伤耳。

二月初，日暖风和，以靖江之项薄备行装²，访故人胡肯堂于邗江盐署。有贡局众司事公延入局³，代司笔墨，身心稍定。

至明年壬戌八月，接芸书曰：“病体全瘳，惟寄食于非亲非友之家，终觉非久长之策，愿亦来邗，一睹平山之胜。”余乃赁屋于邗江先春门外，临河两椽。自至华氏接芸同行。华夫人赠一小奚奴曰阿双⁴，帮司炊爨，并订他年结邻之约。时已十月，平山凄冷，期以春游。满望散心调摄，徐图骨肉重圆。不满月，而贡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，余系友中之友，遂亦散闲。

1 宿逋：过去所欠的债。

2 项：款项。

3 贡局：掌管赋税的衙门。公延：集体延请。

4 奚奴：奴仆，仆人。

芸始犹百计代余筹画，强颜慰藉，未尝稍涉怨尤。至癸亥仲春，血疾大发。余欲再至靖江，作“将伯”之呼¹，芸曰：“求亲不如求友。”余曰：“此言虽是，亲友虽关切，现皆闲处，自顾不遑。”芸曰：“幸天时已暖，前途可无阻雪之虑，愿君速去速回，勿以病人为念。君或体有不安，妾罪更重矣。”

时已薪水不继，余佯为雇骡以安其心，实则囊饼徒步，且食且行。向东南，两渡叉河，约八九十里，四望无村落。至更许，但见黄沙漠漠，明星闪闪，得一土地祠，高约五尺许，环以短墙，植以双柏，因向神叩首，祝曰：“苏州沈某，投亲失路至此，欲假神祠一宿，幸神怜佑。”于是移小石香炉于旁，以身探之，仅容半体。以风帽反戴掩面，坐半身于中，出膝于外，闭目静听，微风萧萧而已。足疲神倦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东方已白，短墙外忽有步语声，急出探视，盖土人赶集经此也。问以途，曰：“南行十里即泰兴县城，穿城向东南，十里一土墩，过八墩即靖江，皆康庄也。”

余乃反身，移炉于原位，叩首作谢而行。过泰兴，即有小车可附。申刻抵靖，投刺焉。良久，司阍者曰：“范爷因公往常州去矣。”察其辞色，似有推托。余诘之曰：“何日可归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余曰：“虽一年亦将待之。”阍者会余意，私问曰：“公与范爷嫡郎舅耶？”余曰：“苟非

¹ 将伯：典出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将伯助予。”将，请。伯，长者。后世用以指向人求助或帮助他人。

嫡者，不待其归矣。”阍者曰：“公姑待之。”越三日，乃以回靖告，共挪二十五金。

雇骡急返，芸正形容惨变，咻咻涕泣。见余归，卒然曰：“君知昨午阿双卷逃乎？倩人大索，今犹不得。失物小事，人系伊母临行再三交托，今若逃归，中有大江之阻，已觉堪虞¹，倘其父母匿子图诈²，将奈之何？且有何颜见我盟姊？”余曰：“请勿急，卿虑过深矣。匿子图诈，诈其富有也，我夫妇两肩担一口耳。况携来半载，授衣分食，从未稍加扑责³，邻里咸知。此实小奴丧良，乘危窃逃。华家盟姊赠以匪人，彼无颜见卿，卿何反谓无颜见彼耶？今当一面呈县立案，以杜后患可也。”

芸闻余言，意似稍释。然自此梦中呓语，时呼“阿双逃矣”，或呼“憨何负我”，病势日以增矣。

余欲延医诊治，芸阻曰：“妾病始因弟亡母丧，悲痛过甚，继为情感，后由忿激，而平素又多过虑，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，以至头眩、怔忡诸症毕备，所谓病入膏肓，良医束手，请勿为无益之费。忆妾唱随二十三年⁴，蒙君错爱，百凡体恤，不以顽劣见弃。知己如君，得婿如此，妾已此生无憾！若布衣暖，菜饭饱，一室雍雍，优游泉石，如沧浪亭、

1 虞：忧虑，担心。

2 匿子：将自己的孩子藏起来。图诈：图谋敲诈。

3 扑责：敲打、责骂。

4 唱随：夫唱妇随的省略之语。

萧爽楼之处境，真成烟火神仙矣¹。神仙几世才能修到，我辈何人，敢望神仙耶？强而求之，致干造物之忌，即有情魔之扰。总因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耳！”

因又呜咽而言曰：“人生百年，终归一死。今中道相离，忽焉长别，不能终奉箕帚²，目睹逢森娶妇，此心实觉耿耿。”言已，泪落如豆。余勉强慰之曰：“卿病八年，恹恹欲绝者屡矣，今何忽作断肠语耶？”芸曰：“连日梦我父母放舟来接，闭目即飘然上下，如行云雾中，殆魂离而躯壳存乎？”余曰：“此神不收舍，服以补剂，静心调养，自能安痊。”

芸又唏嘘曰：“妾若稍有生机一线，断不敢惊君听闻。今冥路已近，苟再不言，言无日矣。君之不得亲心，流离颠沛，皆由妾故，妾死则亲心自可挽回，君亦可免牵挂。堂上春秋高矣，妾死，君宜早归。如无力携妾骸骨归，不妨暂厝于此，待君将来可耳。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，以奉双亲，抚我遗子，妾亦瞑目矣！”言至此，痛肠欲裂，不觉惨然大恸。

余曰：“卿果中道相舍，断无再续之理，况‘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’耳。”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，仅断续叠言“来世”二字，忽发喘，口噤³，两目瞪视，千呼万唤已不能言。痛泪两行，涔涔流溢。既而喘渐微，泪渐干，

1 烟火神仙：俗世中的神仙。

2 奉箕帚：指操持家务。

3 噤：闭口，不作声。

一灵缥缈，竟尔长逝！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¹。

当是时，孤灯一盏，举目无亲，两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绵绵此恨，曷其有极！承吾友胡省堂以十金为助，余尽室中所有，变卖一空，亲为成殓。

呜呼！芸一女流，具男子之襟怀才识。归吾门后，余日奔走衣食，中馈缺乏²，芸能纤悉不介意。及余家居，惟以文字相辩析而已。卒之疾病颠连，赍恨以没³，谁致之耶？余有负闺中良友，又何可胜道哉！奉劝世间夫妇，固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过于情笃。语云“恩爱夫妻不到头”，如余者，可作前车之鉴也。

回煞之期⁴，俗传是日魂必随煞而归，故房中铺设，一如生前，且须铺生前旧衣于床上，置旧鞋于床下，以待魂归瞻顾，吴下相传谓之“收眼光”。延羽士作法⁵，先召于床而后遣之，谓之“接眚”。邗江俗例，设酒肴于死者之室，一家尽出，谓之“避眚”。以故有因避被窃者。

芸娘眚期，房东因同居而出避，邻家嘱余亦设肴远避。余冀魄归一见，姑漫应之。同乡张禹门谏余曰：“因邪入邪，

1 嘉庆癸亥：嘉庆八年，公元1803年。

2 中馈：指饮食。

3 赍恨：抱着遗憾。赍，怀抱。恨，遗憾。

4 回煞：古代认为人死后到一定日期，灵魂会返回故宅，到时会有凶煞出现，于家人不利。故是日家人要外出躲避。回煞的具体日期，由阴阳家按其死亡的干支推算而知。

5 羽士：道士。

宜信其有，勿尝试也。”余曰：“所以不避而待之者，正信其有也。”张曰：“回煞犯煞，不利生人，夫人即或魂归，业已阴阳有间，窃恐欲见者无形可接，应避者反犯其锋耳。”

时余痴心不昧，强对曰：“死生有命。君果关切，伴我何如？”张曰：“我当于门外守之。君有异见，一呼即入可也。”

余乃张灯入室，见铺设宛然，而音容已杳，不禁心伤泪涌。又恐泪眼模糊，失所欲见，忍泪睁目，坐床而待。抚其所遗旧服，香泽犹存，不觉柔肠寸断，冥然昏去。转念待魂而来，何去遽睡耶？开目四视，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，缩光如豆，毛骨悚然，通体寒栗。因摩两手擦额，细瞩之，双焰渐起，高至尺许，纸裱顶格¹，几被所焚。

余正得借光四顾间，光忽又缩如前。此时心舂股栗²，欲呼守者进观，而转念柔魂弱魄，恐为盛阳所逼。悄呼芸名而祝之，满室寂然，一无所见。既而烛焰复明，不复腾起矣。出告禹门，服余胆壮，不知余实一时情痴耳。

芸没后，忆和靖“妻梅子鹤”语³，自号梅逸。权葬芸于扬州西门外之金桂山，俗呼郝家宝塔。买一棺之地，从遗言寄于此。携木主还乡，吾母亦为悲悼；青君、逢森归来，痛哭成服。启堂进言曰：“严君怒犹未息⁴，兄宜仍往扬州，俟

1 顶格：即天花板。

2 心舂：心跳的样子。

3 和靖：林逋，字君复。北宋诗人。卒后宋仁宗赐谥“和靖先生”。

4 严君：父亲的代称。

严君归里，婉言劝解，再当专札相招。”

余遂拜母别子女，痛哭一场，复至扬州，卖画度日。因得常哭于芸娘之墓，影单形只，备极凄凉。且偶经故居，伤心惨目。重阳日，邻冢皆黄，芸墓独青。守坟者曰：“此好穴场，故地气旺也。”余暗祝曰：“秋风已紧，身尚衣单，卿若有灵，佑我图得一馆，度此残年，以待家乡信息。”

未几，江都幕客章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亲，倩余代庖三月，得备御寒之具。封篆出署¹，张禹门招寓其家。张亦失馆，度岁艰难，商于余，即以余贳二十金倾囊借之，且告曰：“此本留为亡荆扶柩之费，一俟得有乡音，偿我可也。”

是年即寓张度岁。晨占夕卜，乡音殊杳。至甲子三月，接青君信，知吾父有病，即欲归苏，又恐触旧忿。正趑趄观望间²，复接青君信，始痛悉吾父业已辞世。刺骨痛心，呼天莫及，无暇他计，即星夜驰归，触首灵前³，哀号流血。

呜呼！吾父一生辛苦，奔走于外。生余不肖，既少承欢膝下，又未侍药床前，不孝之罪，何可逭哉⁴！吾母见余，哭曰：“汝何此日始归耶？”余曰：“儿之归，幸得青君孙女信也。”吾母目余弟妇，遂默然。

1 封篆：旧时官府于岁末年初停止办公，称封篆。篆，官印的代称，因其多为篆文。

2 趑趄：犹豫不决的样子。

3 触首：磕头。

4 逭(huàn)：逃，避。

余入幕守灵至七¹，终无一人以家事告，以丧事商者。余自问人子之道已缺，故亦无颜询问。

一日，忽有向余索逋者，登门饶舌。余出应曰：“欠债不还，固应催索，然吾父骨肉未寒，乘凶追呼，未免太甚。”中有一人私谓余曰：“我等皆有人招之使来，公且避出，当向招我者索偿也。”余曰：“我欠我偿，公等速退！”皆唯唯而去。

余因呼启堂谕之曰：“兄虽不肖，并未作恶不端，若言出嗣降服²，从未得过纤毫嗣产，此次奔丧归来，本人子之道，岂为产争故耶？大丈夫贵乎自立，我既一身归，仍以一身去耳！”言已，返身入幕，不觉大恸。叩辞吾母，走告青君，行将出走深山，求赤松子于世外矣³。

青君正劝阻间，友人夏南熏字淡安、夏逢泰字揖山两昆季寻踪而至，抗声谏余曰：“家庭若此，固堪动忿，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，妻丧而子未立，乃竟飘然出世，于心安乎。”余曰：“然则如之何？”淡安曰：“奉屈暂居寒舍，闻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，盍俟其归而往谒之，其必有以位置君也⁴。”余曰：“凶丧未满百日，兄等有老亲在堂，恐多未便。”揖山曰：“愚兄弟之相邀，亦家君意也。足下如执以为不便，西邻有禅寺，方丈僧与余交最善，足下设榻于寺中，何如？”

1 七：古时人死后七日一祭，俗称曰“七”。这里指其父死后的第一个第七日。

2 出嗣：过继给他人。降服：丧服的级别减一等。

3 赤松子：相传为上古的神仙。

4 位置：安置。

余诺之。

青君曰：“祖父所遗房产，不下三四千金，既已分毫不取，岂自己行囊亦舍去耶？我往取之，径送禅寺父亲处可也。”因是于行囊之外，转得吾父所遗图书、砚台、笔筒数件。

寺僧安置予于大悲阁。阁南向，向东设神像。隔西首一间，设月窗，紧对佛龕，本为作佛事者斋食之地，余即设榻其中。临门有关圣提刀立像，极威武。院中有银杏一株，大三抱，荫覆满阁，夜静风声如吼。

揖山常携酒果来对酌，曰：“足下一人独处，夜深不寐，得无畏怖耶？”余曰：“仆一生坦直，胸无秽念，何怖之有？”居未几，大雨倾盆，连宵达旦三十余天，时虑银杏折枝，压梁倾屋。赖神默佑，竟得无恙。而外之墙圯屋倒者不可胜计，近处田禾俱被漂没。余则日与僧人作画，不见不闻。

七月初，天始霁。揖山尊人号莼芎，有交易赴崇明，偕余往代笔书券，得二十金。归，值吾父将安葬，启堂命逢森向余曰：“叔因葬事乏用，欲助一二十金。”余拟倾囊与之，揖山不允，分帮其半。余即携青君先至墓所。葬既毕，仍返大悲阁。

九月杪¹，揖山有田在东海永泰沙²，又偕余往收其息³。

1 杪(miǎo): 本指树枝的细梢，引申为末尾的意思。

2 沙：指海滨沙州。

3 息：利息。此指租子。

盘桓两月，归已残冬，移寓其家雪鸿草堂度岁。真异姓骨肉也。

乙丑七月¹，琢堂始自都门回籍。琢堂名韞玉，字执如，琢堂其号也，与余为总角交²。乾隆庚戌殿元³，出为四川重庆守。白莲教之乱，三年戎马，极著劳绩。及归，相见甚欢。旋于重九日，挈眷重赴四川重庆之任，邀余同往。余即叩别吾母于九妹倩陆尚吾家，盖先君故居已属他人矣。吾母嘱曰：“汝弟不足恃，汝行须努力。重振家声，全望汝也！”逢森送余至半途，忽泪落不已，因嘱勿送而返。

舟出京口，琢堂有旧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扬盐署，绕道往晤，余与偕往，又得一顾芸娘之墓。返舟由长江溯流而上，一路游览名胜。至湖北之荆州，得升潼关观察之信，遂留余与其嗣君敦夫眷属等⁴，暂寓荆州。琢堂轻骑减从至重庆度岁，遂由成都历栈道之任。

丙寅二月，川眷始由水路往，至樊城登陆。途长费巨，车重人多，毙马折轮，备尝辛苦。抵潼关甫四月，琢堂又升山左廉访⁵，清风两袖。眷属不能偕行，暂借潼川书院作寓。十月杪，始支山左廉俸⁶，专人接眷。附有青君之书，骇悉逢

1 乙丑：清嘉庆十年，公元1805年。

2 总角：古代男女未成年时，束发为两角，称总角。后用以指代童年。

3 殿元：指状元。为殿试的第一名，故称。

4 嗣君：指他人的儿子。

5 山左：指山东。因在太行山左，故称。

6 支：领取。俸：官员的俸禄。

森于四月间夭亡。始忆前之送余堕泪者，盖父子永诀也。

呜呼！芸仅一子，不得延其嗣续耶！琢堂闻之，亦为之浩叹¹，赠余一妾，重入春梦。从此扰扰攘攘，又不知梦醒何时耳。

1 浩叹：长叹，大声叹息。

卷四 浪游记快

余游幕三十年来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、黔中与滇南耳。惜乎轮蹄征逐，处处随人，山水怡情，云烟过眼，不过领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寻幽也。余凡事喜独出己见，不屑随人是非，即论诗品画，莫不存人珍我弃、人弃我取之意。故名胜所在，贵乎心得，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，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。聊以平生所历者记之。

余年十五时，吾父稼夫公馆于山阴赵明府幕中。有赵省斋先生名传者，杭之宿儒也，赵明府延教其子，吾父命余亦拜投门下。

暇日出游，得至吼山。离城约十余里，不通陆路。近山见一石洞，上有片石，横裂欲堕，即从其下荡舟入。豁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之曰“水园”。临流建石阁五椽，对面石壁有“观鱼跃”三字，水深不测，相传有巨鳞潜伏¹。余投饵试之，仅见不盈尺者出而啖食焉²。阁后有道通旱园，拳石乱

1 巨鳞：大鱼。

2 啖（shà）食：吞食。啖，咬，吃。

矗¹，有横阔如掌者，有柱石平其顶而上加大石者，凿痕犹在，一无可取。游览既毕，宴于水阁，命从者放爆竹，轰然一响，万山齐应，如闻霹雳声。此幼时快游之始。惜乎兰亭、禹陵未能一到，至今以为憾。

至山阴之明年，先生以亲老不远游，设帐于家，余遂从至杭。西湖之胜，因得畅游。结构之妙，予以龙井为最，小有天园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飞来峰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以水清多鱼，有活泼趣也。大约至不堪者，葛岭之玛瑙寺。其余湖心亭、六一泉诸景，各有妙处，不能尽述，然皆不脱脂粉气，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

苏小墓在西泠桥侧。土人指示，初仅半丘黄土而已。乾隆庚子圣驾南巡²，曾一询及。甲辰春，复举南巡盛典，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，作八角形，上立一碑，大书曰：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。从此吊古骚人，不须徘徊探访矣！余思古来烈魄忠魂湮没不传者，固不可胜数，即传而不久者亦不为少。小小一名妓耳，自南齐至今，尽人而知之，此殆灵气所钟，为湖山点缀耶？

桥北数武，有崇文书院，余曾与同学赵缉之投考其中。时值长夏，起极早，出钱塘门，过昭庆寺，上断桥，坐石阑上。旭日将升，朝霞映于柳外，尽态极妍。白莲香里，清风徐来，

1 拳石：指园林假山。

2 乾隆庚子：乾隆四十五年，公元1780年。

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书院，题犹未出也。午后缴卷，偕緝之纳凉于紫云洞，大可容数十人，石窍上透日光。有人设短几矮凳，卖酒于此，解衣小酌，尝鹿脯甚妙，佐以鲜菱雪藕，微酣出洞。緝之曰：“上有朝阳台，颇高旷，盍往一游？”余亦兴发，奋勇登其巅，觉西湖如镜，杭城如丸，钱塘江如带，极目可数百里。此生平第一大观也。

坐良久，阳乌将落，相携下山，南屏晚钟动矣。韬光、云栖路远未到，其红门局之梅花，姑姑庙之铁树，不过尔尔。紫阳洞予以为必可观，而访寻得之，洞口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。相传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抉门而入。

清明日，先生春祭扫墓，挈余同游。墓在东岳，是乡多竹，坟丁掘未出土之毛笋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尽其两碗。先生曰：“噫！是虽味美而克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”余素不贪屠门之嚼¹，至是饭量且因笋而减，归途觉烦躁，唇舌几裂。过石屋洞，不甚可观。水乐洞峭壁多藤萝，入洞如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声琅琅。池广仅三尺，深五寸许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饮，烦躁顿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听泉声。衲子请观万年缸²，缸在香积厨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内，听其满溢，年久结苔厚尺许，冬日不冰，故不损也。

1 屠门之嚼：指肉食。

2 衲子：和尚。因其着百衲衣，故称。

辛丑秋八月¹，吾父病疟返里，寒索火，热索冰，余谏不听，竟转伤寒，病势日重。余侍奉汤药，昼夜不交睫者几一月²。吾妇芸娘亦大病，恹恹在床。心境恶劣，莫可名状。吾父呼余嘱之曰：“我病恐不起，汝守数本书，终非糊口计，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，仍继吾业可耳。”越日思斋来，即于榻前命拜为师。未几，得名医徐观莲先生诊治，父病渐痊，芸亦得徐力起床，而余则从此习幕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记于此？曰：此抛书浪游之始，故记之。

思斋先生名襄。是年冬，即相随习幕于奉贤官舍。有同习幕者，顾姓名金鉴，字鸿干，号紫霞，亦苏州人也，为人慷慨刚毅，直谅不阿³，长余一岁，呼之为兄。鸿干即毅然呼余为弟，倾心相交。此余第一知己交也。惜以二十二岁卒，余即落落寡交。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沧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鸿干者否？

忆与鸿干订交，襟怀高旷，时兴山居之想⁴。重九日，余与鸿干俱在苏，有前辈王小侠与吾父稼夫公唤女伶演剧，宴客吾家。余患其扰，先一日约鸿干赴寒山登高，借访他日结庐之地，芸为整理小酒榼。越日天将晓，鸿干已登门相邀。遂携榼出胥门，入面肆，各饱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横塘枣市桥，

1 辛丑：乾隆四十六年，公元1781年。

2 交睫：不合眼。

3 直谅不阿：指人的性格刚直坦诚。

4 兴：产生。

雇一叶扁舟到山，日犹未午。舟子颇循良¹，令其舂米煮饭。余两人上岸，先至中峰寺。

寺在支硎古刹之南，循道而上，寺藏深树，山门寂静，地僻僧闲，见余两人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。余等志不在此，未深入。归舟，饭已熟。饭毕，舟子携榼相随，嘱其子守船。由寒山至高义园之白云精舍，轩临峭壁，下凿小池，围以石栏，一泓秋水，崖悬薜荔，墙积莓苔。坐轩下，惟闻落叶萧萧，悄无人迹。

出门有一亭，嘱舟子坐此相候。余两人从石罅中入，名“一线天”。循级盘旋，直造其巅²，曰“上白云”，有庵已坍塌，存一危楼，仅可远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。舟子曰：“登高忘携酒榼矣。”鸿干曰：“我等之游，欲觅偕隐地耳，非专为登高也。”舟子曰：“离此南行二三里，有上沙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，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游？”余喜曰：“此明末徐侯斋先生隐居处也³。有园，闻极幽雅，从未一游。”于是舟子导往。

村在两山夹道中。园依山而无石，老树多极纡回盘郁之势，亭榭窗栏，尽从朴素。竹篱茅舍，不愧隐者之居。中有皂荚亭，树大可两抱。余所历园亭，此为第一。

1 徇良：本份善良。

2 造：到达。

3 徐侯斋：徐枋，字昭发，号侯斋。江苏吴县人。明末清初诗人、书画家。

园左有山，俗呼鸡笼山。山峰直竖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珑。旁一青石加榻，鸿干卧其上曰：

“此处仰观峰岭，俯视园亭，既旷且幽，可以开樽矣。”因拉舟子同饮，或歌或啸，大畅胸怀。

土人知余等觅地而来，误以为堪舆¹，以某处有好风水相告。鸿干曰：“但期合意，不论风水。”岂意竟成讖语！酒瓶既罄，各采野菊插满两鬓。

归舟，日已将没。更许抵家，客犹未散。芸私告余曰：“女伶中有兰官者，端庄可取。”余假传母命呼之入内，握其腕而睨之²，果丰颐白腻。余顾芸曰：“美则美矣，终嫌名不称实。”芸曰：“肥者有福相。”余曰：“马嵬之祸，玉环之福安在？”芸以他辞遣之出，谓余曰：“今日君又大醉耶？”余乃历述所游，芸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，始见金、焦面目。金山宜远观，焦山宜近视，惜余往来其间，未尝登眺。渡江而北，渔洋所谓“绿杨城郭是扬州”一语已活现矣！³

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，行其途有八九里，虽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点缀天然，即阆苑瑶池、琼楼玉宇⁴，谅不过此。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，联络至山，气势俱贯。其

1 勘舆：查看风水。

2 睨：斜着眼看，端详、注视的意思。

3 渔洋：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的号。

4 阆苑、瑶池：皆为神仙所居之地。

最难位置处，出城八景，有一里许紧沿城郭。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，方可入画，园林有此，蠢笨绝伦。而观其或亭或台、或墙或石、或竹或树，半隐半露间，使游人不自觉其触目¹，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。

城尽，以虹园为首，折而向北，有石梁曰“虹桥”，不知园以桥名乎？桥以园名乎？荡舟过，曰“长堤春柳”，此景不缀城脚而缀于此，更见布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垒土立庙，曰“小金山”，有此一挡，便觉气势紧凑，亦非俗笔。闻此地本沙土，屡筑不成，用木排若干，层叠加土，费数万金乃成。若非商家，乌能如是。

过此有胜概楼，年年观竞渡于此。河面较宽，南北跨一莲花桥，桥门通八面，桥面设五亭，扬人呼为“四盘一暖锅”。此思穷力竭之为，不甚可取。桥南有莲心寺，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顶缨络，高矗云霄，殿角红墙，松柏掩映，钟磬时闻，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。过桥见三层高阁，画栋飞檐，五采绚烂，叠以太湖石，围以白石栏，名曰“五云多处”，如作文中间之大结构也。过此名“蜀冈朝阳”，平坦无奇，且属附会。将及山，河面渐束，堆土植竹树，作四五曲。似已山穷水尽，而忽豁然开朗，平山之万松林已列于前矣。

“平山堂”为欧阳文忠公所书²。所谓淮东第五泉，真者

1 触目：碍眼的意思。

2 欧阳文忠：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，死后谥号为文忠。

在假山石洞中，不过一井耳，味与天泉同；其荷亭中之六孔铁井栏者，乃系假设，水不堪饮。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，别饶天趣，余以为诸园之冠。康山未到，不识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，其工巧处、精美处，不能尽述。大约宜以艳妆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纱溪上观也。余适恭逢南巡盛典，各工告竣，敬演接驾点缀，因得畅其大观，亦人生难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随侍吾父于吴江明府幕中，与山阴章蘋江、武林章映牧、苕溪顾霭泉诸公同事，恭办南斗圩行宫，得第二次瞻仰天颜。一日，天将晚矣，忽动归兴。有办差小快船，双橹两桨，于太湖飞棹疾驰，吴俗呼为“出水辮头”，转瞬已至吴门桥。即跨鹤腾空，无此神爽。抵家，晚餐未熟也。

吾乡素尚繁华，至此日之争奇夺胜，较昔尤奢。灯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谓“画栋雕甍”、“珠帘绣幕”、“玉栏干”、“锦步障”，不啻过之。余为友人东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结彩，闲则呼朋引类，剧饮狂歌，畅怀游览，少年豪兴，不倦不疲。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，安得此游观哉？

是年，何明府因事被议，吾父即就海宁王明府之聘。嘉兴有刘蕙阶者，长斋佞佛¹，来拜吾父。其家在烟雨楼侧，一阁临河，曰“水月居”，其诵经处也，洁静如僧舍。烟雨楼在镜湖之中，四岸皆绿杨，惜无多竹。有平台可远眺，渔舟星列，

1 佞佛：迷信佛教。

漠漠平波，似宜月夜。衲子备素斋甚佳。

至海宁，与白门史心月、山阴俞午桥同事。心月一子名烛衡，澄静缄默，彬彬儒雅，与余莫逆，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。惜萍水相逢，聚首无多日耳。

游陈氏安澜园，地占百亩，重楼复阁，夹道回廊。池甚广，桥作六曲形。石满藤萝，凿痕全掩，古木千章，皆有参天之势。鸟啼花落，如入深山。此人工而归于天然者，余所历平地之假石园亭，此为第一。曾于桂花楼中张宴，诸味尽为花气所夺，惟酱姜味不变。姜桂之性老而愈辣，以喻忠节之臣，洵不虚也¹。

出南门即大海，一日两潮，如万丈银堤，破海而过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，于船头设一木招，状如长柄大刀。招一捺，潮即分破，船即随招而入，俄顷始浮起，拨转船头随潮而去，顷刻百里。塘上有塔院，中秋夜曾随吾父观潮于此。循塘东约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峰突起，扑入海中。山顶有阁，匾曰“海阔天空”。一望无际，但见怒涛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应徽州绩溪克明府之召。由武林下“江山船”，过富春山，登子陵钓台²。台在山腰，一峰突起，离水十余丈。岂汉时之水竟与峰齐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检署。

1 洵：确实。

2 子陵：严光，字子陵。东汉人。为光武帝至友。因不欲为官，隐居于富春山。后世相传该地有其垂钓之台。

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¹，此景宛然。黄山仅见其脚，惜未一瞻面目。

绩溪城处于万山之中，弹丸小邑，民情淳朴。近城有石镜山，由山弯中曲折一里许，悬崖急湍，湿翠欲滴。渐高，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。亭左石削如屏，青色光润，可鉴人形，俗传能照前生，黄巢至此，照为猿猴形，纵火焚之，故不复现。

离城十里有火云洞天，石纹盘结，凹凸巉岩，如黄鹤山樵笔意²，而杂乱无章，洞石皆深绛色。旁有一庵甚幽静，盐商程虚谷曾招游设宴于此。席中有肉馒头，小沙弥眈眈旁视，授以四枚，临行以番银二圆为酬，山僧不识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钱七百余文，僧以近无易处，仍不受。乃攒凑青蚨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谢。

他日余邀同人携榼再往，老僧嘱曰：“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泻，今勿再与。”可知藜藿之腹³，不受肉味，良可叹也。余谓同人曰：“作和尚者，必居此等僻地，终身不见不闻，或可修真养静。若吾乡之虎丘山，终日目所见者妖童艳妓，耳所听者弦索笙歌，鼻所闻者佳肴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、心如死灰哉！”

1 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：语出苏轼《后赤壁赋》。

2 黄鹤山樵：元代著名画家王蒙。浙江湖州人。曾隐居于仁和黄鹤山，故以为号。

3 藜藿之腹：指吃惯了野菜的胃肠。藜、藿，皆野菜名。

又去城三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会，十二年一举，每举各出盆花为赛。余在绩溪，适逢其会，欣然欲往，苦无轿马。乃教以断竹为杠，缚椅为轿，雇人肩之而去，同游者惟同事许策廷，见者无不讶笑。至其地，有庙，不知供何神。庙前旷处，高搭戏台，画梁方柱，极其巍焕。近视，则纸扎彩画，抹以油漆者。锣声忽至，四人抬对烛，大如断柱；八人抬一猪，大若牯牛，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。策廷笑曰：“猪固寿长，神亦齿利。我若为神，乌能享此。”余曰：“亦足见其愚诚也。”入庙，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，并不剪枝拗节，尽以苍老古怪为佳，大半皆黄山松。既而开场演剧，人如潮涌而至，余与策廷遂避去。未两载，余与同事不合，拂衣归里。

余自绩溪之游，见热闹场中¹，卑鄙之状不堪入目，因易儒为贾。余有姑丈袁万九，在盘溪之仙人塘作酿酒生涯，余与施心耕附资合伙。袁酒本海贩，不一载，值台湾林爽文之乱²，海道阻隔，货积本折，不得已，仍为冯妇³。

馆江北四年，一无快游可记。迨居萧爽楼，正作烟火神仙，有表妹倩徐秀峰自粤东归，见余闲居，慨然曰：“足下待露而爨，笔耕而坎，终非久计，盍偕我作岭南游？当不仅获蝇头利也。”

1 热闹场：此指官场。

2 林爽文：清台湾人。曾于乾隆五十一年发动起义，后被镇压。

3 仍为冯妇：典出《孟子·尽心上》。春秋时有冯妇喜猎虎，后改业。一曰，见众人逐虎，于是再次参加猎虎工作。后世遂用该典比喻重操旧业。

芸亦劝余曰：“乘此老亲尚健，子尚壮年，与其商柴计米而寻欢，不如一劳永逸。”余乃商诸交游者，集资作本。芸亦自办绣货，及岭南所无之苏酒、醉蟹等物。稟知堂上，于小春十日，偕秀峰由东坝出芜湖口。

长江初历，大畅襟怀。每晚舟泊后，必小酌船头。见捕鱼者罾罟不满三尺，孔大约有四寸，铁箍四角，似取易沉。余笑曰：“圣人之教虽曰‘罟不用数’，而如此之大孔小罟，焉能有获？”秀峰曰：“此专为网鳊鱼设也。”见其系以长绳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鱼之有无。未几，急挽出水，已有鳊鱼枷罟孔而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“可知一己之见，未可测其奥妙。”

一日，见江心中一峰突起，四无依倚。秀峰曰：“此小孤山也。”霜林中，殿阁参差，乘风径过，惜未一游。

至滕王阁，犹吾苏府学之尊经阁移于胥门之大马头，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。即于阁下换高尾昂首船，名“三板子”，由赣关至南安登陆。值余三十诞辰，秀峰备面为寿。

越日过大庾岭，出巅一亭，匾曰“举头日近”，言其高也。山头分为二，两边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两碑，一曰“急流勇退”，一曰“得意不可再往”。山顶有梅将军祠，未考为何朝人。所谓岭上梅花，并一树，意者以梅将军得名梅岭耶？余所带送礼盆梅，至此将交腊月，已花落而叶黄矣。

过岭出口，山川风物便觉顿殊。岭西一山，石窍玲珑，

已忘其名，輿夫曰：“中有仙人床榻。”匆匆竟过，以未得游为怅。

至南雄，雇老龙船，过佛山镇，见人家墙顶多列盆花，叶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大红、粉白、粉红三种，盖山茶花也。

腊月望，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门内，赁王姓临街楼屋三椽。秀峰货物皆销与当道，余亦随其开单拜客。即有配礼者，络绎取货，不旬日而余物已尽。除夕，蚊声如雷。岁朝贺节，有棉袍纱套者。不惟气候迥别，即土著人物，同一五官而神情迥异。

正月既望，有署中同乡三友拉余游河观妓，名曰“打水围”，妓名“老举”。于是同出靖海门，下小艇，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。先至沙面，妓船名“花艇”，皆对头分排，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。每帮约一二十号，横木绑定，以防海风。两船之间，钉以木桩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随潮涨落。鸨儿呼为“梳头婆”，头用银丝为架，高约四寸许，空其中而蟠发于外，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；身披元青短袄，著元青长裤，管拖脚背；腰束汗巾，或红或绿；赤足撒鞋，式如梨园旦脚。

登其艇，即躬身笑迎。褰帏入舱，旁列椅杌，中设大炕，一门通艄后。妇呼“有客”，即闻履声杂沓而出，有挽髻者，有盘辫者，傅粉如粉墙，搽脂如榴火，或红袄绿裤，或绿袄红裤，有著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，或蹲于炕，

或倚于门，双瞳闪闪，一言不发。

余顾秀峰曰：“此何为者也？”秀峰曰：“目成之后，招之始相就耳。”余试招之，果即欢容至前，袖出槟榔为敬。入口大嚼，涩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纸擦唇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

又至军工厂，妆束亦相等，惟长幼皆能琵琶而已。与之言，对曰“咪”，“咪”者“何”也。余曰：“少不入广者，以其销魂耳，若此野妆蛮语，谁为动心哉？”一友曰：“潮帮妆束如仙，可往一游。”

至其帮，排舟亦如沙面。有著名鸨儿素娘者，妆束如花鼓妇。其粉头衣皆长领¹，颈套项锁，前发齐眉，后发垂肩，中挽一髻似丫髻；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袜，亦著蝴蝶履，长拖裤管，语音可辨。而余终嫌为异服，兴趣索然。

秀峰曰：“靖海门对渡有扬帮，皆吴妆，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”一友曰：“所谓扬帮者，仅一鸨儿呼曰邵寡妇，携一媳曰大姑，系来自扬州，余皆湖广江西人也。”因至扬帮。对面两排仅十余艇，其中人物皆云鬟雾鬓，脂粉薄施，阔袖长裙，语音了了。所谓邵寡妇者，殷勤相接。遂有一友另唤酒船，大者曰“恒舡”，小者曰“沙姑艇”，作东道相邀，请余择妓。

余择一雏年者，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，而足极尖细，

¹ 粉头：妓女。

名喜儿。秀峰唤一妓名翠姑。余皆各有旧交。放艇中流，开怀畅饮。至更许，余恐不能自持，坚欲回寓，而城已下钥久矣。¹盖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闭，余不知也。及终席，有卧吃鸦片烟者，有拥妓而调笑者。僮头各送衾枕至²，行将连床开铺。

余暗询喜儿：“汝本艇可卧否？”对曰：“有寮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”（寮者，船顶之楼。）余曰：“姑往探之。”招小艇渡至邵船，但见合帮灯火相对如长廊，寮适无客。鸨儿笑迎，曰：“我知今日贵客来，故留寮以相待也。”余笑曰：“姥真荷叶下仙人哉！”

遂有僮头移烛相引，由舱后梯而登，宛如斗室，旁一长榻，几案俱备。揭帘再进，即在头舱之顶，床亦旁设，中间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满一室，盖对船之灯光也。衾帐镜奁，颇极华美。喜儿曰：“从台可以望月。”即在梯门之上叠开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后梢之顶也。三面皆设短栏，一轮明月，水阔天空。纵横如乱叶浮水者，酒船也；闪烁如繁星列天者，酒船之灯也；更有小艇梳织往来，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，令人情为之移。

余曰：“‘少不入广’，当在斯矣！”惜余妇芸娘不能偕游至此，回顾喜儿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台，息烛而卧。天将晓，秀峰等已哄然至，余披衣起迎，皆责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

1 下钥：指城门关闭。

2 僮（bēng）头：仆人。

“无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帐耳！”遂同归寓。

越数日，偕秀峰游海珠寺。寺在水中，围墙若城，四周离水五尺许有洞，设大炮以防海寇，潮长潮落，随水浮沉，不觉炮门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测者。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，结构与洋画同。对渡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广州卖花处也。余自以为无花不识，至此仅识十之六七，询其名有《群芳谱》所未载者，或土音之不同欤？

海幢寺规模极大。山门内植榕树，大可十余抱，阴浓如盖，秋冬不凋，柱槛窗栏皆以铁梨木为之。有菩提树，其叶似柿，浸水去皮，肉筋细如蝉翼纱，可裱小册写经。

归途访喜儿于花艇，适翠、喜二妓俱无客。茶罢欲行，挽留再三。余所属意在寮，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，因谓邵鸩儿曰：“若可同往寓中，则不妨一叙。”邵曰：“可。”秀峰先归，嘱从者整理酒肴。余携翠、喜至寓。

正谈笑间，适郡署王懋老不期来¹，挽之同饮。酒将沾唇，忽闻楼下人声嘈杂，似有上楼之势，盖房东一侄素无赖，知余招妓，故引人图诈耳。秀峰怨曰：“此皆三白一时高兴，不合我亦从之。”余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应速思退兵之计，非斗口时也。”懋老曰：“我当先下说之。”

余即唤仆速雇两轿，先脱两妓，再图出城之策。闻懋老

1 不期：未约定，偶然。

说之不退，亦不上楼。两轿已备，余仆手足颇捷，令其向前开路，秀峰挽翠姑继之，余挽喜儿于后，一哄而下。秀峰、翠姑得仆力已出门去，喜儿为横手所拿，余急起腿，中其臂，手一松而喜儿脱去，余亦乘势脱身出。余仆犹守于门，以防追抢。急问之曰：“见喜儿否？”仆曰：“翠姑已乘轿去，喜娘但见其出，未见其乘轿也。”余急燃炬，见空轿犹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门，见秀峰侍翠轿而立，又问之，对曰：“或应投东，而反奔西矣。”急反身，过寓十余家，闻暗处有唤余者，烛之，喜儿也，遂纳之轿，肩而行。

秀峰亦奔至，曰：“幽兰门有水窦可出¹，已托人贿之启钥，翠姑去矣，喜儿速往！”余曰：“君速回寓退兵，翠、喜交我！”至水窦边，果已启钥，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挽翠，折腰鹤步²，踉跄出窦。天适微雨，路滑如油，至河干沙面³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识翠姑者，招呼登舟。始见喜儿首如飞蓬，钗环俱无有。余曰：“被抢去耶？”喜儿笑曰：“闻此皆赤金，阿母物也，妾于下楼时已除去，藏于囊中。若被抢去，累君赔偿耶。”余闻言，心甚德之，令其重整钗环，勿告阿母，托言寓所人杂，故仍归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并曰：“酒菜已饱，备粥可也。”

1 窦：洞。

2 折腰：弓着腰。鹤步：踮着脚走路。

3 河干：河岸。

时寮上酒客已去，邵鸩儿命翠亦陪余登寮。见两对绣鞋泥污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饥。剪烛絮谈，始悉翠籍湖南，喜亦豫产，本姓欧阳，父亡母醮，为恶叔所卖。翠姑告以迎新送旧之苦，心不欢必强笑，酒不胜必强饮，身不快必强陪，喉不爽必强歌。更有乖张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即掷酒翻案，大声辱骂，假母不察，反言接待不周。又有恶客彻夜蹂躏，不堪其扰。喜儿年轻初到，母犹惜之。不觉泪随言落，喜儿亦嘿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怀，抚慰之。嘱翠姑卧于外榻，盖因秀峰交也。

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来招，喜或自放小艇，亲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必邀秀峰，不邀他客，不另放艇。一夕之欢，番银四圆而已。秀峰今翠明红，俗谓之跳槽，甚至一招两妓。余则惟喜儿一人，偶独往，或小酌于平台，或清谈于寮内，不令唱歌，不强多饮，温存体恤，一艇怡然，邻妓皆羡之。有空闲无客者，知余在寮，必来相访。合帮之妓，无一不识，每上其艇，呼余声不绝，余亦左顾右盼，应接不暇，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致者。

余四月在彼处，共费百余金，得尝荔枝鲜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后鸩儿欲索五百金强余纳喜，余患其扰，遂图归计。秀峰迷恋于此，因劝其购一妾，仍由原路返吴。明年，秀峰再往，吾父不准偕游，遂就青浦杨明府之聘。及秀峰归，述及喜儿

因余不往，几寻短见。噫！“半年一觉扬帮梦，赢得花船薄倖名”矣。

余自粤东归来，馆青浦两载，无快游可述。未几，芸、憨相遇，物议沸腾，芸以激愤致病。余与程墨安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侧，聊佐汤药之需¹。

中秋后二日，有吴云客偕毛忆香、王星烂邀余游西山小静室，余适腕底无闲²，嘱其先往。吴曰：“子能出城，明午当在山前水踏桥之来鹤庵相候。”余诺之。

越日，留程守铺，余独步出阊门。至山前，过水踏桥，循田塍而西，见一庵南向，门带清流。剥啄问之³，应曰：“客何来？”余告之。笑曰：“此‘得云’也，客不见匾额乎？‘来鹤’已过矣！”余曰：“自桥至此，未见有庵。”其人回指曰：“客不见土墙中森森多竹者，即是也。”

余乃返至墙下，小门深闭，门隙窥之，短篱曲径，绿竹猗猗，寂不闻人语声。叩之，亦无应者。一人过，曰：“墙穴有石，敲门具也。”余试连击，果有小沙弥出应。余即循径入，过小石桥，向西一折，始见山门悬黑漆额，粉书“来鹤”二字，后有长跋，不暇细观。入门经韦陀殿，上下光洁，纤尘不染，知为小静室。忽见左廊又一小沙弥奉壶出，余大声

1 佐：助，补充。

2 腕底无闲：指写字画画很忙。

3 剥啄：本为响声词，为敲门之声。这里作动词用，指敲门。

呼问，即闻室内星烂笑曰：“何如？我谓三白决不失信也！”旋见云客出迎，曰：“候君早膳，何来之迟？”一僧继其后，向余稽首，问知为竹逸和尚。入其室，仅小屋三椽，额曰“桂轩”，庭中双桂盛开。星烂、忆香群起嚷曰：“来迟罚三杯！”席上荤素精洁，酒则黄白俱备。余问曰：“公等游几处矣？”云客曰：“昨来已晚，今晨仅到得云河亭耳。”欢饮良久。

饭毕，仍自得云河亭共游八九处，至华山而止，各有佳处，不能尽述。华山之顶有莲花峰，以时欲暮，期以后游。桂花之盛，至此为最，就花下饮清茗一瓯，即乘山舆径回来鹤。

桂轩之东，另有临洁小阁，已杯盘罗列。竹逸寡言静坐，而好客善饮。始则折桂催花，继则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罢。

余曰：“今夜月色甚佳，即此酣卧，未免有负清光，何处得高旷地，一玩月色，庶不虚此良夜也？”竹逸曰：“放鹤亭可登也。”云客曰：“星烂抱得琴来，未闻绝调，到彼一弹何如？”乃偕往。但见木犀香里，一路霜林¹，月下长空，万籁俱寂。星烂弹《梅花三弄》，飘飘欲仙。忆香亦兴发，袖出铁笛，呜呜而吹之。云客曰：“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谁能如吾辈之乐哉？”盖吾苏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桥下，有看串月胜会，游船排挤，彻夜笙歌，名虽看月，实则挟妓哄饮而已。未几，月落霜寒，兴阑归卧。

1 霜林：比喻树林在月光下泛白，如同着了霜一样。

明晨，云客谓众曰：“此地有无隐庵，极幽僻，君等有到过者否？”咸对曰：“无论未到，并未尝闻也。”竹逸曰：“无隐四面皆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已圯废。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后，未尝往焉，今犹依稀识之。如欲往游，请为前导。”忆香曰：“枵腹去耶？”竹逸笑曰：“已备素面矣，再令道人携酒盒相从也。”面毕，步行而往。过高义园，云客欲往白云精舍，入门就坐。一僧徐步出，向云客拱手曰：“违教两月¹，城中有何新闻？抚军在辕否²？”忆香忽起曰：“秃！”拂袖径出。余与星烂忍笑随之。云客、竹逸酬答数语，亦辞出。

高义园即范文正公墓，白云精舍在其旁。一轩面壁，上悬藤萝，下凿一潭，广丈许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鳞游泳其中，名曰“钵盂泉”。竹炉茶灶，位置极幽。轩后于万绿丛中，可瞰范园之概。惜衲子俗，不堪久坐耳。是时由上沙村过鸡笼山，即余与鸿干登高处也。风物依然，鸿干已死，不胜今昔之感。

正惆怅间，忽流泉阻路不得进，有三五村童掘菌子于乱草中，探头而笑，似讶多人之至此者。询以无隐路，对曰：“前途水大不可行，请返数武，南有小径，度岭可达。”

从其言，度岭南行里许，渐觉竹树丛杂，四山环绕，径

1 违教：不能得到指教。这是久别未曾见面的客气话。

2 辕：衙署。

满绿茵，已无人迹。竹逸徘徊四顾曰：“似在斯，而径不可辨，奈何？”余乃蹲身细瞩，于千竿竹中隐隐见乱石墙舍，径拨丛竹间，横穿入觅之，始得一门，曰“无隐禅院，某年月日南园老人彭某重修”，众喜曰：“非君则武陵源矣¹！”

山门紧闭，敲良久，无应者。忽旁开一门，呀然有声，一鹑衣少年出²，面有菜色，足无完履，问曰：“客何为者？”竹逸稽首曰：“慕此幽静，特来瞻仰。”少年曰：“如此穷山，僧散无人接待，请觅他游。”言已，闭门欲进。云客急止之，许以启门放游，必当酬谢。少年笑曰：“茶叶俱无，恐慢客耳，岂望酬耶？”

山门一启，即见佛面，金光与绿阴相映，庭阶石础，苔积如绣，殿后台级如墙，石栏绕之。循台而西，有石形如馒头，高二丈许，细竹环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蹶级而登，客堂三卷楹紧对大石。石下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派，荇藻交横。堂东即正殿，殿左西向为僧房厨灶，殿后临峭壁，树杂阴浓，仰不见天。星烂力疲，就池边小憩，余从之。将启盒小酌，忽闻忆香音在树杪，呼曰：“三白速来，此间有妙境！”仰而视之，不见其人，因与星烂循声觅之。由东厢出一小门，折北，有石蹬如梯，约数十级，于竹坞中瞥见一楼。又梯而

1 武陵源：用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的典故。相传晋代有一武林渔人曾偶至桃花源，为世外仙境。归后以其事告之太守，太守遣人随其往探，因迷路，未得再至。武陵源即桃花源。

2 鹑衣：衣裳破旧，打满了补丁。

上，八窗洞然，额曰“飞云阁”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遥见一水浸天，风帆隐隐，即太湖也。倚窗俯视，风动竹梢，如翻麦浪。忆香曰：“何如？”余曰：“此妙境也。”忽又闻云客于楼西呼曰：“忆香速来，此地更有妙境！”因又下楼，折而西十余级，忽豁然开朗，平坦如台。度其地，已在殿后峭壁之上，残砖缺础尚存，盖亦昔日之殿基也。周望环山，较阁更畅。忆香对太湖长啸一声，则群山齐应。乃席地开樽，忽愁枵腹，少年欲烹焦饭代茶，随令改茶为粥，邀与同啖。

询其何以冷落至此，曰：“四无居邻，夜多暴客，积粮时来强窃，即植蔬果，亦半为樵子所有。此为崇宁寺下院，长厨中月送饭干一石、盐菜一坛而已。某为彭姓裔，暂居看守，行将归去，不久当无人迹矣。”云客谢以番银一圆。

返至来鹤，买舟而归。余绘《无隐图》一幅，以赠竹逸，志快游也。

是年冬，余为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庭失欢，寄居锡山华氏。明年春，将之维扬，而短于资，有故人韩春泉在上洋幕府，因往访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署，投札约晤于郡庙园亭中。及出见，知余愁苦，慨助十金。园为洋商捐施而成，极为阔大，惜点缀各景，杂乱无章，后叠山石，亦无起伏照应。

归途忽思虞山之胜，适有便舟附之。时当春仲，桃李争妍，逆旅行踪，苦无伴侣，乃怀青铜三百，信步至虞山书院。墙

外仰瞩，见丛树交花，娇红稚绿，傍水依山，极饶幽趣，惜不得其门而入。问途以往，遇设篷瀹茗者，就之，烹碧罗春，饮之极佳。

询虞山何处最胜？一游者曰：“从此出西关，近剑门，亦虞山最佳处也，君欲往，请为前导。”余欣然从之。

出西门，循山脚，高低约数里，渐见山峰屹立，石作横纹，至则一山中分，两壁凹凸，高数十仞，近而仰视，势将倾堕。其人曰：“相传上有洞府，多仙景，惜无径可登。”余兴发，挽袖卷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造其巅。所谓洞府者，深仅丈许，上有石罅，洞然见天。俯首下视，腿软欲堕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

其人叹曰：“壮哉！游兴之豪，未见有如君者。”余口渴思饮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饮三杯。阳乌将落，未得遍游，拾赭石十余块，怀之归寓，负笈搭夜航至苏，仍返锡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游也。

嘉庆甲子春，痛遭先君之变，行将弃家远遁，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八月，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¹。沙隶崇明，出刘河口，航海百余里。新涨初辟²，尚无街市。茫茫芦荻，绝少人烟，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，四面掘沟河，筑堤栽柳绕于外。

1 花息：利息。

2 新涨：指泥沙沉积成沙洲不久。

丁字实初，家于崇，为一沙之首户。司会计者姓王，俱豪爽好客，不拘礼节，与余乍见即同故交。宰猪为饷，倾瓮为饮。令则拇战，不知诗文；歌则号呶，不讲音律。酒酣，挥手舞拳相扑为戏。蓄牯牛百余头，皆露宿堤上。养鹅为号，以防海盗。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，所获多飞禽。余亦从之驰逐，倦则卧。引至园田成熟处，每一字号圈筑高堤，以防潮汛。堤中通有水窦，用闸启闭，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，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。佃人皆散处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称业户曰“产主”，唯唯听命，朴诚可爱。而激之非义，则野横过于狼虎；幸一言公平，率然拜服。风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卧床外瞩，即睹洪涛，枕畔潮声，如鸣金鼓¹。

一夜，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²，浮于海中，又见红光烛天，势同失火，实初曰：“此处起现神灯神火，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。”揖山兴致素豪，至此益放。余更肆无忌惮，牛背狂歌，沙头醉舞，随其兴之所至，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。事竣，十月始归。

吾苏虎丘之胜，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，次则剑池而已，余皆半借人工，且为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即新起之白公祠、塔影桥，不过留雅名耳。其冶坊滨余戏改为“野芳滨”，更不过脂乡粉队，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狮子

1 金：指铙钹一类的打击乐器。

2 栲栳：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的盛放东西的容器。

林，虽曰云林手笔，且石质玲珑，中多古木，然以大势观之，竟同乱堆煤渣，积以苔藓，穿以蚁穴，全无山林气势。以余管窥所及，不知其妙。

灵岩山，为吴王馆娃宫故址，上有西施洞、响屐廊、采香径诸胜，而其势散漫，旷无收束，不及天平、支硎之别饶幽趣。

邓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东对锦峰，丹崖翠阁，望如图画。居人种梅为业，花开数十里，一望如积雪，故名“香雪海”。山之左有古柏四树，名之曰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。清者，一株挺直，茂如翠盖；奇者，卧地三曲，形“之”字；古者，秃顶扁阔，半朽如掌；怪者，体似旋螺，枝干皆然。相传汉以前物也。

乙丑孟春，揖山尊人莼芎先生偕其弟介石，率子侄四人，往祔山家祠春祭，兼扫祖墓，招余同往。顺道先至灵岩山，出虎山桥，由费家河进香雪海观梅，祔山祠宇即藏于香雪海中。时花正盛，咳吐俱香，余曾为介石画《幙山风木图》十二册。

是年九月，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之任，溯长江而上，舟抵皖城。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，墓侧有堂三楹，名曰“大观亭”，面临南湖，背倚潜山。亭在山脊，眺远颇畅。旁有深廊，北窗洞开。时值霜时初红，烂如桃李。同游者为蒋寿朋、蔡子琴。

南城外又有王氏园，其地长于东西，短于南北，盖北紧

背城，南则临湖故也。既限于地，颇难位置，而观其结构，作重台叠馆之法。重台者，屋上作月台为庭院，叠石栽花于上，使游人不知脚下有屋。盖上叠石者则下实，上庭院者则下虚，故花木仍得地气而生也。叠馆者，楼上作轩，轩上再作平台。上下盘折，重叠四层，且有小池，水不漏泄，竟莫测其何虚何实。其立脚全用砖石为之，承重处仿照西洋立柱法。幸面对南湖，目无所阻，骋怀游览，胜于平园，真人工之奇绝者也。

武昌黄鹤楼在黄鹄矶上，后拖黄鹄山，俗呼为蛇山。楼有三层，画栋飞檐，倚城屹峙，面临汉江，与汉阳晴川阁相对。余与琢堂冒雪登焉，仰视长空，琼花飞舞，遥指银山玉树，恍如身在瑶台。江中往来小艇，纵横掀播，如浪卷残叶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间题咏甚多，不能记忆，但记楹对有云：“何时黄鹤重来，且共倒金樽，浇洲渚千年芳草；但见白云飞去，更谁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花。”

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，屹立江滨，截然如壁，石皆绛色，故名焉。《水经》谓之赤鼻山，东坡游此作二赋，指为吴、魏交兵处，则非也。壁下已成陆地，上有二赋亭。

是年仲冬抵荆州，琢堂得升潼关观察之信，留余住荆州，余以未得见蜀中山水为怅。时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属及蔡子琴、席芝堂俱留于荆州，居刘氏废园。余记其厅额曰“紫藤红树山房”。庭阶围以石栏，凿方池一亩，池中建一亭，

有石桥通焉。亭后筑土垒石，杂树丛生，余多旷地，楼阁俱倾颓矣。

客中无事，或吟或啸，或出游，或聚谈。岁暮虽资斧不继，而上下雍雍，典衣沽酒，且置铎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，窘则四两烧刀¹，亦必大施觴政。

遇同乡蔡姓者，蔡子琴与叙宗系，乃其族子也，倩其导游名胜。至府学前之曲江楼，昔张九龄为长史时²，赋诗其上。朱子³亦有诗曰：“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楼。”城上又有雄楚楼，五代时高氏所建。规模雄峻，极目可数百里。绕城傍水，尽植垂杨，小舟荡桨往来，颇有画意。荆州府署即关壮缪帅府⁴，仪门内有青石断马槽，相传即赤兔马食槽也。访罗含宅于城西小湖上⁵，不遇，又访宋玉故宅于城北⁶。昔庾信遇侯景之乱⁷，遁归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继改为酒家，今则不可复识矣。

是年大除，雪后极寒，献岁发春，无贺年之扰，日惟燃纸炮、放纸鸢、扎纸灯以为乐。既而风传花信，雨濯春尘，琢堂诸姬携其少女幼子顺川流而下，敦夫乃重整行装，合帮而走。

1 烧刀：又叫烧刀子，白干酒。

2 张九龄：唐代著名诗人。曾任荆州长史。

3 朱子：指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。

4 关壮缪：关羽，字云长。三国时人。卒后谥壮缪侯。

5 罗含：晋耒阳人。为桓温所重。致仕后在荆州城西建屋而居，阶前遍植兰菊。

6 宋玉：战国时楚国著名诗人。著有《九辩》等诗作。

7 庾信：字子山。南阳新野人。南北朝著名文学家。梁朝时任健康令，奉命出使西魏，被留长安。北周代魏，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。后卒于北方。侯景之乱中，曾奉命抵御，兵败后自建康奔至江陵，居于荆州。

由樊城登陆，直赴潼关。

由山南阆乡县西出函谷关，有“紫气东来”四字，即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。两山夹道，仅容二马并行，约十里即潼关。左背峭壁，右临黄河，关在山河之间，扼喉而起，重楼垒垛，极其雄峻。而车马寂然，人烟亦稀。昌黎诗曰“日照潼关四扇开”，殆亦言其冷落耶？

城中观察之下，仅一别驾¹。道署紧靠北城，后有园圃，横长约三亩。东西凿两池，水从西南墙外而入，东流至两池间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至大厨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东，入东池；一向北折西，由石螭口中喷入西池²，绕至西北，设闸泄泻，由城脚转北，穿窦而出，直下黄河，日夜环流，殊清人耳。竹树阴浓，仰不见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绕左右。东有面南书室三间，庭有葡萄架，下设方石，可弈可饮，以外皆菊畦。西有面东轩屋三间，坐其中可听流水声。轩南有小门可通内室。轩北窗下另凿小池，池之北有小庙，祀花神。园正中筑三层楼一座，紧靠北城，高与城齐，俯视城外即黄河也。河之北，山如屏列，已属山西界。真洋洋大观也！

余居园南，屋如舟式。庭有土山，上有小亭，登之可览园中之概，绿阴四合，夏无暑气。琢堂为余额其斋曰“不系之舟”。此余幕游以来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间，艺菊数十

1 观察、别驾：皆官职名。

2 石螭：石头雕的没有角的龙。螭，无角之龙

种¹，惜未及含葩，而琢堂调山左廉访矣。眷属移寓潼川书院，余亦随往院中居焉。

琢堂先赴任，余与子琴、芝堂等，无事辄出游。乘骑至华阴庙，过华封里，即尧时三祝处。庙内多秦槐汉柏，大皆三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碑甚多，内有陈希夷书“福”、“寿”字²。华山之脚有玉泉院，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蜕处。有石洞如斗室，塑先生卧像于石床。其地水净沙明，草多绛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绕之。洞外一方亭，额曰“无忧亭”。旁有古树三株，纹如裂炭，叶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。土人即呼曰“无忧树”。太华之高不知几千仞，惜未能裹粮往登焉。归途见林柿正黄，就马上摘食之，土人呼止弗听，嚼之涩甚，急吐去。下骑觅泉漱口，始能言，土人大笑。盖柿须摘下煮一沸，始去其涩，余不知也。

十月初，琢堂自山东专人来接眷属。遂出潼关，由河南入鲁。

山东济南府城内，西有大明湖，其中有历下亭、水香亭诸胜。夏月柳阴浓处，菡萏香来³，载酒泛舟，极有幽趣。余冬日往视，但见衰柳寒烟，一水茫茫而已。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泉之冠，泉分三眼，从地底怒涌突起，势如胜沸。凡

1 艺：种植。

2 陈希夷：即陈抟。北宋人，相传于华山成仙

3 菡萏：荷花。

泉皆从上而下，此独从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楼，供吕祖像，游者多于此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余就馆莱阳。至丁卯秋，琢堂降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谓登州海市¹，竟无从一见。

1 海市：即海市蜃楼。

册封琉球国记略（《海国记》）

嘉庆十三年，有旨册封琉球国王，正使为齐太史鲲¹，副使为费侍御锡章²，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，为太史司笔砚，亦同行。³

二月十八日，出京。至闰五月二日，始从福建省城启行登舟。舟长八丈余，阔二丈余，船身饰以黄色，上列旗帜甚多。次日，两册使奉节诏至，护送者为福州左营副将吴公安邦也⁴，带兵弁二百二十名，分拨两舟，各带炮位。册使与从客共一舟，名曰头船，上下舵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，各有腰牌为照。

每日乘潮行一二十里。至十一日，始出五虎门，向东，一望苍茫无际，海水作葱绿色，渐远渐蓝。十一日（按：应为“十二日”），过淡水。十三日辰刻，见钓鱼台，形如笔架。

1 齐鲲(1770—1815): 字澄潇。福建福州人。嘉庆六年进士。嘉庆十三年受命册封琉球,任正使。归国后曾任河南洛阳知府,调赴睢州河工。以丁外艰归。著有《东瀛百咏》。

2 费锡章: 字焕槎。浙江湖州人。乾隆四十九年举人。后累官至顺天府府尹,卒后赠兵部侍郎衔。著有《赐砚斋诗存》等。

3 按,沈复原文疑为“余为太史司笔砚,亦同行”。该卷文字为钱泳所转录,故改为第三者口气。其实钱泳本人并未随使琉球。

4 吴安邦: 台湾彰化人。嘉庆元年(1796)丙辰科武进士,官至闽安副将。

遥祭黑水沟，遂叩祷于天后，忽见白燕大如鸥，绕樯而飞，是日即转风。十四日早，隐隐见姑米山，入琉球界矣。十五日午刻，遥见远山一带，如虬形¹，古名流虬，以形似也。

相距约三四十里，舟中升炮三声，俄见小艇如蚁，约数百号，随风逐浪而来。先有一船，投帖送礼，有旗，旗上书“接封”二字。其头接官为紫巾大夫²。所引小艇，皆独木为之，长不盈丈，宽二尺许，两艇并一，如比目鱼，人施短棹，分两行，挽引大船纤索，如虾须然。有红帽者，执旗鸣锣，为领队押帮之秀才官也。未几，又有鸣锣而来者，为二接之法司官，投衔贴请安。三接官为国舅，率通事官登舟参谒³，册使命辞免。

至其口，曰那霸港，南山屏列，北筑石隄如长虹，以御潮汐。堤首有小山如伏虎，设炮台于上。封舟将到，即闻大炮三响，旋闻金鼓铜角之声，万人齐列。及进口，始见乐人排班，分左右行。前列红边黄旗两面，大书“金鼓”二字，后列号筒二人，喇叭二人，鼓四人，锣四人。但闻音韵悠扬中杂以角角咚咚而已。两岸聚观者，以数万计，男女莫辨。

封舟身重不能抵岸，乃横小船，架板作浮桥，以达封舟。

岸上有屋三楹，额曰“却金亭”，国王迎候于此，自称琉球

1 虬：有角的龙。

2 紫巾大夫：为琉球国的高级官员，从二品。因为戴紫绫帕头巾，金花银柱簪，所以称“紫巾大夫”。

3 通事官：即翻译官。

国世孙尚某，亦用红手版，王冠乌纱帽，两翅湾曲向上，衣元青龙袍¹，金带，皂靴，容貌清癯，年仅二十二岁，跪迎于亭中。正使持节，副使捧诏，又听升炮三声，乃登岸，奉节诏于龙亭²。天使二人³，皆乘八座⁴。至中途，有迎恩亭，国王设香案，率其众官，行三跪九叩首接诏礼。礼毕，王前导，至天使馆。正厅曰“敷命堂”，迎诏勅奉安正中，天使立左右，王率众官行请圣安礼，然后与天使行宾主礼，就坐三献茶，即辞去。天使送庭下，王揖让，亦乘八座回宫。

十六日，迎天后进天后宫。天使出馆，各庙拈香答拜国王。回馆，于大堂升座，护送武弁，率水师兵披甲摆队进参，示威远也。

天使馆制悉仿中华，前列旗竿二，旗上大书“册封”二字。旁设吹鼓亭，每日辰、午、酉三时奏乐三通，排对中门而立，金锣画角，一如迎舟之乐，奏毕，各散去。东西两辕门外，俱铺白沙，莹白如雪。仪门内即敷命堂，堂后有穿堂至第四进后堂。堂之东，有楼曰“长风阁”，为正使起居之地，其西则居副使，登楼皆可远眺。其两庑东西二十间，随从诸人居之。馆之周围墙垣甚厚，皆砺石，石多绉纹，有小孔，形如骷髅。墙顶植草，叶如莴苣，不土而生，秋冬长茂。

1 元：玄。黑色。清代为避康熙帝讳（康熙名玄烨），改“玄”为“元”。

2 龙亭：古时天子的诏书，安放在绘有龙形图案的轿子中，称“龙亭”。

3 天使：天朝的使者，此指清朝的正、副使。

4 八座：八位轿夫所抬的轿子，即俗所谓八抬大轿。

至七月朔日，将举行追封御祭礼仪。从官四人，一为捧诏官，一为捧节官，一为宣诏官，一为捧帛官。先一日，通事官呈仪制，备轿马，请从官至先王庙演礼¹。轿如鹤笼，编篾为之，外施黑漆，内糊白纸，顶有大环，一木为扛，离地仅五寸许。人由左入，盘膝而坐。亦设靠垫、痰盂、烟具于其中。马如小驹，剪鬃如驴，性甚劣，一马需一人挽之。鞍鞯踏蹬，与中国稍异，起步细碎，如小川马。

巳刻，出东辕门，过圣庙，东南行三里许，至安里桥，皆平坦。过桥数武，即所谓先王庙者，山形环抱，庙居其中，荫木森森，叶似柿而色深绿，曰波罗蜜树。东西有朱漆坊，中为三圈门，平其顶而无匾额。拾级而上，有堂三楹，设天使与国王坐位于中。再入后堂，即为先王殿。殿五楹，两庑十余间，殿中神主前设三御案，中为奉节案，左为奉诏案，右为奉帛案。殿西檐下，设开读台，东南向。

至次日辰刻，天使出馆，诣各庙拈香。返，三法司及众夷官备龙亭、彩亭、金鼓仪仗，集馆门外。候启门，奏乐、参谒毕，迎龙亭、彩亭入，正使捧节，副使捧诏，皆朝服，从官亦五品蟒服，趋向天使，恭接节、诏、币、帛，各安亭中，左右立。阶下乐作，引礼官唱排班，众夷官皆跪，行九叩礼。升炮，夷官前导，排全副仪仗，皆中国兵丁为之，著号衣骑马者，

1 演礼：排练典礼的仪式。

约百余对。其后则卤簿，彩亭先行，龙亭在后。从官佐使，皆张红盖乘马随于龙亭之后。两天使皆八座，道旁男女聚观者，循高就下，叠砌如鳞，而声息寂然，但闻马蹄蹀躞而已。

至安里桥，国王紫袍纱帽，率众官迎伏道左。暂驻龙亭，王与众官平身，两使降舆，趋前，分立龙亭左右，引礼官唱排班，国王及众官行三跪九叩接诏礼。礼毕，国王众官步行前导，至庙门，由东圈门进，立堂下。天使出，下轿，从官亦下马，扶龙亭，由中门入，至庭中，捧节官授节与正使，捧诏官授诏与副使，随行至先王殿，各奉节诏于所设之御座上，退立东墀¹，西向。宣诏官立开读台下，东向。两庑奏乐，引礼官引国王，由东阶诣香案前，北向。司香者跪，进香于国王，王亦跪，三上香讫，复引至墀下，王与众官各就拜位，行三跪九叩首拜诏礼。礼毕，乐止，退立东庑世子神位前，西向。又起乐，天使捧节诏正中立，捧诏官由东墀趋接诏书，即由中门高举，下阶，黄伞盖之，上开读台，宣诏官随至台中香案下。乐止，引礼唱跪，国王及众官皆北向跪，俯伏于世子神位下。引礼官唱开读，宣诏官就香案正中朗声宣诏。宣毕，仍捧诏下台，张黄盖，由中门入，授副使，仍安御座。引礼官引国王众官各就拜位，再行三跪九叩谢封礼。引礼官唱退班，国王入庙，请天使暂憩，更衣，献茶。

1 墀 (chí) : 台阶上的平地。

追封礼毕，国王易皂袍、角带，出至先王神位前，天使复分立御案如前仪，法司官请诏书、祭文供奉庙中，天使乃诣先王神位前，行一跪三叩礼，国王及众官俱俯伏位侧。礼毕，引礼官唱退班，国王捧先王神主，由东阶入殿，供奉毕，向天使行谢封礼，一跪三叩，天使答拜。

御祭礼毕，国王又易服，天使亦更衣，俱至前堂，行相见安坐礼。天使居中，南向。国王居西，东北向。不设乐，茶酒皆亲献，天使辞谢。紫巾大夫代献，天使酬献，国王亦起辞谢。各就宴，从官则宴于西庑。酒馔皆秀才官跪而献之，法司官旁席为陪宴。宴既毕，国王前导，仍至御案前，正使奉节授捧节官安置龙亭内。天使行至阶下，与王揖别，从官亦与法司官揖别。出庙门，国王众官已先行，至安里桥下，候龙亭至，俱跪送，天使降舆揖，回馆。

是晚，国王遣官叩谢。其明日，天使亦遣巡捕官入王府答谢。

至七月二十六日，始行册封大典。前一日，从官先往王府演礼，由先王祠内东度二小岭，行于山脊，路尚平坦，民居岭下，田园绣错¹，竹树阴森。行三四里，始见高牌坊一座，上大书“中山”二字。过此百步，又一牌坊，大书“守礼”二字。路之中心，筑方石台，上植铁树一丛，以为来龙²。随见万木

1 绣错：如锦绣般参差交错。

2 来龙：风水术语。堪舆家称连绵起伏的山脉形势为“龙”，来龙即龙头所在。

排空，墙垣密布，最高处宫殿巍峨，已至中山王府矣。

府门西向，上有敌楼。进门折南，渐高数级，有门北向。旁有一泉，凿龙首嵌石中，泉从龙吻喷射而出，此中山之瑞脉也，名曰瑞泉。上有门，即名瑞泉门，门上有滴漏台。再折向东进第三门，平坦广阔，并列三门，南向，势甚雄壮。进门即为王殿，有一甬道，甚宽广，铺紫色石大方砖。又进而为正殿，五间，台阶宽丈余，约高五尺许，以白石栏围之，分坡级为三道，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。殿中无宝座，而有一台，高仅尺许，曰临政台，围以朱漆栏，亦铺脚踏绵，与庶民居室相等。后设金围屏一座，其上即御书楼，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，尽悬于上。两旁便殿廊房，东西各三统间，为天使宴饮之所，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，悬挂两旁。启其后窗，可以观海，彩梁朱柱，古朴而华。台阶之中，另起御案三座。东首西向设开读台，高丈余。甬道之中，设国王拜位，以草席为之，四周镶红边而已。

至次日，天使随文武官及从者至府，一如追封前仪。王九叩礼毕，宴天使于西便殿，从官宾客则宴于东便殿，献茶、进酒亦如前仪。惟观者之多，更盛于前，盖忝有该国文武官眷属，设篷幕于路侧。又有扶老携幼者，合数万人，真大观也。

其明日，王又易冠服，如汉黄门官式样，坐龙辇，中设朱漆描金座，用四杠，前后十六人，其辇高与檐齐，仪仗则

用大方旗四对为前导，继则长杆刀六对、长杆枪六对。又有如月斧者、画戟者，如狼牙槊者，十余对，皆柄长丈余。又有三檐红伞一顶、金鼓乐人二起间其中。近辇，则有执长杆大鸡毛帚四对、大翎毛扇一对、月扇一对、大兜扇一把、提炉二对。扶辇者，皆紫金大夫与都通事官，步行随之。又有童子，装束如红衣人者，各执拂尘、团扇之属十余辈，扶辇而行。王至使馆，拜谢，亦如前仪。途中各设段落点缀，或编短篱而列盆花，或叠假山而栽松柏，像生鹿鹤，纸扎群葩，目不暇给。

旧例，国王逢五日遣官请安，十日王亲谒，天使辞谢再三，乃逢十遣国相参谒。其仪制，天使设公座于堂，国相三法司行礼，天使出位旁立，拱手。紫金大夫则正立，余皆端坐，听其叩首而退，从官之相见各长揖而已。

案《琉球国传》，自汉时天孙氏以来，皆姓尚氏，直至明洪武初，始奉中国正朔。其国本有南、北、中三王，本朝初年始并为一。其地皆山而无高峰，亦无城郭，其国境约宽数百里，中分三府，国王所居曰首里府，亦名守礼府，掌国大臣多居此。次曰久米府，永乐间迁中华人至彼，教以文学，有二十四姓，世居于此，掌理文牒，犹中国之翰林院也。三曰那霸府，皆商贾所居。国中仕宦者，皆世官世禄，虽从唐制以诗取士，应考其实皆缙绅子弟也。

其所铸用钱曰宽永，彼国之银一两可换钱一千六百文。刑罚无斩、绞、枷、号，有犯则送三法司究治。轻则杖之；若罪重，给一独木小艇，驱入大海，听其所往，诏之充军；再重，则刳其腹而投之海。

其民皆食蕃薯，一岁三熟，每担价不过百文。亦种粟、麦、米、豆，土人食不当饱，备作宴客之需而已。人多布衣，不尚蚕桑。

所属有三十六岛，或远或近，均隔重洋。羽毛之族颇同中国，惟鳞介大半皆海物，有大虾如升斗，大蟹如草笠。鱼则或蓝或红，莫可名状，其味甚鲚，亦莫别其美恶也。有烧酒，有甜酒，又有白酒如浆，系国中女子嚼米酿成，其味甜，微有酒气耳。

通国之人躯干无长大者，民安物阜，从不闻有盗贼之事。市中无店铺，亦无茶坊酒肆。其舍宇四面卸水者居多，不甚宽大，亦无有通三间者，周繚以板。室内皆铺地板，高地二尺许，地板上用席垫布镶而铺之，名曰踏脚绵。男女皆席地而坐，门窗上俱凿双槽，重叠推拽以为启闭，故柱多方，其木质若黄杨，磨极光细。庭前亦有假山，多嵌空玲珑，平地铺以白沙，花光树色映带清幽。或编竹为篱，屋藏于内，绿荫郁然。行人稀少，终日寂静，亦不闻有口角争斗之事，间闻有弦歌之声。

使馆之西有女集场，一切器皿、食物、布匹、旧衣、新履，

皆妇人首戴而来，坐地而卖，其妇通称曰“爰姨”。每男以肩挑，妇以首戴，无论米粮、油酒、包裹、箱笼，虽重百斤，皆顶首上，从无有倾覆陨坠之虞。

其俗有医师而无筮卜星相之人，有僧无道，亦无优尼。

有寺曰乐善，在使馆之后，竹篱矮屋，不施丹漆，曲廊环绕，绿阴蔽天，庭间凿以小池，金鱼游泳，钟磬无声，颇有幽趣。定海寺在那霸长虹堤之中，北临大海，一望无际。亦有圣庙，在馆东半里许，规模如中国，而殿堂矮小，派秀才轮守之。

其冠服之制，男子年十六岁乃剃顶发中心，留其四鬓，挽一髻，插梅花簪三寸许。王及国相、法司官用全金者，紫巾大夫金头银脚，余官皆用银簪，庶民则用铜簪。冠式长圆，平顶如僧尼帽，而前后有折薰文¹。有职者红绫巾，大夫黄绫巾，紫金官以上皆紫绫巾，国相国舅则用紫锦巾。庶民冠元青荷叶巾，地保用绿布巾。衣如道袍，长领，袖宽一尺四五寸，色亦尚红青，便服则各随其色，束大带，约宽四寸许。国相以至庶民皆著草履，名曰“撒霸”²，式如中国之草鞋，底中起梁立一枢连之，高半寸，著则以脚背套其梁，大脚指夹其枢，以故，左右袜头俱开一叉，不能易。袜甚短，及踝而止，以带束之，男女皆然。

女子不裹足，不剃面，不穿耳，发无把，用油蜡涂，挽

1 薰 (xiàn) : 黑色。

2 撒霸：此词源于日语のスリツパ，又犹如今日的夹脚拖鞋。

于顶心，形如牡丹，即所谓牡丹头也，其光似漆。簪长七寸，粗如小指，作八角楞。簪之头如调羹，向前倒插，金银亦随品而别，视其夫之品级。民妇则用角簪或玳瑁。衣如男子而长及地，不带不扣，以里衣襟纳入裤腰，右手拽外襟而行。未嫁者则束汗巾于外以别之。袖有宽至二尺余者。妇人年过三十，手背刺纹作黑点，年愈大纹愈多，至老年则全黑，此不可解也。

其与人交际，客至，则脱撒霸于门，入室坐地，主人出，各鞠躬点首以为礼。小童执茶壶如桃者，斟茶半杯，主人举以敬客，客受之，高举齐额而后饮，以此为敬，他物亦然。亦吃烟，每人前各置一具筒、一炉、一痰盂，一总谓之打巴古棚，盖烟谓打巴古，盘谓棚也。烟筒长仅尺许，烟甚辣。相对坐后，或清谈或敲棋，倦则倒身而卧。

每宴会，极省俭，肴不过四色，用黑漆盘分格盛之。酒仅一小杯，托以朱漆小盘，传递而饮，酒酣则坐卧歌呼以为乐。饭曰屋满，粥曰渥该，吃曰三小里，鱼曰游，肉曰獐，鸭曰鸭飞拉，蛋曰科甲，猫曰抹牙，油曰暗淡，米曰科，去曰一迺，今日曰初，明日曰阿爵，游玩曰阿嬉脾，拿来曰莫给科，好曰秋喇沙，不肯、不要、不好统曰没巴歇，不懂曰悉各朗；一曰抵几，二曰打几，三曰米几，四曰又几，五曰一几几，六曰荣几，七曰捺捺几，八曰牙几，九曰谷谷奴几，十曰拖几。

惟茶曰茶，衣架曰衣架，衣曰衾索，面曰索面，而面又曰木吉利果，此三物大约起自中国，故仍旧名。其花卉种类甚繁，不能殚述。其他名物称谓，类皆有音无字者也。

琉球国亦唱戏，天使至，则于便殿前，搭戏台一座，高与阶齐，方广三丈许。后场有大松树一株，枝飞檐外，有彩无灯。歌舞者非伶人，皆国中搢绅子弟为之，年皆十六七，无有老年者。

其开场无锣鼓，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，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，披深黄色大襟衣，有似鹤氅¹，束蓝带，手执藤杖，白须飘然，率男子八人，头梳高髻，身披白花红地衫，腰束皂色带，各执花枝绕场而舞，如堆花状。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，歌声从后场而出，不吹笙笛，用弦索和之。场上启，做关目说白而已。此为彼国天孙氏开辟琉球，歌舞太平故事，名曰三祝舞。

又闻竹板响，扮出四童女，髻插金凤花，额束紫绡帕，披大红衫，其长曳地，外罩板金镶元（玄）青纱背搭，各持折扇二柄，鱼贯而出，歌舞而退，此谓扇舞。

下开传奇一段，名曰《天缘奇遇儿女承庆》。先有一生脚，青衣皂帽扮一樵人，名曰铭荊子。继有一旦，甚美，头梳高髻，后发披肩，外披白绸五彩印花曳地长袄，内衬银红衫子，肩

1 鹤氅：用鹤羽制成的大衣。

上蟠大红风带一条，扮一天女，从松树上下台心，即将风带解下，挂于树上，似作沐浴之状。铭荊子窃带藏之，天女失带，惶惧不能飞升，与铭荊子问答良久，遂为夫妇。生一女名真鹤，年九岁，又一男名思龟，年五岁，皆七八岁小童扮之，唇红齿白，妆束逼肖。是时骗儿女眠于榻上，忽然寻出风带，徐徐登松树上，将升天矣。下顾儿女作悲泣状，儿女惊醒，追呼树下，天女已至松顶，忽有白云从上而下以迷去路，其云皆棉花结成。铭荊子亦追寻至树下，与儿女对松树大哭。忽出一大夫问铭荊子，回奏知国王，召其父子赐以爵禄，并收其女入宫抚养。此其开国时之故事，其场后之松树专为此而设也。此树甚高，已百年物矣。

又闻竹板再响，四小旦扮四女，装如天女而无风带，头顶五彩笠子，曼声弦歌而上。舞有顷¹，各除笠，上下盘旋而进，谓之笠舞。

又开传奇一段，曰《君尔忘身救难雪仇》。一净脚两额染脂，童颜鹤发，戴黄缎金镶风兜，身衣古铜色缎衫，外罩天青金云龙背心，腰插宝刀，手执兜扇，自称按司，名八重濑按司者，似乎彼国之诸侯也。路遇玉村按司，夫人貌美，杀玉村而夺其妻。妻不从，殉节死。其子逃匿平安大主家，八重濑欲搜缉除害。玉村有家人之子名龟寿者，别其母，投平安大主家，见

1 有顷：过了一会儿。

小主，愿身假做小主，出献以代死。小主不从，如《一捧雪》换监代戮之状。既而允从。平安大主有家将，名吉由，假缚龟寿为玉村之子，授献八重濑。令下监，受尽诸苦而欲杀之。吉由假降帐下，又有玉村大臣名波平者起义，与平安大主合兵一处，奉玉村子小按司为父报仇。斩关而进，杀八重濑于帐下，救出龟寿，仍立玉村之子为按司。此明季彼国分南、北、中三王时之故事也。小按司係十二三岁之俊童，其装束如水斗中之小青¹，不穿裙耳。凡逢杀战不在当场，皆入场后作擂鼓叱咤声而已。

又闻竹板响，见男子四人头束红帕，身著花袄，腰围阔带，腿缠青紬，手执羯鼓，其声咚咚。又有四童，装束亦如之，则手执短竹，击声角角，满场踟躅，且击且跳，谓之羯鼓舞。

又开传奇一段，曰《淫女为魔义士全身》。走出一小生，年约十五六，扮一久米府之汉人后裔，名曰陶松瑞。头戴细草笠子，式如中国凉帽胎，而大如小铁锅，衣月白紬衫，手执短拐，往首礼府探亲。天晚迷路，见山下有灯火，投宿村庄。随有一旦，扮村女出，留松瑞宿，自言母亡父出，一人独守，欲荐枕席。松瑞诫以男女不亲授受之义。其女不听，强逼之，松瑞脱身逃遁。女转羞成怒，欲追杀之，松瑞逃入万寿寺。有老僧名普德，藏松瑞于钟中，一钟极肖。女子追索无踪，

1 水斗：《白蛇传》中的一段剧情。

仰天大哭，发狂而去。松瑞已出，而女子复至，钻入钟中，忽变成魔相，头出两角，貌极狰狞，手执双斧，势将动武。普德遂合手念咒，魔即乘风化去，松瑞得全身而归。此彼国近时之故事也。

忽扮出大小狮子两个，跳跃盘旋而下，歌舞自此止，即中国唱戏之所谓团圆也。

琉球国亦有妓女，谓之红衣人，其所居曰红衣馆。向例，每天使至国册封，准诸妓入馆伺候。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，传谕不准入馆，遂为定例。自国相以下均有所欢，每月缠头脂粉之费¹，不过四五六金而已。

若天使至，则不许国人阑入红衣馆，恐生事端也。中华人每到红衣馆，有赏识者，即声价十倍，定情合意后，必赠一银簪，带之以以为荣。盖民间俱用角者，惟妓女得中华人赏给始准带耳。其款式如荷花瓣而脚长，每枝重五两。其装束百般，总无一定。有着白地青花衫，微映大红抹胸者²；有着五彩印花衫，束紫绉纱汗巾者；有绿地五彩白花衫，束大红文丝带者，皆薄施脂粉，丰致嫣然，令人消魂。亦能歌舞，或弹三弦，或鼓古瑟，或坐而歌，或起而舞。

凡红衣人尽无子。自八九岁卖身入馆，教以歌，与人交接后，积财赎身，即买一美婢，自开门户。年长则各有旧交，

1 缠头：指送给妓女的财物。

2 抹胸：古代女子的一种内衣，有前片无后片，上可覆乳，下可遮腹。后也指肚兜。

故无从良之例¹。其房皆南向，空前一架为轩廊，后三架为卧室，三面皆板，上施顶格，下铺脚踏绵，洁净而软，如登大床。亦有箱笼、衣架、书画，呈设古铜、瓷瓶、壶、杯、碗、茶具、酒器之属。檐下亦凿小池，蓄金鳞数尾，植芭蕉铁树于墙下。有一种名佛桑花，叶若桑而花如蜀葵，千瓣，五色俱备，有大红色者。

男用团扇，女则半月。夜卧，则以大席铺室中，上施大帐，而复以衾枕之属。亦点烛，式如风灯而高，外糊白纸，中燃油火，上有横木，可以提携，亦随地可置，随处可粘。烛皆纯蜡，可以通宵。其余起居饮食与中国无异。

1 从良：指娼妓脱离原来的生活，嫁为人妇

附录一：

《记事珠·浮生六记》

吴门沈梅逸名复，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，诗酒倡和。迨芸娘没后，落魄无寥，备尝甘苦，就平生所历之事，作《浮生六记》，曰《静好记》、《闲情记》、《坎坷记》、《浪游记》、《海国记》、《养生记》也。梅逸尝随齐、费两册使入琉球，足迹几遍天下。余与梅逸从未一面。亦奇士也。

附录二：

序、跋、题记

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

阳湖管贻萼树荃

刘樊仙侣世原稀，瞥眼凤花又各飞；赢得红闺传好句，“秋
深入瘦菊花肥”。君配工诗，此其集中遗句也。

烟霞花月费平章，转觉闲来事事忙；不以红尘易清福，
未妨泉石竟膏肓。

坎坷中年百不宜，无多骨肉更离披；伤心替下穷途泪，
想见空江夜雪时。

秦楚江山逐望开，探奇还上粤王台；游踪第一应相忆，
舟泊胥江月夜怀。

瀛海曾乘汉使槎，中山风土纪皇华；春云偶住留痕室，
夜半涛声听煮茶。

白雪黄芽说有无，指归性命未全虚；养生从此留真诀，
休向卿嬛问素书。

浮生六记序

是编合冒巢民《影梅盦忆语》、方密之《物理小识》、李笠翁《一家言》、徐霞客《游记》诸书，参错贯通，如五侯鲭，如群芳谱，而绪不芜杂，指极幽馨。绮怀可以不删，感遇乌能自己，洵《离骚》之外篇，《云仙》之续记也。向来小说家标新领异，移步换形。后之作者几于无可著笔，得此又树一帜，惜乎卷帙不全，读者犹有遗憾；然其凄艳秀灵，怡神荡魄，感人固已深矣。

仆本恨人，字为秋士。对安仁之长簟，尘掩茵褥；依公瑕之故居，种寻药草（余居定光寺西，为前明周公瑕药草山房故址）。海天琐尾，尝酸味于芦中；山水遨头，骋豪情于花外。我之所历，间亦如君，君之所言，大都先我。惟是养生意懒，学道心违，亦自觉阙如者，又谁为补之欤？浮生若梦，印作珠摩（余藏旧犀角圆印一，镌“浮生若梦”二语）；记事之初，生同癸未（三白先生生于乾隆癸未，余生于道光癸未）。上下六十年，有乡先辈为我身作印证，抑又奇已。聊赋十章，岂惟三叹：

艳福清才两意谐，宾香阁上斗诗牌。深宵同啜桃花粥，
刚识双鲜酱味佳。

琴边笑倚鬓双青，跌宕风流总性灵。商略山家栽种法，
移春槛是活花屏。

分付名花次第开，胆瓶拳石伴金罍。笑他琐碎《板桥记》，
但约张魁清早来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守此情天与终古，
人间鸳牒只须焚。

衅起家庭剧可怜，幕巢飞燕影凄然。呼灯黑夜开门去，
玉树枝头泣杜鹃。

梨花憔悴月无聊，梦逐三春尽此宵。三白于三月十日悼亡。
重过玉钩斜畔路，不堪消瘦沈郎腰。

雪暗荒江夜渡危，天涯莽莽欲何之？写来满幅征人苦，
犹未生逢兵乱时。

铁花岩畔春多丽，铜井山边雪亦香。从此拓开诗境界，
湖山大好似吾乡。

眼底烟霞付笔端，忽耽冷趣忽浓欢。画船灯火层寮月，
都作登州海市观。

便做神仙亦等闲，金丹苦炼几生慳。海山闻说风能引，
也在虚无缥缈间。

同治甲戌初冬，香禅精舍近僧题。

浮生六记序

《浮生六记》一书，余于郡城冷摊得之，六记已缺其二，犹作者手稿也。就其所记推之，知为沈姓号三白，而名则已逸，遍访城中无知者。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、潘麀生茂才、顾云樵山人、陶芑孙明经诸人，皆阅而心醉焉。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《浮生六记》六绝句，始知所亡《中山纪历》盖曾到琉球也。书之佳处已详于麀生所题。近僧即麀生自号，并以“浮生若梦为欢几何”之小印，钐于简端。

光绪三年七月七日，独悟庵居士杨引传识。

浮生六记跋

予妇兄杨甦补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《浮生六记》残本，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，于伉俪敦笃。卜宅沧浪亭畔，颇擅水石林树之胜，每当茶熟香温，花开月上，夫妇开尊对饮，觅句联吟，其乐神仙中人不啻也。曾几何时，一切皆幻。此记之所由作也。予少时尝跋其后云：“从来理有不能知，事有不必然，情有不容已。夫妇准以一生，而或至或不至者，何哉？盖得美妇非数生修不能，而妇之有才有色者，辄为造物所忌，非寡即夭。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，苟合矣，即寡夭焉，何憾！正惟其寡夭焉，而情益深；不然，即百年相守，亦奚裨乎？呜呼！人生有不遇之感，兰杜有零落之悲。历来才色之妇，湮没终身，抑郁无聊，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，而得如所遇以夭者，抑亦难之。乃后之人凭吊，或嗟其命之不辰，或悼其寿之弗永，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。美妇得才人，虽死贤于不死。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，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矣。造物所以忌之，正造物所以成之哉？”顾跋后未越一载，遽赋悼亡，若此语为之讖也。是书余惜未抄副本，

旅粵以来时忆及之。今闻甦补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板排印，特邮寄此跋，附于卷末，志所始也。

丁丑秋九月中旬，淞北玉鮓生王韜病中识。

附录三：

伪作二卷

中山记历

嘉庆四年，岁在己未，琉球国中山王尚穆薨。世子尚哲先七年卒，世孙尚温表请袭封。中朝怀柔远藩，锡以恩命，临轩召对，特简儒臣。

于是，赵介山先生，名文楷，太湖人，官翰林院修撰，充正使。李和叔先生，名鼎元，绵州人，官内阁中书，副焉。介山驰书约余偕行，余以高堂垂老，惮于远游。继思游幕二十年，遍窥两戒，然而尚囿方隅之见，未观域外，更历瀛溟之胜，庶广异闻。稟商吾父，允以随往。从客凡五人：王君文浩，秦君元钧，缪君颂，杨君华才，其一即余也。

五年五月朔日，随荡节以行，祥飙送风，神鱼扶舳，计六昼夜，径达所届。

凡所目击，咸登掌录。志山水之丽崎，记物产之瑰怪，载官司之典章，嘉士女之风节。文不矜奇，事皆记实。自惭谫陋，

甘贄测海之嗤；要堪传言，或胜凿空之说云尔。

五月朔日，恰逢夏至，祗被登舟。向来封中山王，去以夏至，乘西南风，归以冬至，乘东北风，风有信也。舟二，正使与副使共乘其一，舟身长七尺，首尾虚艖三丈，深一丈三尺，宽二丈二尺，较历来封舟，几小一半。前后各一桅，长六丈有奇，围三尺；中舱前一桅，长十丈有奇，围六尺，以番木为之。通计二十四舱，舱底贮石，载货十一万斤有奇，龙口置大炮一，左右各置大炮二，兵器贮舱内。大桅下，横大木为辘轳，移炮升篷皆仗之。辇以数十人，舱面为战台，尾楼为将台，立帜列藤牌，为使臣厅事。下即舵楼，舵前有小舱，实以沙布针盘。中舱梯而下，高可六尺，为使臣会食地。前舱贮火药贮米，后以居兵。稍后为水舱，凡四井。二号船称是。每船约二百六十余人，船小人多，无立锥处。信风已届，如欲易舟，恐延时日也。

初二日，午刻，移泊鳌门。申刻，庆云见于西方，五色轮囷，适与楼船旗帜上下辉映，观者莫不叹为奇瑞。或如玄圭，或如白珂，或如灵芝，或如玉禾，或如绛绡，或如紫紵，或如文杏之叶，或如含桃之颗，或如秋原之草，或如春湘之波。向读屠长卿赋，今始知其形容之妙也。

画士施生，为《航海行乐图》，甚工。余见兹图，遂乃搁笔。香崖虽善画，亦不能办此。

初四日，亥刻起碇，乘潮至罗星塔。海阔天空，一望无际。余妇芸娘，昔游太湖，谓得天地之宽，不虚此生，使观于海，其愉快又当何如？

初九日，卯刻，见彭家山，列三峰，东高而西下。申刻，见钓鱼台，三峰离立，如笔架，皆石骨。惟时水天一色，舟平而驶，有白鸟无数，绕船而送，不知所自来。

入夜，星影横斜，月光破碎，海面尽作火焰，浮沉出没，木华《海赋》所谓“阴火潜然”者也。

初十日，辰正，见赤尾屿。屿方而赤，东西凸而中凹，凹中又有小峰二。船从山北过，有大鱼二，夹舟行，不见首尾，脊黑而微绿，如十围枯木，附于舟侧。舟人以为风暴将起，鱼先来护。午刻，大雷雨以震，风转东北，舵无主，舟转侧甚危。幸而大鱼附舟，尚未去。忽闻霹雳一声，风雨顿止。申刻，风转西南且大，合舟之人，举手加额，咸以为有神助。得二诗以志之。诗云：“平生浪迹遍齐州，又附星槎作远游。鱼解扶危风转顺，海云红处是琉球。”“白浪滔滔撼大荒，海天东望正茫茫。此行足壮书生胆，手挟风雷意激长。”自谓颇能写出尔时光景。

十一日，午刻，见姑米山，山共八岭，岭各一二峰，或断或续。未刻，大风暴雨如注，然雨虽暴而风顺。酉刻，舟已近山。琉球人以姑米多礁，黑夜不敢进，待明而行，亦不

下碇，但将篷收回，顺风而立，则舟荡漾而不能退。戌刻，舟中举号火，姑米山有人应之。询知为球人暗令，日则放炮，夜则举火，仪注所谓得信者，此也。

十二日，辰刻，过马齿山。山如犬羊相错，四峰离立，若马行空。计又行七更，船再用甲寅针，取那霸港，回望见迎封船在后，共相庆幸。历来针路所见，尚有小琉球、鸡笼山、黄麻屿，此行俱未见。问知琉球伙长，年已六十，往来海面八次，每度细审得其准的，以为不出辰卯二位，而乙卯位单，乙针尤多，故此次最为简捷，而所见亦仅三山，即至姑米。针则开洋用单辰，行七更后，用乙卯，自后尽用乙，过姑米，乃用乙卯，惟记更以香，殊难凭准。念五虎门至官塘，里有定数，因就时辰表按时计里，每时约行百有十里。自初八日未时开洋，讫十二日辰时，计共五十八时。初十日暴风停两时，十一日夜畏触礁停三时，实行五十三时，计程应得五千八百三十里，计到那霸港，实洋面六千里有奇。据琉球伙长云：海上行舟，风小固不能驶，风过大亦不能驶。风大则浪大，浪大力能壅船，进尺仍退二寸。惟风七分，浪五分，最宜驾驶，此次是也。从来渡海，未有平稳而驶如此者。于时球人驾独木船数十，以纤挽舟而行，迎封三接如仪。辰刻，进那霸港。先是，二号船于初十日望不见，至是乃先至，迎封船亦随后至，齐泊临海寺前。伙长云：从未有三舟齐到者。

午刻登岸，倾国人士，聚观于路，世孙率百官迎诏如仪。世孙年十七，白皙而丰颐，仪度雍容，善书，颇得松雪笔意。按《中山世鉴》：隋使羽骑尉朱宽至国，于万涛间见地形如虬龙浮水，始曰流虬，而《隋书》又作流求，《新唐书》作流鬼，《元史》又作璃求，明复作琉球。《世鉴》又载，元延祐元年，国分为三大里，凡十八国，或称山南王，或称山北王。余于中山南山游历几遍，大村不及二里，而即谓之国，得勿夸大乎？琉人每言大风，必曰台颶。按韩昌黎诗：“雷霆逼颶颶。”是与颶同称者为颶。《玉篇》：“颶，大风也，于笔切。”《唐书·百官志》：“有颶海道。”或系球人误书。《隋书》称琉球有虎狼熊罴，今实无之。又云无牛羊驴马，驴诚无，而六畜无不备，乃知书不可尽信也。

天使馆西向，仿中华廨署，有旗竿二，上悬册封黄旗。有照墙，有东西辕门，左右有鼓亭，有班房。大门署曰“天使馆”，门内廊房各四楹。仪门署曰“天泽门”，万历中使臣夏子阳题，年久失去，前使徐葆光补出。门内左右各十一间，中有甬道，道西榕树一株，大可十围，徐公手植。最西者为厨房，大堂五楹，署曰“敷命堂”，前使汪楫题。稍北葆光额曰“皇纶三锡”。堂后有穿堂直达二堂，堂五楹，中为副使会食之地，前使周公署曰“声教东渐”。左右即寤室。堂后南北各一楼，南楼为正使所居，汪楫额曰“长风阁”，北楼为副使所居，

前使林麟焄额曰“停云楼”，额北有诗碑，乃海山先生所题也。周砺礁石为垣，望同百雉。垣上悉植火凤，干方，无花有刺，似霸王鞭，叶似慎火草，俗谓能避火，名吉姑罗。南院有水井。楼皆上覆瓦，下砌方砖。院中平似沙，桌椅床帐，悉仿中国式，寄尘得诗四首，有句云：“相看楼阁云中出，即是蓬莱岛上居。”又有句云：“一舟剪径凭风信，五日飞帆驻月楂。”皆真情真境也。

孔子庙在久米村，堂三楹，中为神座，如王者垂旒搢圭，而署其主曰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”。左右两龕，龕二人立侍，各手一经，标曰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即所谓四配也。堂外为台，台东西拾级以登，栅如棖星门。中仿戟门，半树塞以止行者。其外临水为屏墙。堂之东为明伦堂，堂北祀启圣。久米士之秀者，皆肄业其中，择文理精通者为师，岁有廩给，丁祭一如中国仪。敬题一诗云：“洋溢声名四海驰，岛邦也解拜先师。庙堂肃穆垂旒贵，圣教如今洽九夷。”用伸仰止之忱。

国中诸寺，以圆觉为大。渡观莲塘桥，亭供辨才天女，云即斗姥。将入门，有池曰圆鉴，荇藻交横，芰荷半倒。门高敞，有楼翼然。左右金刚四，规格略仿中国。佛殿七楹。更进，大殿亦七楹，名龙渊殿。中为佛堂，左右奉木主，亦祀先王神位，兼祀祧主。左序为方丈，右序为客座，皆设席，周缘以布，

下衬极平而净，名曰踏脚绵。方丈前为蓬莱庭。左为香积厨，侧有井，名不冷泉。客座右为古松岭，异石错舛，列于松间。左厢为僧寮，右厢为狮子窟。僧寮南有乐楼，楼南有园，饶花木，此乃圆觉寺之胜概也。

又有护国寺，为国王祷雨之所。龕内有神，黑而裸，手剑立，状甚净狞。有钟，为前明景泰七年铸。寺后多凤尾蕉，一名铁树。又有天王寺，有钟，亦为景泰七年铸。又有定海寺，有钟，为前明天顺三年铸。至于龙渡寺、善兴寺、和光寺，荒废无可述者。

此邦海味，颇多特产，为中国之所罕见。一石鲈，似墨鱼而大，腹圆如蜘蛛，双须八手，攒生两肩，有刺类海参，无足无鳞介如鲍鱼。登莱有所谓八带鱼者，以形考之，殆是石鲈，或即乌贼之别种欤？一海蛇，长三尺，僵直如朽索，色黑，状净狞，土人云能杀虫、疗瘤、已疔，殆永州异蛇类，土俗甚重之，以为贵品。一海胆，如蛹，剥皮去肉，捣成泥，盛以小瓶，可供饌。一寄生螺，大小不一，长圆各异，皆负壳而行。螺中有蟹，两螯八跪，跪四大四小，以大跪行，螯一大一小，小者常隐，大者以取食，触之则大跪尽缩，以一大螯拒户，蟹也而有螺性。《海赋》所云“璫蛞腹蟹”，岂其类欤？《太平广记》谓蟹入螺中，似先有蟹。然取置碗中以观其求脱之势，力猛壳脱，顷刻死，则又与壳相依为命。造物不测，难以臆度也。

一沙蟹，阔而薄，两螯大于身，甲小而缺其前，缩两螯以补之，若无缝，八跪特短，脐无甲，尖团莫辨，见人则凹双睛，嚙水高寸许，似善怒。养以沙水，经十余日，不食亦不死。一蚶，径二尺以上，围五尺许，古人所谓屋瓦子，以壳形凹凸，像瓦屋也。一海马肉，薄片回屈如刨花，色如片茯苓，品之最贵者不易得，得则先以献王。其状鱼身马首，无毛而有足，皮如江豚。此皆海味之特产也。

此邦果实，亦有与中国不同者。蕉实状如手指，色黄，味甘，瓣如柚，亦名甘露。初熟色青，以糖覆之则黄，其花红，一穗数尺，瓢须五六出，岁实为常，实如其须之数。中国亦有蕉，不闻岁结实，亦无有抽其丝作布者，或其性殊欤？

布之原料，与制布之法，亦有与中国异者。一曰蕉布，米色，宽一尺，乃芭蕉沤抽其丝织成，轻密如罗。一曰苧布，白而细，宽尺二寸，可敌棉布。一曰丝布，折而棉软，苧经而丝纬，品之最尚者。《汉书》所谓蕉筒荃葛，即此类也。一曰麻布，米色而粗，品最下矣。国人善印花，花样不一，皆剪纸为范，加范于布，涂灰焉，灰干去范，乃着色，干而浣之，灰去而花出，愈浣而愈鲜，衣敝而色不退。此必别有制法，秘不语人，故东洋花布，特重于闽也。

此邦草木，多与中国异称，惜未携《群芳谱》来，一一辨证之耳。“罗汉松”谓之榿木，“冬青”谓之福木，“万

寿菊”谓之禅菊。“铁树”谓之凤尾蕉，以叶对出形似也；亦谓之海棕榈，以叶盖头形似也。有携至中华以为盆玩者，则谓之万年棕云。凤梨开花者谓之男木，白瓣若莲，颇香烈，不实；无花者谓之女木，而实大，如瓜可食。或云即波罗蜜别种，球人又谓之阿旦呢。月橘，谓之十里香，叶如枣，小白花，甚芳烈，实如天竹子，稍大。闻二月中红，累累满树，若火齐然，惜余未及见也。球阳地气多暖，时届深秋，花草不杀，蚊雷不收，荻花盛开。野牡丹二三月开，至八月复花累累如铃铎，素瓣，紫晕，檀心，圆而大，颇芳烈。佛桑四季皆花，有白色，有深红、粉红二色。因得一诗，诗云：“偶随使节泛仙槎，日日春游玩物毕。天气常如二三月，山林不断四时花。”亦真情真景也。球人嗜兰，谓之孔子花，陈宅尤多异产。有风兰，叶较兰稍长，篾竹为盆，挂风前，即蕃衍。有名护兰，叶类桂而厚，稍长如指，花一箭八九出，以四月开，香胜于兰，出名护岳岩石间，不假水土，或寄树桠，或裹以棕而悬之，无不茂。有栗兰，一名芷兰，叶如凤尾花，作珍珠状。有棒兰，绿色，茎如珊瑚，无叶，花出桠间，如兰而小，亦寄树活。又有西表松兰、竹兰之目，或致自外岛，或取之岩间，香皆不减兰也。因得一诗，诗云：“移根绝岛最堪夸，道是森森阙里花。不比寻常凡草木，春风一到即繁华。”题诗既毕，并为写生，愧无黄筌之妙笔耳。

沿海多浮石，嵌空玲珑，水击之，声作钟磬，此与中国彭蠡之口石钟山相似。

闲居无可消遣，与施生弈，用琉球棋子。白者磨螺之封口石为之，内地小螺拒户有圆壳，海螺大者，其拒户之壳，厚五六分，径二寸许，圆白如砗磲，土人名曰封口石。黑者磨苍石为之，子径六分许，围二寸许，中凹而四周削，无正背面，不类云南子式。棋盘以木为之，厚八寸，四足，足高四寸，面刻棋路。其俗好弈，举棋无不定之说，颇亦有国手，局终数空眼多少，不数实子，数正同。相传国中供奉棋神，画女相如仙子，不令人见，乃国中雅尚也。

六月初八日辰刻，正副使恭奉谕祭文及祭银焚帛，安放龙彩亭内，出天使馆东行，过久米林、泊村至安里桥，即真玉桥，世孙跪接如仪，即导引入庙。礼毕，引观先王庙。正庙七楹，正中向外，通为一龕，安奉诸王神位。左昭自舜马至尚穆，共十六位，右穆自义本至尚敬，共十五位。是日球人观者，弥山匝地，男子跪于道左，女子聚立远观。亦有施帷挂竹帘者，土人云系贵官眷属。女皆黥首，指节为饰，甚者全黑，少者间作梅花斑。国俗不穿耳，不施脂粉，无珠翠首饰。人家门户，多树石敢当碣，墙头多植吉姑罗，或揉树，剪剔极齐整。

国人呼中国为唐山，呼华人为唐人。

球地皆土沙，雨过即可行，无泥泞。奥山有却金亭，前

明册使陈给事侃，归时却金，故国人造亭以表之。

辨岳，在王宫东南三里许，过圆觉寺，从山脊行，水分左右，堪舆家谓之过峡，中山来脉也。山大小五峰，最高者谓之辨岳，灌木密覆，前有石柱二，中置栅二，外板阁二。少左，有小石塔，左右列石案五。折而东，数十级至顶，有石垆二，西祭山，东祭海岳之神。曰祝，祝谓是天孙氏第二女云。国王受封，必斋戒亲祭。正五九月，祭山海及护国神，皆在辨岳也。

波上、雪崎及龟山，余已游遍，而要以鹤头为最胜。随正副使往游，陟其巅，避日而坐，草色粘天，松阴匝地，东望辨岳，秀出天半，王宫历历如画。其南，则近水如湖，远山如岸，丰见城巍然突出，山南王之旧迹犹有存者。西望马齿、姑米，出没隐见，若近若远，封舟之来路也。北俯那霸、久米，人烟辐辏，举凡山川灵异，草木阴翳，鱼鸟沉浮，云烟变幻，莫不争奇献巧，毕集目前。乃知前日之游，殊为鲁莽。梁大夫小具盘樽，席地而饮，余亦趣仆以酒肴至。未申之交，凉风乍生，微雨将洒，乃移樽登舟。时海潮正涨，沙岸弥漫，遂由奥山南麓折而东北，山石嵌空欲落，海燕如鸥，渔舟似织。俄而返照入山，冰轮出水，水螭无数，飞射潮头。与介山举觞弄月，击楫而歌，樽不空，客皆醉。越渡里村，漏已三下。却金亭前，列炬如昼，迎者倦矣。乃相与步月而归，为中山第一游焉。

泉崎桥桥下，为漫湖汴。每当晴夜，双门供月，万象澄清，如玻璃世界，为中山八景之一。旺泉味甘，亦为中山八景之一。王城有亭，依城望远，因小憩亭中，品瑞泉，纵观中山八景。八景者，泉崎夜月、临海潮声、久米村竹篱、龙洞松涛、笋厓夕照、长虹秋霁、城岳灵泉、中岛蕉园也。亭下多棕榈紫竹，竹丛生，高三尺余，叶如棕，狭而长，即所谓观音竹也。亭南有蚶壳，长八尺许，贮水以供盥，知大蚶不易得也。

国人浣漱不用汤，家竖石桩，置石盂或蚶壳其上，贮水。旁置一柄筒，晓起，以筒盛水浇而盥漱之，客至亦然。

地多草，细软如毯，有事则取新沙覆之。国人取玳瑁之甲以为长簪，传到中国，率由闽粤商贩。球人不知贵，以为贱品。昆山之旁，以玉抵鹄，地使然也。

丰见山顶，有山南王第故城。徐葆光诗有“颓垣宫阙无全瓦，荒草牛羊似破村”之句。王之子孙，今为那姓，犹聚居于此。

辻山，国人读为失山，琉球字皆对音，十失无别，疑迭之误也。副使辑《球雅》，谓一字作二三字读，二三字作一字读者，皆义而非音，即所谓寄语，国人尽知之。音则合百余字或十余字为一音，与中国音迥异。国中惟读书通文理者，乃知对音，庶民皆不知也。久米官之子弟，能言，教以汉语，能书，教以汉文。十岁称“若秀才”，王给米一石。十五薙发，

先谒孔圣，次谒国王，王籍其名，谓之“秀才”，给米三石。长则选为通事，为国中文物声名最，即明三十六姓后裔也。那霸人以商为业，多富室。明洪武初，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往来朝贡，国中久米村，梁、蔡、毛、郑、陈、曾、阮、金等姓，乃三十六姓之裔，至今国人重之。

与寄公谈玄理，颇有入悟处，遂与唱和成诗。法司蔡温、紫金大夫程顺则、蔡文溥，三人诗集，有作者气。顺则别著《航海指南》，言渡海事甚悉。蔡温尤肆力于古文，有《蓑翁语录》、《至言》等目，语根经学，有道学气，出入二氏之学，盖学朱子而未纯者。

琉球山多瘠确，独宜薯。父老相传，受封之岁，必有丰年。今岁五月稍旱，幸自后雨不愆期，卒获大丰，薯可四收，海邦臣民，倍觉欢欣。僉曰：“非受封岁，无此丰年也。”

六月初旬，稻已尽收。球阳地气温暖，稻常早熟，种以十一月，收以五六月。薯则四时皆种，三熟为丰，四熟则为大丰。稻田少，薯田多，国人以薯为命，米则王宫始得食。亦有麦豆，所产不多。五月二十日，国中祭稻神。此祭未行，稻虽登场，不敢入家也。

七月初旬始见燕，不巢人屋。中国燕以八月归，此燕疑未入中国者，其来以七月，巢必有地。别有所谓海燕，较紫燕稍大，而白其羽，有全白似鸥者，多巢岛中，间有至中国，

人皆以为瑞。应潮鸡，雄纯黑，雌纯白，皆短足长尾，驯不避人。香厓购一小犬，而毛豹斑，性灵警，与饭不食，与薯乃食，知人皆食薯矣。鼠雀最多，而鼠尤虐。亦有猫，不知捕鼠，邦人以为玩，乃知物性亦随地而变。鹰、雁、鹅、鸭特少。

枕有方如圭者，有圆如轮而连以细轴者，有如文具藏数层者，制特精，皆以木为之，率宽三寸，高五寸，漆其外，或黑或朱，立而枕之，反侧则仆。按《礼记·少仪》注：“颖，警枕也。”谓之颖者，颖然警悟也。又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，少睡则转而觉，乃起读书，此殆警枕之遗。

衣制皆宽博交衽，袖广二尺，口皆不缉，特短袂，以便作事。襟率无钮带，总名衾。男束大带，长丈六尺、宽四寸以为度，腰围四五转，而收其垂于两胁间，烟包、纸袋、小刀、梳、篦之属，皆怀之，故胸前襟带搯起凹然。其胁下不缝者，惟幼童及僧衣为然。僧别有短衣如背心，谓之断俗，此其概也。帽以薄木片为骨，叠帕而蒙之，前七层，后十一层。花锦帽远望如屋漏痕者，品最贵，惟摄政王叔国相得冠之；次品花紫帽，法司冠之；其次则纯紫。大略紫为贵，黄次之，红又次之，青绿斯下。各色又以绫为贵，絹为次。国王未受封时，戴乌纱帽，双翅侧冲上向，盘金，朱纓垂颌，下束五色绦，至是冠皮弁，状如中国梨园演王者便帽，前直列花瓣七，衣蟒腰玉。

肩舆如中国饼轿，中置大椅，上施大盖，无帷幔，辕粗而长，无绊，无横木，以八人左右肩之而行。

杜氏《通典》载琉球国俗，谓妇人产必食子衣，以火自炙，令汗出。余举以问杨文凤然乎？对曰：“火炙诚有之，食衣则否。”即今中山已无火炙俗，惟北山犹未尽改。

嫁娶之礼，固陋已甚。世家亦有以酒肴珠贝为聘者，婚时即用本国轿，结彩鼓乐而迎，不计妆奁，父母送至夫家即返，不宴客。至亲具酒贺，不过数人。《隋书》云：琉球风俗，男女相悦，便相匹偶，盖其旧俗也。询之郑得功，郑得功曰：“三十六姓初来时，俗尚未改，后渐知婚礼，此俗遂革。今国中有夫之妇，犯奸即杀。”余始悟琉球所以号守礼之国者，亦由三十六姓教化之力也。

小民有丧，则邻里聚送，观者护丧，掩毕即归。宦家则同官相知者，亦来送柩，出即归，大都不宴客。题主官率皆用僧，男书圆寂大禅定，女书禅定尼，无考妣称，近日宦家亦有书官爵者。棺制三尺，屈身而殓之，近宦家亦有长五六尺者，民则仍旧。

此邦之人，肘比华人稍短，《朝野僉载》亦谓人形短小似昆仑。余所见士大夫短小者固多，亦有修髯丰颐者，颀而长者，胖而腹腰十围者，前言似未足信。人体多狐臭，古所谓慍羝也。

世祿之家皆賜姓，士庶率以田地為姓，更無名，其後裔則云某氏之孫兒男，所謂田米私姓也。

國中兵刑惟三章：殺人者死，傷人及重罪徒，輕罪罰日中晒之，計罪而定其日。國中數年無斬犯，間有犯斬罪者，又率引刀自剖腹死。

七月十五夜，開窗見人家門外皆列火炬二，詢之土人云：國俗於十五日盆祭，預期迎神，祭後乃去之。盆祭者，中國所謂盂蘭會也。連日見市上小兒各手一紙幡，對立招展，作迎神狀，知國俗盆祭祀先，亦大祭矣。

龜山南岸有窑，國人取車螯大蚶之壳以煨，墜灰壁不及石灰，而粘過者。再東北有池，為國人煮鹽處。

七月二十五日，正副使行冊封禮，途中觀者益眾。上萬松嶺，迤邐而東，衢道修廣，有坊，榜曰“中山道”，又進一坊，榜曰“守禮之邦”。世孫戴皮弁，服蟒衣，腰玉帶，垂裳結佩，率百官跪迎道左。更進為歡會門，踞山巔，疊樵石為城，削磨如壁，有鳥道，無雉堞，高五尺以上，遠望如聚髑髏。始悟《隋書》所謂王居多聚髑髏于其下者，乃遠望誤于形似，實未至城下也。城外石厓，左鐫“龍岡”字，右鐫“虎翠”字。

王宮西向，以中國在海西，表忠順面向之意。後東向為繼世門，左南向為水門，右北向為久慶門。再進層厓，有門西北向曰瑞泉，左右甬道，有左掖、右掖二門。更進有漏西向，

榜曰“刻漏”，上设铜壶漏水。更进有门西北向，为奉神门，即王府门也。殿廷方广十数亩，分砌二道。由甬道进至阙廷，为王听政之所。壁悬伏羲画卦像，龙马负图立其前，绢色苍古，微有剥蚀，殆非近代物。北宫殿屋固朴，屋举手可接，以处山冈，且阻海飓。面对为南宫。此日正副使宴于北宫，大礼既成，通国欢忭。闻国王经行处，悉有彩饰，泉崎道旁，列盆花异卉，绕以朱栏，中刻木作麒麟形，题曰：“非龙非彪，非熊非罴，王者之瑞兽。”天妃宫前，植大松六，叠假山四，作白鹤二，生子母鹿三。池上结棚，覆以松枝，松子垂如葡萄。池中刻木鲤大小五，令浮水面。环池以竹，栏旁有坊曰偕乐坊，柱悬一版，题曰：“鹿濯濯，鸟嚮嚮，物鱼跃。”归而述诸副使，副使曰：“此皆志略所载，事隔数十年。一字不易，可谓印板文字矣。”从客皆笑。

宜野湾县有龟寿者，事继母以孝，国人莫不闻。母爱所生子，而短龟寿于其父伊佐前，且不食以激其怒。伊左惑之，欲死龟寿，将令深夜汲北宫，要而杀之。仆匿龟寿于家，往谏伊佐，伊佐缚而放之，且谓事已露，不可杀，乃逐龟寿。龟寿既被放，欲自尽，又恐张母恶。值天雨雹，病不支，僵卧于路。巡官见之，近而抚其体犹温，知未死，覆以己衣。渐苏，徐诘其故，龟寿不欲扬父母之恶，饰词告之。初，巡官闻孝子龟寿被放，意不平，至是见言语支吾，疑即龟寿，

赐衣食令去。密访得其状，乃传集村人，系伊佐妻至，数其罪而监之。将告于王，龟寿愿以身代，巡官不忍伤孝子心，召伊佐夫妇面谕之。妇感悟，卒为母子如初。副使既为之记，余复为诗以表章之，诗云：“輶轩问俗到球阳，潜德端须为阐扬。诚孝由来能感格，何殊闵损与王祥。”以为事继母而不能尽孝者劝。

经迭山墟方集，因步行集中，观所市物，薯为多，亦有鱼、盐、酒、菜、陶、木器、蕉苾、土布，粗恶无足观者。国无肆店，率业于其家，市货以有易无，不用银钱。闻国中多用日本宽永钱，比来亦不见。昨香厓携示串钱，环如鹅眼，无轮廓，贯以绳，积长三寸许，连四贯而合之，封以纸，上有铃记，此球人新制钱，每封当大钱十。盖国中钱少，宽永钱铜质较美，恐或有人买去，故收藏之。特制此钱应用，市中无钱以此。

国中男逸女劳，无有肩担背负者，趋集、织纫及采薪、运水，皆妇人主之。凡物皆戴之顶，女衣既无钮无带，又不束腰，而国俗男女皆无裤，势须以手曳襟，襟较男衣长，叠襟下为两层，风不得开。因悟髻必偏坠者，以手既曳襟，须空其顶以戴物，童而习之，虽重百觔，登山涉涧，无倾侧，是国中第一绝技也。其动作时，常卷两袖至背，贯绳而束之。发垢辄洗，洗用泥，脱衣结于腰，赤身低头，见人亦不避。抱儿惟一手，叉置腰间，即藉以曳襟。

东苑在崎山，出欢会门，折而北，逐瑞泉下流，至龙渊桥，汇而为池，广可十丈，长可数十丈，捍以堤，曰龙潭，水清鱼可数，荷叶半倒。再折而东，有小村，篠屏修整，松盖阴翳，薄云补林，微风啸竹，园外已极幽趣。入门，板亭二，南向。更进而南，屋三楹。亭东有阜，如覆孟。折而南，有岩西向，上镌梵字，下蹲石狮一，饰以五采。再下，有小方池，凿石为龙首，泉从口出。有金鱼池，前竹万竿，后松百挺。再东，为望仙阁，前有东苑阁，后为能仁堂，东北望海，西南望山，国中形胜，此为第一。

南苑之胜，亦不减于东苑。苑中马富盛。折而东，循行阡陌间，水田漠漠，番薯油油，绝无秋景。薯有新种者，问知已三收矣。再入山，松阴夹道，茅屋参差，田家之景可画。计十余里，始入苑村，名姑场川，即同乐苑也。苑踞山脊，轩五楹，夹室为复阁，颇曲折。轩前有池新凿，狭而东西长。叠礁为桥，桥南新阜累累，因阜以为亭，宜远眺。亭东植奇花异卉，有花绝类蝴蝶，绛红色，叶如嫩槐，曰蝴蝶花。有松叶如白毛，曰白发松。池东旧有亭，圯，以布代之。池西有阁，颇轩敞，四面风来，宜纳凉。有阁曰迎晖，有亭曰一览，即正副使所题也。轩北有松，有风蕉，有桃，有柳。黄昏举烟火，略同中国。余偕寄尘游波上，板阁无他神，惟挂铜片幡，上凿“奉寄御币”字，后署云：“元和二年壬戌。”或疑为唐

时物，非也。按元和二年为丁亥，非壬戌也。日本马场信武撰《八卦通变指南》，内列三元指掌，云上元起永禄七年甲子，止元和三年癸亥。如元起宽永元年甲子，止元和三年癸亥。下元起贞亨元年甲子。今元禄十六年癸未，国中既行宽永钱，证以元和日本僭号，知琉球旧曾奉日本正朔，今讳言之欤？

纸鸢制无精巧者，儿童多立屋上放之。按中国多放于清明前，义取张口仰视，宣导阳气，令儿少疾；今放于九月，以非九月纸鸢不能上，则风力与中国异，即此可验球阳气暖，故能十月种稻。

国俗男欲为僧者听之，既受戒，有廩给。有犯戒者，飭令还俗，放之别岛。女子愿为土妓者亦听接交外客，女之兄弟仍与外客叙亲往来，然率皆贫民，故不以为耻。若已嫁夫而复敢犯奸者，许女之父兄自杀之，不以告王。即告王，王亦不赦。此国中良贱之大防，所以重廉耻也。此邦有红衣妓，与之言不解，按拍清歌，皆方言也。然风韵亦正有佳者，殆不减憨园。近忽因事他迁，以扇索诗，因题二诗以赠之。诗云：“芳龄二八最风流，楚楚腰身剪剪眸。手抱琵琶浑不语，似曾相识在苏州。”“新愁旧恨感千端，再见真如隔世难。可惜今宵好明月，与谁共卷绣帘看？”

国人率恭谨，有所受，必高举为礼，有所敬，则俯身搓手而后膜拜。劝尊者酒，酌而置杯于指尖以为敬，平等则置

手心。

此邦屋俱不高，瓦必甌，以避飓也。地板必去地三尺，以避湿也。屋脊四出，如八角亭，四面接修，更无重构复室，以省材也。屋无门户，上限刻双沟，设方格，糊以纸，左右推移，更不设暗闩，利省便，恃无盗也。临街则设矣。神龕置青石于炉，实以沙，祀祖神也。国以石为神，无传真也。瓦上瓦狮，《隋书》所谓兽头骨角也。壁无粉塼，示朴也。贵家间有糊研粉花笺，习华风，渐奢也。

龟山有峰独出，与众山绝，前附小峰，离约二丈许。邦人驾石为洞，连二山，高十丈余，结布幔于洞东。小憩，拾级而登，行洞上又十余级，乃陟巔。巔恰容一楼，楼无名，四面轩豁，无户牖。副使谓余曰：“兹楼俯中山之全势，不可无名。”因名之曰“蜀楼”，并为之跋曰：“蜀者何？独也。楼何以蜀名？以其踞独山也。不曰独而曰蜀者，以副使为蜀人，楼构已百年，而副使乃名之，若有待也。”楼左瞰青畴，右扶苍石，后临大海，前揖中山，坐其中以望，若建瓴焉。余又请于副使曰：“额不可无联。”副使因书前四语付之。归路循海而西，厓洞溪壑皆奇峭，是又一胜游矣。

越南山，度丝满村，人家皆面海，奇石林立。遵海而西，有山，翠色攒空，石骨穿海，曰沙岳。时午潮初退，白石邻邻，群马争驰，飞溅如雨。再西，度大岭村，丛棘为篱，鱼网数

百晒其上。村外水田漠漠，泥淖陷马。有牛放于冈，汪《录》谓马耕无牛，今不尽然也。

本岛能中山语者，给黄帽为酋长，岁遣亲云上，监抚之，名奉行官，主其赋讼。各赋其土之宜，以贡于王。间切者，外府之谓。首里、泊、久来、那霸四府为王畿，故不设，此外皆设。职在亲民，察其村之利弊，而报于亲云上。间切，略如中国知府。中山属府十四，间切十，山南省属府十二，山北省属府九，间切如其府数。

国俗自八月初十至十五日，并蒸米，拌赤小豆为饭相饷，以祭月，风同中国。是夜，正副使邀从客露饮，月光澄水，天色拖蓝，风寂动息，潮声杂丝竹声自远而至，恍置身三山，听子晋吹笙，麻姑度曲，万缘俱静矣。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。回忆昔日萧爽楼中，良宵美景，轻轻放过，今则天各一方，能无对月而兴怀乎？

世传八月十八日为潮生辰，国俗，于是夜候潮坡上。子刻，偕寄尘至坡上，草如碧毯，沾露愈滑，扶仆行，凭垣倚石而坐。丑刻，潮始至，若去峰万叠，卷海飞来。须臾，腥气大盛，水怪抟风，金蛇掣电，天柱欲折，地轴暗摇，雪浪溅衣，直高百尺，未敢遽窥蛟宫，已若有推而起之者，迷离惝恍，千态万状。观此，乃知枚乘《七发》，犹形容未尽也。潮既退，始闻噌吰之声出礁石间，徐步至护国寺，尚似有雷霆震耳，潮至此，观止矣。

元旦至六日，贺节。初五日，迎灶。二月，祭麦神。十二日，浚井，汲新水，俗谓之洗百病。三月三日，作艾糕。五月五日，竞渡。六月六日，国中作六月节，家家蒸糯米，为饭相饷。十二月八日，作糯米糕，层裹棕叶，蒸以相饷，名曰鬼饼。二十四日，送灶。正三五九为吉月，妇女率游海畔，拜水神祈福。逢朔日，群汲新水献神，此其略也。余独疑国俗敬佛，而不知四月八日为佛诞辰，腊八鬼饼如角黍，而不知七宝粥。

国王送菊二十余盆，花叶并茂，根际皆以竹签标名，内三种尤异类：一名“金锦”，朵兼红黄白三色，小而繁，灿如列星；一名“重宝”，瓣如莲而小，色淡红；一名“素球”，瓣宽，不类菊，重叠千层，白如雪，皆所未见者。媵之以诗，诗云：“陶篱韩圃多秋色，未必当年有此花。似汝幽姿真可惜，移根无路到中华。”

见狮子舞，布为身，皮为头，丝为尾，剪彩如毛饰其外，头尾口眼皆活，镀睛贴齿，两人居其中，俯仰跳跃，相驯狎欢腾状。余曰：“此近古乐矣。”按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，后周武帝时选太平乐，亦谓之五方狮子舞。白乐天《西凉妓》云：“假面夷人弄狮子，刻木为头丝作尾。金镀眼睛银贴齿，奋迅毛衣罢双耳。”即此舞也。

此邦有所谓踏柁戏者，横木以为梁，高四尺余，复置板而横之，长丈有二尺，虚其两端，均力焉。夷女二，结束衣

彩，赤双足，各手一巾，对立相视而歌。歌未竟，跃立两端，稍作低昂，势若水碓之起伏，渐起渐高。东者陡落而激之，则西飞起三丈余，翩翩若轻燕之舞于空也；西者落而陡激之，则东者复起，又如鸢鸟之直上青云也。叠相起伏，愈激愈疾，几若山鸡舞镜，不复辨其孰为影，孰为形焉。俄焉势渐衰，机渐缓，板末乃安，齐跃而下，整衣而立。终戏，无虚蹈方寸者，技至此绝矣。

接送宾客颇真率，无揖让之烦。客至不迎，随意坐，主人即具烟架火炉，竹筒木匣各一，横烟管其上，匣以烟，筒以弃灰也。遇所敬客，乃烹茶，以细末粉少许，杂茶末，入沸水半瓯，搅以小竹帚，以沫满瓯面为度。客去，亦不送。贵官劝客，常以箸蘸浆少许，纳客唇以为敬。烧酒著黄糖则名福，著白糖则名寿，亦劝客之一贵品也。

重阳具龙舟竞渡于龙潭，琉球亦于五月竞渡。重阳之戏，专为宴天使而设。因成三诗以志之，诗云：“故园辜负菊花黄，万里迢迢在异乡。舟泛龙潭看竞渡，重阳错认作端阳。”“去年秋在洞庭湾，亲摘黄花插翠鬟。今日登高来海外，累伊独上望夫山。”“待将风信泛归槎，犹及初冬好到家。已误霜前开菊宴，还期雪里访梅花。”

闻程顺则曾于津门购得宋朱文公墨迹十四字，今其后裔犹宝之。借观不得，因至其家，开卷见笔势森严，如奇峰怪石，

有岩岩不可犯之色，想见当日道学气象。字径八寸以上，文曰：“香飞翰苑围川野，春报南桥叠翠新。”后有名款，无岁月。文公墨迹，流传世间者，莫不宝而藏之，盖其所就者大，笔墨乃其余事，而能自成一家言如此，知古人学力，无所不至也。

又游蔡清派家祠，祠内供蔡君谟画像，并出君谟墨迹见示，知为君谟的派，由明初至琉球，为三十六姓之一。清派能汉语，人亦倜傥。由祠至其家，花木俱有清致，池圆如月，为额其室曰“月波大屋”。大抵球人工剪剔树木，叠砌假山，故士大夫家，率有丘壑以供游览。庭中树长竿，上置小木舟，长二尺，桅舵帆橹皆备。首尾风轮五叶，挂色旗以候风。渡海之家，率预计归期，南风至，则合家欢喜，谓行人当归，归则撤之，即古五两旗遗意。

国王有墨长五寸，宽二寸。有老坑端砚，长一尺，宽六寸，有“永乐四年”字，砚背有“七年四月东坡居士留赠潘邠老”字，问知为前明受赐物。国中有东坡诗集，知王不但宝其砚矣。

棉纸清纸，皆以谷皮为之，恶不中书者。有护书纸，大者佳，高可三尺许，阔二尺，白如玉。小者减其半。亦有印花诗笺，可作札。别有围屏纸，则糊壁用矣。徐葆光《球纸诗》云：“冷金入手白于练，侧理海涛凝一片。昆刀截截径尺方，叠雪千层无罅面。”形容殆尽。

南炮台间有碑二，一正书剥蚀甚微，“奉书造”三字，

一其国学书，前朝嘉靖二十一年建，惟不能尽识，其笔力正自遒劲飞舞。

有木曰山米，又名野麻姑，叶可染，子如女贞，味酸，士人榨以为醋。球醋纯白，不甚酸，供者以为米醋，味不类，或即此果所榨欤？

席地坐，以东为上，设毡。食皆小盘，方盈尺，著两板为脚，高八寸许。肴凡四进，各盘贮而不相共，三进皆附以饭，至四肴乃进酒二，不过三巡。每进肴止一盘，必撤前肴而后进其次肴。饭用油煎面果，次肴饭用炒米花，三肴用饭。每供肴酒，主人必亲手高举置客前，俯身搓手而退。终席，主人不陪，以为至敬。此球人宴会尊客之礼。平等乃对饮。大要球俗席皆坐地，无椅桌之用，食具如古俎豆，肴尽干制，无所用勺。虽贵官家食，不过一肴、一饭、一箸，箸多削新柳为之。即妻子不同食，犹有古人之遗风焉。

使院敷命堂后，旧有二榜。一书前明册使姓名：洪武五年，封中山王察度，使行人汤载；永乐二年，封武宁，使行人时中；洪熙元年，封巴志，使中官柴山；正统七年，封尚忠，使给事中俞忭、行人刘逊；十三年，封尚思达，使给事中陈传、行人万祥；景泰二年，封尚景福，使给事中乔毅、行人童守宏；六年，封尚泰久，使给事中严诚、行人刘俭；天顺六年，封尚德，使吏科给事中潘荣、行人蔡哲；成化六年，封尚圆，

使兵科给事中宫荣、行人韩文；十三年，封尚真，使兵科给事中董旻、行人司副张祥；嘉靖七年，封尚清，使吏科给事中陈侃、行人高澄；四十一年，封尚元，使吏科左给事中郭汝霖、行人李际春；万历四年，封尚永，使户科左给事中肖崇业、行人谢杰；二十九年，封尚宁，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、行人王士正；崇祯元年，封尚丰，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、行人司正杨伦。凡十五次，二十七人，柴山以前无副也。一书本朝册使姓名：康熙二年，封尚质，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、行人王垓；二十一年，封尚贞，使翰林院检讨汪楫、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焟；五十八年，封尚敬，使翰林院检讨海宝、翰林院编修徐葆光；乾隆二十一年，封尚穆，使翰林院侍讲全魁、翰林院编修周煌。凡四次，共八人。

清明后，南风为常，霜降后，南北风为常，反是颶颶将作。正二三月多颶，五六月八月多颶，颶聚发而倏止，颶渐作而多日。九月北风或连月，俗称九降风，间有颶起，亦骤如颶。遇颶犹可，遇颶难当。十月后多北风，颶颶无定期，舟人视风隙以来往。凡颶将至，天色有黑点，急收帆严舵以待，迟则不及，或至倾覆。颶将至，天边断虹若片帆，曰“破帆”，稍及半天如鲨尾，曰屈鲨，若见北方，尤虐。又海面骤变，多秽如米糠，及海蛇浮游，或红蜻蜓飞绕，皆颶风征。

自来球阳。忽已半年，东风不来，欲归无计。十月二十五日，

乃始扬帆返国。至二十九日，见温州南杞山，少顷，见北杞山，有船数十只泊焉，舟人皆喜，以为此必迎护船也。守备登后艄以望，惊报曰：“泊者贼船也！”又报贼船皆扬帆矣！”未几，贼船十六只吆喝而来，我船从舵门放子母炮，立毙四人，击喝者坠海，贼退；枪并发，又毙六人；复以炮击之，毙五人；稍进，又击之，复毙四人。乃退去。其时贼船已占上风，暗移子母炮至舵右舷边，连毙贼十二人，焚其头篷，皆转舵而退。中有二船较大，复鼓噪由上风飞至。大炮准对贼船即施放，一发中其贼首，烟迷里许，既散，则贼船已尽退。是役也，枪炮俱无虚发，幸免于危。

不一时，北风又至，浪飞过船。梦中闻舟人哗曰：“到官塘矣。”惊起。从客皆一夜不眠，语余曰：“险至此，汝尚能睡耶？”余问其状，曰：“每侧则篷皆卧水，一浪盖船，则船身入水，惟闻瀑布声垂流不息，其不覆者，幸耶！”余笑应之曰：“设覆，君等能免乎？余入黑甜乡，未曾目击其险，岂非幸乎！”盥后，登战台视之，前后十余灶皆没，船面无一物，爨火断矣。舟人指曰：“前即定海，可无虑矣。”申刻乃得泊，船户登岸购米薪，乃得食。是夜修家书，以慰芸之悬系，而归心益切。犹忆昔年芸尝谓余：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。”此番航海，虽奇而险，濒危幸免，始有味乎芸之言也。

养生记道

自芸娘之逝，戚戚无欢。春朝秋夕，登山临水，极目伤心，非悲则恨。读《坎坷记愁》，而余所遭之拂逆可知也。

静念解脱之法，行将辞家远出，求赤松子于世外。嗣以淡安、揖山两昆季之劝，遂乃栖身苦庵，惟以《南华经》自遣。乃知蒙庄鼓盆而歌，岂真忘情哉？无可奈何，而翻作达耳！余读其书，渐有所悟。读《养生主》而悟达观之士，无时而不安，无顺而不处，冥然与造化为一，将何得而何失，孰死而孰生耶？故任其所受，而哀乐无所错其间矣。又读《逍遥游》，而悟养生之要，惟在闲放不拘，怡适自得而已。始悔前此之一段痴情，得勿作茧自缚矣乎！此《养生记道》之所为作也。亦或采前贤之说以自广，扫除种种烦恼，惟以有益身心为主，即蒙庄之旨也。庶几可以全生，可以尽年。

余年才四十，渐呈衰象，盖以百忧摧撼，历年郁抑，不无闷损。淡安劝余每日静坐数息，仿子瞻《养生颂》之法，余将遵而行之。调息之法，不拘时候，兀身端坐，子瞻所谓摄身使如木偶也。解衣缓带，务令适然，口中舌搅数次，微微吐出浊气，不令有声，鼻中微微纳之，或三五遍，二七遍，

有津咽下，叩齿数通，舌抵上腭，唇齿相著，两目垂帘令眈眈然，渐次调息，不喘不粗，或数息出或数息入，从一至十，从十至百，摄心在数，勿令散乱，子瞻所谓“寂然”“兀然”“与虚空等”也。如心息相依，杂念不生，则止勿数，任其自然，子瞻所谓“随”也。坐久愈妙，若欲起身，须徐徐舒放手足，勿得遽起。能勤行之，静中光景，种种奇特，子瞻所谓“定能生慧，自然明悟”，譬如盲人忽然有眼也，直可明心见性，不但养身全生而已。出入绵绵，若存若亡，神气相依，是为真息。息息归根，自能夺天地之造化，长生不死之妙道也。

人大言，我小语。人多烦，我少计。人悸怖，我不怒。澹然无为，神气自满，此长生之药。《秋声赋》云：“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黧然黑者为星星。”此士大夫通患也。又曰：“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”人常有多忧多思之患，方壮遽老，方老遽衰，仅此亦长生之法。舞衫歌扇，转眼皆非；红粉青楼，当场即幻。秉灵烛以照迷情，持慧剑以割爱欲，殆非大勇不能也。然情必有所寄，不如寄其情于卉木，不如寄其情于书画，与对艳妆美人何异，可省却许多烦恼。

范文正有云，千古贤贤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后事。一身从无中来，却归无中去，谁是亲疏？谁能主宰？既无奈何，即放心逍遥，任委来往，如此断了。既心气渐顺，五脏亦和，

药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。只如安乐人，忽有忧事，便吃食不下，何况久病？要忧身死，更忧身后，乃在大怖中，饮食安可得下？请宽心将息云云，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。余近日多忧多虑，正宜读此一段。放翁胸次广大，盖与渊明、乐天、尧夫、子瞻等同其旷逸，其于养生之道，千言万语，真可谓有道之士，此后当玩索陆诗，正可疗余之病。

涩浴极有益。余近制一大盆，盛水极多，涩浴后，至为畅适。东坡诗所谓“淤槽漆斛江河倾，本来无垢洗更轻”，颇领略得一二。治有病，不若治于无病，疗身不若疗心，使人疗尤不若先自疗也。林鉴堂诗曰：“自家心病自家知，起念还当把念医。只是心生心作病，心安哪有病来时。”此之谓自疗之药，游心于虚静，结志于微妙，委虑于无欲，指归于无为，故能达生延命，与道为久。

《仙经》以精、气、神为内三宝，耳、目、口为外三宝，常令内三宝不逐物而流，外三宝不诱中而扰。重阳祖师于十二时中，行住坐卧，一切动中，要把心似泰山，不摇不动，谨守四门，眼耳鼻口，不令内入外出，此名养寿紧要。外无劳形之事，内无思想之患，以恬愉为务，以自得为功，形体不敝，精神不散。益州老人尝言，凡欲身之无病，必须先正其心，使其心不乱求，心不狂思，不贪嗜欲，不着迷惑，则心君泰然矣。心君泰然，则百骸四体虽有病，不难治疗。

独此心一动，百患为招，即扁鹊华陀在旁，亦无所措手矣。林鉴堂先生有《安心诗》六首，真长生之要诀也。诗云：“我有灵丹一小锭，能医四海群迷病。些儿吞下体安然，管取延年兼接命。”“安心心法有谁知，却把无形妙药医。医得此心能不病，翻身跳入太虚时。”“念杂由来业障多，憧憧扰扰竟如何？驱魔自有玄微诀，引入尧夫安乐窝。”“人有二心方显念，念无二心始为人。人心无二浑无念，念绝悠然见太清。”“这也了时那也了，纷纷攘攘皆分晓。云开万里见清光，明月一轮圆皎皎。”“四海遨游养浩然，心连碧水水连天。津头自有渔郎问，洞里桃花日日鲜。”

禅师与余谈养心之法，谓心如明镜，不可以尘之也；又如止水，不可以波之也。此与晦庵所言学者常要提醒此心，惺惺不寐，如日中天，群邪自息，其旨正同。又言目毋妄视，耳毋妄听，口毋妄言，心毋妄动，贪嗔痴爱，是非人我，一切放下，未事不可先迎，遇事不宜过扰，既事不可留住，听其自来，应以自然，信其自去，忿懣恐惧，好乐忧患，皆得其正，此养心之要也。

王华子曰：斋者，齐也，齐其心而洁其体也，岂仅茹素而已！所谓齐其心者，澹志寡营，轻得失，勤内省，远荤酒；洁其体者，不履邪径，不视恶色，不听淫声，不为物诱，入室闭户，烧香静坐，方可谓之斋也。诚能如是，则身中之神

明自安，升降不碍，可以却病，可以长生。

余所居室，四边皆窗户，遇风即阖，风息即开。余所居室，前帘后屏，太明即下帘，以和其内映，太暗则卷帘，以通其外耀，内以安心，外以安目，心目俱安，则身安矣。

禅师称二语告我曰：未死先学死，有生即杀生。有生，谓妄念初生；杀生，谓立予铲除也。此与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。

孙真人卫生歌云：“卫生切要知三戒，大怒大欲并大醉。三者若还有一焉，须防损失真元气。”又云：“世人欲知卫生道，喜乐有常嗔怒少。心诚意正思虑除，理顺修身去烦恼。”又云：“醉后强饮饱强食，未有此生不成疾。入资饮食以养身，去其甚者自安适。”又蔡西山卫生歌云：“何必餐霞饵大药，妄意延龄等龟鹤。但于饮食嗜欲间，去其甚者将安乐。食后徐行百步多，两手摩胁并胸腹。”又云：“醉眠饱卧俱无益，渴饮饥餐尤戒多。食不欲粗并欲速，宁可少餐相接续。若教一顿饱充肠，损气伤脾非尔福。”又云：“饮酒莫教令大醉，大醉伤神损心志。酒渴饮水并啜茶，腰脚自兹成重坠。”又云：“视听行坐不可久，五劳七伤从此有。四肢亦欲得小劳，譬如户枢终不朽。”又云：“道家更有颐生旨，第一戒人少嗔恚。”凡此数言，果能遵行，功臻旦夕，勿谓老生常谈也。

洁一室，开南牖，八窗通明，勿多陈列玩器，引乱心目。

设广榻长几各一，笔砚楚楚，旁设小几一，挂字画一幅，频换。几上置得意书一二部，古帖一本，古琴一张。心目间常要一尘不染。晨入园林，种植蔬果，芟草，灌花，蒔药。归来入室，闭目定神。时读快书，怡悦神气。时吟好诗，畅发幽情。临古帖，抚古琴，倦即止。知己聚谈，勿及时事，勿及权势，勿臧否人物，勿争辩是非。或约闲行，不衫不履，勿以劳苦徇礼节。小饮勿醉，陶然而已。诚然如是，亦堪乐志。以视夫蹙足入絆，申脰就羈，游卿相之门，有簪佩之累，岂不霄壤之悬哉！

太极拳非他种拳术可及，“太极”二字已完全包括此种拳术之意义。太极乃一圆圈，太极拳即由无数圆圈联贯而成之一种拳术，无论一举手，一投足，皆不能离此圆圈，离此圆圈，便违太极拳之原理。四肢百骸，不动则已，动则皆不能离此圆圈，处处成圆，随虚随实。练习以前，先须存神纳气，静坐数刻，并非道家之守窍也，只须屏绝思虑，务使万缘俱静。以缓慢为原则，以毫不使力为要义，自首至尾，联绵不断。相传为辽阳张通，于洪武初奉召入都，路阻武当，夜梦异人，授以此种拳术。余近年从事练习，果觉身体较健，寒暑不侵，用以卫生，诚有益而无损者也。

省多言，省笔札，省交游，省妄想，所一息不可省者，居敬养心耳。杨廉夫有《路逢三叟词》云：“上叟前致词，大道抱天全；中叟前致词，寒暑每节宣；下叟前致词，百岁

半单眠。”尝见后山诗中一词，亦此意，盖出应璩。璩诗曰：“昔有行人，陌上见三叟。年各百岁余，相与鋤禾麦。往前问三叟，何以得此寿？上叟前致词，室内姬粗丑；二叟前致词，量腹节所受；下叟前致词，夜卧不覆首。要哉三叟言，所以能长久。”

古人云：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，此最是寻乐妙法也。将啼饥者比，则得饱自乐；将号寒者比，则得暖自乐；将劳役者比，则优闲自乐；将疾病者比，则康健自乐；将祸患者比，则平安自乐；将死亡者比，则生存自乐。白天乐诗有云：“蜗牛角内争何事，石光火中寄此身。随富随贫且欢喜，不开口笑是痴人。”近人诗有云：“人生世间一大梦，梦里胡为苦认真。梦短梦长俱是梦，忽然一觉梦何存。”与乐天同一旷达也！

“世事茫茫，光阴有限，算来何必奔忙？人生碌碌，竞短论长，却不道荣枯有数，得失难量。看那秋风金谷，夜月乌江，阿房宫冷，铜雀台荒。荣华花上露，富贵草头霜。机关渗透，万虑皆忘。夸什么龙楼凤阁，说什么利锁名缰，闲来静处，且将诗酒猖狂。唱一曲归来未晚，歌一调湖海茫茫。逢时遇景，拾翠寻芳。约几个知心密友，到野外溪傍，或琴棋适性，或曲水流觞，或说些善因果报，或论些今古兴亡，看花枝堆锦绣，听鸟语弄笙簧。一任他人情反复，世态炎凉，优游闲岁月，潇洒度时光。”此不知为谁氏所作，读之而若大梦之得醒，

热火世界一帖清凉散也。

程明道先生曰：吾受气甚薄，因厚为保生，至三十而浸盛，四五十而后完，今生七十二年矣，较其筋骨，于盛年无损也。若人待老而保生，是犹贫而后蓄积，虽勤亦无补矣。口中言少，心头事少，肚里食少，有此三少，神仙可到。酒宜节饮，忿宜速惩，欲宜力制，依此三宜，疾病自稀。病有十可却：静坐观空，觉四大原从假合，一也；烦恼现前，以死譬之，二也；常将不如我者，巧自宽解，三也；造物劳我以生，遇病少闲，反生庆幸，四也；宿孽现逢，不可逃避，欢喜领受，五也；家室和睦，无交谪之言，六也；众生各有病根，常自观察克治，七也；风寒谨访，嗜欲淡薄，八也；饮食宁节毋多，起居务适毋强，九也；觅高明亲友，进开怀出世之谈，十也。

邵康节居安乐窝中，自吟曰：“老年肢体索温存，安乐窝中别有春。万事去心闲偃仰，四肢由我任舒伸。炎天傍竹凉铺簟，寒雪围炉软布衾。昼数落花聆鸟语，夜邀明月操琴音。食防难化常思节，衣必宜温莫懒增。谁道山翁拙于用，也能康济自家身。”

养生之道，只“清净明了”四字，内觉身心空，外觉万物空，破诸妄想，一无执着，是曰清净明了。万病之毒，皆生于浓：浓于声色，生虚怯病；浓于货利，生贪饕病；浓于功业，生造作病；浓于名誉，生矫激病。噫，浓之为毒甚矣！樊尚默

先生以一味药解之曰“淡”。云白山青，川行石立，花迎鸟笑，谷答樵讴，万境自闲，人心自闹。

岁暮访淡安，见其凝尘满室，泊然处之。叹曰：所居必洒扫涓洁，虚室以居，尘嚣不染，斋前杂树花木，时观万物生意。深夜独坐，或启扉以漏月光，至昧爽，但觉天地万物，清气自远而届，此心与相流通，更无窒碍。今室中芜秽不治，弗以累心，但恐于神爽未必有助也。

余年来静坐枯庵，迅埽夙习。或浩歌长林，或孤啸幽谷，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湖曲，捐耳目，去心智，久之似有所得。陈白沙曰：不累于外物，不累于耳目，不累于造次颠沛。鸢飞鱼跃，其机在我。知此者谓之善学，抑亦养寿之真诀也，圣贤皆无不乐之理。孔子曰：“乐在其中。”颜子曰：“不改其乐。”孟子以“不愧不忤”为乐。《论语》开首说乐，《中庸》言“无人而不自得”，程朱教寻孔颜乐趣，皆是此意。圣贤之乐，余何敢望？窃欲仿白傅之“有叟在中，白须飘然，妻孥熙熙，鸡犬闲闲”之乐云耳。

冬夏皆当以日出而起，于夏尤宜。天地清旭之气，最为爽神，失之甚为可惜。余居山寺之中，暑月日出则起，收水草清香之味，莲方敛而未开，竹含露而犹滴，可谓至快。日长漏永，午睡数刻，焚香垂幕，净展桃笙。睡足而起，神清气爽，真不啻天际真人也。

乐即是苦，苦即是乐，带些不足，安知非福？举家事事如意，一身件件自在，热光景即是冷消息。圣贤不能免厄，仙佛不能免劫，厄以铸圣贤，劫以炼仙佛也。

牛喘月，雁随阳，总成忙世界；蜂采香，蝇逐臭，同是苦生涯。荣生扰扰，惟利惟名，皓旦昼，蹶寒暑，促生死，皆此两字误之。以名为炭而灼心，心之液涸矣；以利为蚤而螫心，心之神损矣。今欲安心而却病，非将名利两字涤除净尽不可。

余读柴桑翁《闲情赋》，而叹其钟情；读《归去来辞》，而叹其忘情；读《五柳先生传》，而叹其非有情，非无情，钟之忘之而妙焉者也。余友淡公最慕柴桑翁，书不求解而能解，酒不期醉而能醉。且语余曰：“诗何必五言，官何必五斗，子何必五男，宅何必五柳。”可谓逸矣！余梦中有句云：“五百年谪在红尘，略成游戏；三千里击开沧海，便是逍遥。”醒而述诸琢堂，琢堂以为飘逸可诵，然而谁能会此意乎？

真定梁公每语人，每晚家居，必寻可喜笑之事，与客纵谈，掀髯大笑，以发舒一日劳顿郁结之气，此真得养生要诀也。曾有乡人过百岁，余扣其术，笑曰：“余乡村人，无所知，但一生只是喜欢，从不知忧恼。”此岂名利中人所能哉！昔王右军云：“吾笃嗜种果，此中有至乐存焉。我种之树，开一花结一实，玩之偏爱，食之益甘。”右军可谓自得其乐矣。

放翁梦至仙馆，得诗云：“长廊下瞰碧莲沼，小阁正对青萝峰。”便以为极胜之景。余居禅房，颇擅此胜，可傲放翁矣。

余昔在球阳，日则步履于空潭、碧涧、长松、茂竹之侧，夕则挑灯读白香山、陆放翁之诗，焚香煮茶，延两君子于座，与之相对，如见其襟怀之澹宕，几欲弃万事而从之游，亦愉悦身心之一助也。

余自四十五岁以后，讲求安心之法，方寸之地，空空洞洞，朗朗惺惺，凡喜怒哀乐，劳苦恐惧之事，决不令之入。譬如制为一城，将城门紧闭，时加防守，惟恐此数者阑入。近来渐觉阑入之时少，主人居其中，乃有安适之象矣。养身之道，一在慎嗜欲，一在慎饮食，一在慎忿怒，一在慎寒暑，一在慎思索，一在慎烦劳。有一于此，足以致病，安得不时时谨慎耶！

张敦复先生尝言：古人读《文选》而悟养生之理，得力于两句，曰：“石蕴玉而山辉，水含珠而川媚。”此真是至言。尝见兰蕙芍药之蒂间，必有露珠一点，若此一点为蚁虫所食，则花萎矣。又见笋初出，当晓则必有露珠数颗在其末，日出则露复敛而归根，夕则复上。田间有诗云“夕看露颗上梢行”是也。若侵晓入园，笋上无露珠，则不成竹，遂取而食之。稻上亦有露，夕现而朝敛，人之元气全在乎此。故《文选》二语，不可不时时体察，得诀固不在多也。

余之所居，仅可容膝，寒则温室拥杂花，暑则垂帘对高槐，所自适于天壤间者，止此耳。然退一步想，我所得于天者已多，因此心平气和，无歆羡，亦无怨尤，此余晚年自得之乐也。圃翁曰：人心至灵至动，不可过劳，亦不可过逸，惟读书可以养之。闲适无事之人，整日不观书，则起居出入，身心无所栖泊，耳目无所安顿，势必心意颠倒，妄想生嗔，处逆境不乐，处顺境亦不乐也。古人有言：扫地焚香，清福已具。其有福者，佐以读书；其无福者，便生他想。旨哉斯言！且从来拂意之事，自不读书者见之，似为我所独遭，极其难堪。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，特不细心体验耳！即如东坡先生，歿后遭逢高孝，文字始出，而当时之忧谗畏讥，困顿转徙潮惠之间，且遇跣足涉水，居近牛栏，是何如境界？又如白香山之无嗣，陆放翁之忍饥，皆载在书卷，彼独非千载闻人？而所遇皆如此！诚一平心静观，则人间拂意之事，可以涣然冰释。若不读书，则但见我所遭甚苦，而无穷怨尤嗔忿之心，烧灼不静，其苦为何如耶！故读书为颐养第一事也。

吴下有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，屋有五柳园，颇具泉石之胜。城市之中而有郊野之观，诚养神之胜地也。有天然之声籁，抑扬顿挫，荡漾余之耳边。群鸟嚶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，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簌簌声，和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之潺潺淙淙声，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，

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，真是一幅绝妙画图也。以视拙政园一喧一静，真远胜之。

吾人须于不快乐之中，寻一快乐之方法，先须认清快乐与不快乐之造成，固由于处境之如何，但其主要根苗，还从己心发长耳。同是一人，同处一样之境，甲却能战胜劣境，乙反为劣境所征服。能战胜劣境之人，视劣境所征服之人，较为快乐。所以不必歆羡他人之福，怨恨自己之命，否则，是何异雪上加霜，愈以毁灭人生之一切也。无论如何处境之中，可以不必郁郁，须从郁郁之中，生出希望和快乐之精神。偶与琢堂道及，琢堂亦以为然。

家如残秋，身如晡晚，情如剩烟，才如遣电，余不得已而游于画，而狎於诗，竖笔横墨，以自鸣其所喜，亦犹小草无聊，自矜其花，小鸟无奈，自矜其舌。小春之月，一霞始晴，一峰始明，一禽始清，一梅始生，而一诗一画始成。与梅相悦，与禽相得，与峰相立，与霞相揖，画虽拙而或以为工，诗虽苦而自以为甘。四壁已倾，一瓢已敝，无以损其愉悦之胸襟也。圃翁拟一联，将悬之草堂中：“富贵贫贱，总难称意，知足即为称意；山水花竹，无恒主人，得闲便是主人。”其语虽俚，却有至理。天下佳山胜水，名花美竹无限，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，贫贱人役于饥寒，总鲜领略及此者。能知足，能得闲，斯为自得其乐，斯为善于摄生也。

心无止息，百忧以感之，众虑以扰之，若风之吹水，使之时起波澜，非所以养寿也。大约从事静坐，初不能妄念尽捐，宜注一念，由一念至于无念，如水之不起波澜。寂定之余，觉有无穷恬淡之意味，愿与世人共之。阳明先生曰：“只要良知真切，虽做举业，不为心累。”且如读书时，“知强记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有欲速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。如此，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，是个纯乎天理之心。任他读书，亦只调摄此心而已，何累之有？”录此以为读书之法。

汤文正公抚吴时，日给惟韭菜，其公子偶市一鸡，公知之，责之曰：“恶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！”即遣去。

奈何世之肉食者流，竭其脂膏，供其口腹，以为分所应尔。不知甘脆肥脓，乃腐肠之药也。大概受病之始，必由饮食不节。俭以养廉，澹以寡欲，安贫之道在是，去疾之方亦在是。余喜食蒜，素不食屠门之嚼，食物素从省俭。自芸娘之逝，梅花盒亦不复用矣，庶不为汤公所呵乎！留侯、邴侯之隐于白云乡，刘、阮、陶、李之隐于醉乡，司马长卿以温柔乡隐，希夷先生以睡乡隐，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也。余谓白云乡则近于渺茫，醉乡、温柔乡抑非所以却病而延年，而睡乡为胜矣。妄言息躬，辄造逍遥之境；静寐成梦，旋臻甜适之乡。余时时税驾，咀嚼其味，但不从邯郸道上，向道人借黄粱枕耳。

养生之道，莫大于眠食。菜根粗粝，但食之甘美，即胜于珍错也。眠亦不在多寝，但实得神凝梦甜，即片刻亦足摄生也。放翁每以美睡为乐，然睡亦有诀，孙真人云：“能息心，自瞑目。”蔡西山云：“先睡心，后睡眼。”此真未发之妙。禅师告余伏气，有三种眠法：病龙眠，屈其膝也；寒猿眠，抱其膝也；龟鹤眠，踵其膝也。余少时见先君子于午餐之后，小睡片刻，灯后治事，精神焕发。余近日亦思法之，午餐后于竹床小睡，入夜果觉清爽，益信吾父之所为，一一皆可为法。

余不为僧，而有僧意。自芸之歿，一切世味皆生厌心，一切世缘生悲想，奈何颠倒不自痛悔耶！近年与老僧共话无生，而生趣始得。稽首世尊，少忏宿愆，献佛以诗，餐僧以画。画性宜静，诗性宜孤，即诗与画，必悟禅机，始臻超脱也。

后 记

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，当天应该是星期六，我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较偏的地摊上，淘得一册破烂的旧写本，封面题着“记事珠”三个字，内中字迹漂亮，文字有涉及金石书画的内容。

当时，天还没有亮透，光线不太好，打亮小手电筒，我才能草草看清其中的文字。起初，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民国时的杂稿本。摊主听我是外地口音，连连说本子破烂，字却写得很好，开价很高。通过讨价还价，我还是花了高于当时地摊价格数十倍的价钱，才买下了这册破烂的写本。

《记事珠》买回后，我审阅字迹与内容，经过大体查证，基本认定是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笔记本，为钱氏亲笔手写稿。随后，将其呈送著名古文献专家、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审鉴，辛教授也认同我的查证结果。2006年，我把这部手稿送到了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去拍卖，辛德勇先生在其所写的《钱泳〈记事珠〉稿本经眼识略》（刊《收藏·

拍卖》2006年第4期）中指出：“而这册手稿，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、诗稿、金石书画题跋稿、琐事杂记、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、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。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在这次拍卖中，《记事珠》流拍了。这却为我后来侥幸发现《浮生六记》卷五的佚文提供了机会。

2006年春拍，看预展的收藏者确实不少，却没有发现《记事珠》中有《浮生六记》卷五的佚文。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：首先，当时的《记事珠》稿本，破破烂烂，确实不便翻阅。大家都是爱书之人，为了仔细翻阅其内容，而造成对原书更加严重的损坏，应该有些于心不忍。另外，每年的春拍场次多，拍品多，收藏者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对每件拍卖品都深入研究。

这次流拍以后，笔者请天津市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老先生指导，将破烂的《记事珠》稿本大体分为杂记、金石字画、《履园丛话》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，张老还为其题写了“钱梅溪手稿”书签。同时又请北京琉璃厂胡振方师傅（胡师傅是已故文物界前辈胡介眉先生的公子）将其装裱成经折装四册，这样比较便于翻看。

此后一有时间，我就对这部手稿上的内容逐页查考。当时这样做的目的，只是想找些卖点出来，好再次交给拍卖公司去拍卖。大概在2007年秋季，查考“杂记”册之《册封

琉球国记略》时，见其中载有齐鲲、费锡章、吴安邦与沈复几位清代人物，逐一查实其人其事，我就“大胆设想”，瞎猜钱泳所抄录的有关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经历见闻，会不会是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卷五的佚文呢？有了这个想法后，我就开始“小心求证”，把钱氏在《记事珠》中抄录的所有关于琉球国的资料，认真仔细地看了几遍。我反复阅读其中记述琉球红衣馆（妓院）、红衣人（妓女）的文字，字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写得比较大胆。我认为齐、费、吴三位朝廷官吏，当时是不敢这样写的，而“沈三白名复者”却大有可能这样干。继续逐页查考，又发现了钱泳自撰的《浮生六记》的笔记条目，使我进一步认定自己的猜测有了点依据，决定继续朝着《浮生六记》卷五佚文的方向深入考证。

现在，太平盛世，网络资讯发达，条件很好。我网购来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仔细阅读，又网购得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的大著《〈浮生六记〉后二记〈中山记历〉、〈养生记道〉考异》一书（2007年9月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本），认真拜读后，确知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卷五原文尚未找到。对《浮生六记》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，我从语言与行文特色方面，将钱泳抄录的与琉球国相关的资料和《浮生六记》前四卷对比，还查实钱泳仅长沈复四岁，为同时代的文人，嘉庆五年（1800）以后，

他们两位都住在苏州，可视为同乡。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信息后，我在2008年初即认定钱泳抄录的《册封琉球国纪略》来自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卷五，是极有可能的。接着又相继搜得陈寅恪、俞平伯、林语堂、郑逸梅、俞国基（台湾）、陈毓罍、冯其庸、江慰庐、章培恒、骆玉明、张蕊青、黄强与韦明铎等学者所写的关于《浮生六记》的绝大部分文章，继续研读和考证。

我这人做事比较执着。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老的大文《德译本〈浮生六记〉序》（载《学林漫步》第八集，1983年4月中华书局版），前后就跑了三趟。第一趟，这册《学林漫步》第八集有人在看，我没能借到。第二趟，我到国家图书馆时，已经下午四点多，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。第三趟，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，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，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，就往里冲，终于借到了这本书，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大文。

后来获知，郑逸梅先生的《〈浮生六记〉的“足本”问题》刊登在1981年的《读书》杂志第6期，我在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，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，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两页的短文，我只好把十二期《读书》全买了下来。我读书不多，没有多少学问，只能边寻找资料边查考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只要发现有关《浮生六记》

的材料，都心急火燎地想找来看看。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《眉批浮生六记》一书，大陆书店找不到，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，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。

自2007年秋季开始，我千方百计搜寻、购买有关《浮生六记》的资料，到2008年春季，则陷入近乎“疯狂”状态，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《浮生三记》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。初看到此书名，我还曾以为沈复字三白，又名君山，还出了个“三记本”呢。《浮生三记》到手后，我有点“恼火”，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，找沈君山校长，想请教请教他对《浮生六记》的看法。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，病卧在床，言谈不便后，才作罢。我常说，我彭令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书贩，为了考证钱泳抄录的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确实来自沈复《浮生六记》的第五卷，搜寻的各种材料，虽然没有几麻袋，但是至少已达100斤以上，这是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的。就是在这种近乎“疯狂”的状态中，又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，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研究员的指教，先后在香港《文汇报》、“中国古代小说网”，发表了《沈复〈浮生六记〉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》与《钱泳手录沈复〈浮生六记〉卷五佚文考略》，向世人公布了相关的结果。我认为，收在钱泳《记

事珠》杂稿中的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，其实就是《海国记》的佚文，他是钱泳从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中抄录过来的。

在这里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。因为他及时发表了《〈浮生六记〉研究的新高潮——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》一文，我们就由此有了密切联系，并同甘共苦，共同奋斗，开始了另外一段曲折的经历。

现在，多位学者都已经证明，后来传世的足本《浮生六记》之第五记《中山记历》为伪作。因为它是抄袭嘉庆五年出使琉球的副使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，系贋品。而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则明确说沈复随使是在嘉庆十三年，这与俞平伯等先生的考证是吻合的，可以说新文献证实了俞平伯先生的推论。

当然，也有专家说新发现的佚文不是《海国记》的全部。就此事我曾请教过辛德勇先生和蔡根祥先生，他们认为，钱泳应该是出于对海外异国的好奇，凭兴趣、随心所欲地抄录了沈复关于琉球国的见闻部分，作为其笔记的素材。而对于其他钱氏不感兴趣的内容，则有可能省而不录。我个人认为，作者沈复曰：“余凡事喜独出己见，不屑随人是非，即论诗品画，莫不存人珍我弃，人弃我取之意。”（见《浪游记快》首段）随使琉球一记，既然当初篇名为《海国记》，那么文中只记“海国”（琉球国）之事，应该也切合文题。沈复《海国记》

原文或许大体即如钱泳所录四条。拙文《钱泳手录沈复〈浮生六记〉卷五佚文考略》中已论述过，钱泳在其杂稿本《记事珠》中，朱笔标有“第二”、“第三”与“第四”等字样，则见钱氏抄录完后，也曾想存《海国记》之旧貌。至于后来，作者沈复对其原作有所增订和润色，改名为《中山记历》呈管树荃题诗，那便是包括《海国记》在内的《浮生六记》“早期流传本”在姑苏传开以后的事了，与钱泳抄录时依据的这种“早期流传本”应该无关。

另外，有读者也提出，既然根据存目，我们知道《浮生六记》卷五名为《中山记历》，可是新发现的佚文为何名《海国记》呢？对此，有《浮生六记》研究者在网上举例分析过，如巨著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曹雪芹“于悼红轩中，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其书名经过了《石头记》、《情僧录》、《风月宝鉴》、《金陵十二钗》，数易其名，最后定为《红楼梦》。我想，《中山记历》也是沈三白由《海国记》易名而定的。

彭 令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廿八日记